續後漢書

一八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後漢書

(十八)

郝經撰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六中

錄第四中

職官

九卿太常　光祿勳　衞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將作大匠附

九卿皆銀印青綬。漢初總統於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後總統於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建武後加司徒、司空爲三公。公一人各統三卿。太常、光祿勳、衞尉、隸太尉。太僕、廷尉、大鴻臚隸司徒。宗正、大司農、少府隸司空。歷魏及晉皆然。初堯命九官。以水土事殷。故伯禹以司空居冢宰。伯益爲虞掌山澤及火政。垂共百工。分治司空事。三人合治一職。以弭水難。棄因水土之平。故後禹而降播種。民有居食。禮樂教化爲先務。故契爲司徒。敷五教。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諧八音。教胄子。亦三人合治一職。以嫩俗。於是兵刑雖設而民不犯。故皋陶作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用典刑而兼司馬司寇之任。其事皆本天子之命。以發號施令。故其卒以龍爲納言。出納帝命。以事之繁簡爲實職。而總於天子宰相。不置三公官。周公作周官。置三公三孤。惟其人而不常置。故無職任。置則必以卿兼之。亦禹以司空宅百揆意也。置六卿官。冢宰無所不統。而司徒掌教。宗伯掌禮。司馬掌政。司寇掌刑。司空掌土。各率其屬以聽冢宰職。尤實要。又簡

于九官。所以爲萬世典則也。漢既置師傅爲三公。又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又別六卿之職爲九卿。又各隸三公。光祿勳、衞尉、典宿衞諸司。隸太尉可也。太常典禮。亦隸之。司徒掌教。且丞相之職。而太僕典車馬。廷尉典刑法。鴻臚典賓客。而隸之大司農。典錢穀。少府典山澤。隸司空可也。而宗正典族屬。亦隸之。其餘復有禁衞南北軍等官。而不隸衞尉。將作大匠典百工。而不隸司空。名實皆紊矣。非古命官之意也。

太常卿中二千石。漢初因秦曰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太常。（原注・顏師古曰・上常・王者旌旗畫日月者・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太常・尊大之義也・）周春官大宗伯也。（原注・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掌宗廟禮儀。凡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則贊天子。選試博士則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則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丞一人。比千石。（原注・盧植禮注曰・如小樂正・）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員吏凡八十五人。其十二人四科。十五人佐。五人假佐。十三人百石。十五人騎吏。九人學事。十六人守學事。其署曹掾史。隨事爲員。諸卿皆然。王莽更曰秩宗。建武初復爲太常。

太史令六百石。掌天時星歷。歲將終則奏新歲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則記之。丞一人。靈臺丞一人。二百石。二丞掌守明堂靈臺。靈臺掌候日月星氣。有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歷。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醫二人。有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暑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

博士秦官。六百石。本四百石。宣帝增秩。掌通古今。治五經及諸家傳

教弟子。備顧問。國有疑事則論定之。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東漢置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爲諸博士長。原注・胡廣曰・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于地・凡五經家置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原注・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歷三國晉增多至數十人。太祝令六百石。掌祭祀讀祝及送迎神。丞一人。掌祝小神事。員吏四十一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二人佐。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九人有秩。祝人百五十人。謹案・後漢書・祝人在百五十人下・宰二百四十二人。屠六十人。太宰令六百石。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凡祭祀掌陳饌具。丞一人。明堂丞一人。二百石。員吏四十二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三人佐。九人有秩。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宰二百四十二人。屠七十三人。衞士一十五人。太樂令六百石。原注・盧植禮注曰・如古大胥・掌伎樂。凡祭祀掌請奏樂。大饗用樂則掌其陳序。丞一人。原注・盧植禮注曰・如古小胥・又協律都尉一人。員吏二十五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七人佐。十八學事。四人守學事。樂人八佾舞三百八十人。高廟令六百石。守廟掌按行掃除。員吏四人。衞士一十五人。世祖廟令六百石。如高廟。員吏六人。衞士二十人。諸帝陵每陵園令一人。六百石。掌守陵園。按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事。原注・應劭漢官名秩曰・丞皆選孝廉郎年少溝洫者・補府長史都官令候司馬・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中黃門八人。從官二人。掌望晦時節祭祀。

右太常屬。凡九官。舊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六令丞。原注・凡曰舊・皆西漢舊制也・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諸廟

寢園食官令長丞。又雍太宰。太祝令丞。五時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原注：服虔曰：均官主山陵上蘘輸入之官也。如淳曰：都水治渠隄水門。顏師古曰：雍，右扶風縣。如淳曰：五時在雍。故特置太宰以下諸官。景帝中六年更太祝爲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太卜令六百石。後省入太史。光武省太宰、均官、都水、雍太祝、五時尉。凡十官。章帝置祀令丞。尋省。

光祿勳卿中二千石。漢初因秦爲郎中令。原注：臣瓚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光祿勳。原注：應劭曰：光明祿爵勳功也。掌宿衞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衞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郊祀則掌三獻。丞一人。比千石。員吏四十四人。其十八人四科。三人百石。二人斗食。一人佐。六人騎吏。八人學事。十三人守學事。一人官醫。衞士八十一人。王莽更司中。建武初復爲光祿勳。大夫本周秦爵。漢初有太中大夫、中大夫、爲侍從官。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中大夫爲光祿大夫。比二千石。原注：漢官曰三人。以其隸光祿勳。故以爲號。太中大夫千石。原注：漢官曰二十人。中散大夫六百石。原注：漢官曰三十人。皆掌風議顧問應對。無常員。凡諸國之喪則掌弔。光武更諫大夫爲諫議大夫。六百石。原注：漢官曰二十人。匡違補闕。爲天子爭臣。亦無常員。郎皆秦官。漢因之。有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其屬有五官中郎。比六百石。五官侍郎。比四百石。五官郎中。比三百石。無常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衞諸殿門。出充車騎。議郎六百石。與諸大夫論議朝政。不在直中。原注：蔡質漢儀：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見五官左右將執板不拜。于三公諸卿無敬。漢官曰五十人。左中郎將比二千石。主左署郎。有中郎比六

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無常員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主右署郎有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無常員　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周官虎賁氏、旅賁氏之職也武帝建元三年置期門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比千石（原注：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行遂以名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中郎將（原注：孔安國曰：若虎賁獸，言其甚猛。蔡質漢儀曰：蕩作虎奔，言如虎之奔。王莽以古有猛士孟賁故名。）主虎賁宿衞侍從虎賁千五百人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比六百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陛長主虎賁朝會在殿中（原注：漢官曰：陛長銅印墨綬。）又有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皆無常員自節從久者轉遷才能高者即至中郎（原注：荀綽晉百官表曰：虎賁諸門，皆父死子代。）　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原注：顏師古曰：言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羽所以爲王之羽翼也。）主羽林郎宿衞侍從羽林郎比三百石凡百二十八人武帝太初元年置曰建章營騎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補更羽林騎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又號巖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原注：九兵弓、矢、戈、矛、戟。）號羽林孤兒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之有令丞　羽林左監六百石主羽林左騎丞一人（原注：漢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監官屬吏更，皆羽林中有材者作。）　羽林右監六百石主羽林右騎丞一人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掌御乘輿車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掌駙馬　騎都尉比二千石監羽林騎皆無常員　僕射秦官漢因之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習武有主射以督課之故曰僕射凡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從所領之事爲號（原注：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　謁者僕射比千石爲謁者臺率主謁者天子出奉引常

侍謁者比六百石。五人。主殿上持節威儀。原注：漢官曰：謁者三十人。其二人公府掾六百石持使也。其給事謁者四百石。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將大夫以下喪。掌使弔。本員七十人。東漢省爲三十人。初爲灌謁者。滿歲爲給事謁者。原注：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皆用孝廉。年五十威容嚴恪能賓者爲之。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賢。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昔燕太子使荆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七首刺腋。出府丞長史陵令。皆漢儀容端正仗奉使者。

右光祿勳屬凡十六官。以職屬者自五官將至羽林右監七署。其餘皆以文屬焉。舊有左右曹。秩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省之。光武省。使小黃門郎受事。車駕出給黃門郎兼有請室令。車駕出在前請所幸徼車迎白示重慎。光武以郎兼事訖。罷舊郎中。有車戶騎三將車主左右車將戶主左右戶將騎主左右騎將。光武省。又省羽林令。漢末又有四中郎將。不知何時置。靈帝以董卓爲東中郎將。盧植爲北中郎將。獻帝以曹操爲南中郎將。尋省。光祿勳故秦郎中令。職掌中郎將。是已若諸大夫。位次于卿。職諫爭與謀議。論思獻納。事參宰相。尤爲清要。乃下比郎署。同爲侍從。亦爲失實。魏晉之際。有左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又有光祿大夫。開府。品秩第二。皆爲加官。位從公。爲文官公。光祿大夫假銀印青綬。者品秩第三。位諸卿上。諸公告老者。即家拜之。復爲虛名而無實職矣。

衞尉卿中二千石。秦官。掌宮門衞屯兵。宮中徼循事。原注：如淳曰：主宮闕之門內。衞士于周垣下爲區廬。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爲衞尉。丞一人。比千石。員吏四十一人。其九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學三人。百石十二人。斗食二

人佐十三人學事一人宮醫衞士六十人　公車司馬令六百石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丞尉各一人丞選曉律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原注：胡廣曰：諸門籍名陳屯夾道其後當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南宮衞士令六百石掌南宮衞士丞一人員吏九十五人衞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衞士令六百石掌北宮衞士丞一人員吏七十二人衞士四百七十二人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主劍戟士徼循宮猶周宮司寇氏（原注：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上夜禁。鄭長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及天子有所收考（原注：蔡質漢儀曰：宮中諸有勑奏罪，左都候執戟縛車縛送付詔獄，在官大小，各付所屬，以馬被縛。）丞各一人右都候員吏二十二人衞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員吏二十八人衞士三百八十三人　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員吏九人衞士百二人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員吏六人衞士四十人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員吏二人衞士三十八人北屯司馬主北門員吏二人衞士三十八人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員吏四人衞士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主東門員吏十三人衞士百八十人朔平司馬主北門員吏五人衞士百一十七人凡七門員吏皆隊長佐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于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史爲封檄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右衞尉屬凡十二官舊公車司馬衞士旅賁三令丞衞士三丞又諸屯衞候司馬二十二官又長樂建章甘泉衞尉皆掌其宮各以所掌之宮名官職略同不常置光武都雒陽幷省外可考者十二官云

太僕卿中二千石。周太僕正也。秦漢因之。原注：應劭曰：周穆王置大御，秦僕之長，中大夫也。掌輿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丞一人，比千石。員吏七十人。其七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八人，百石六人，斗食七人，佐六人。騎吏三人，假佐三十一人，學士一人，官醫　考工令六百石，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左右丞各一人，員吏百九人。　車府令六百石，主乘輿諸車。丞一人，員吏二十四人。　未央廄令六百石，周官校人職也。主乘輿及廄中諸馬，員吏七十人，卒騶二十人。　長樂廄丞一人，員吏十五人，卒騶二十八。苜蓿苑官田所一人守之。　承華廄令六百石，員吏卒騶同未央。

右太僕屬五官，舊有兩丞，其屬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原注：顏師古曰：家馬主供天子私用，非戎祀軍國所須。　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原注：軨音零，小馬車曲輿也。路，乘輿諸路車也。　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原注：如淳曰：橐泉廄在橐泉宮下。顏師古曰：閑，闌養馬之所。騊駼出北海中，似馬。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原注：顏師古曰：漢官儀云，牧師諸苑置西北邊，養馬三十萬，三十六所。又牧橐昆蹏令丞。原注：蹏，古蹄字。如淳曰：爾雅，昆蹏趼者也。善升甑者，因以爲廄名。顏師古曰：牧橐，牧養橐駝。昆，獸名。蹏趼者，蹄下平也。善升甑者，謂山形如甑而能升之也。　又有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武帝太初元年更家馬爲胴馬。原注：胴，徒孔反。應劭曰：生乳馬，取其汁，胴治之，味酢可飲。凡二十一官。光武省諸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尋復省，後復增置長樂承華二廄，其諸監牧皆省。惟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

廷尉卿中二千石。秦官。周秋官大司寇之職也。原注：應劭曰：聽訟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顏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爲號。　掌刑

辟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讞質也。）景帝中六年更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哀帝元壽六年復更大理。王莽更作士。光武復爲廷尉。員吏百四十人。其十一人四科。十六人二百石。廷吏文學十六人百石。十三人獄吏。二十七人佐。二十六人騎吏。三十人假佐。一人官醫。廷尉正千石。左監一人。左平一人。皆六百石。掌平決詔獄。

右廷尉屬。凡三官。舊有正左右監。皆千石。宣帝地節三年置左右平。皆六百石。凡五官。光武省右監右平。故祇有正左監左平云。

大鴻臚卿中二千石。周官大行人象胥之職也。秦爲典客。漢初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大鴻臚。（原注：應劭曰：郊廟行禮贊九賓，鴻聲臚傳之也。）王莽更曰典樂。光武復爲大鴻臚。掌諸侯歸義蠻夷郊廟行禮贊導請行事。既可以命羣司。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匡四方來亦屬焉。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奏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弔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千石。員吏五十五人。其六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學六人百石。一人斗食。十四人佐。六人騎吏。十五人學事。五人官醫。大行令六百石。武帝太初元年更行人。置主諸郎丞一人。員吏四十人。治禮郎主齋祠儐贊九賓。四十七人。其四人四科。五人二百石。文學五人百石。九人斗食。六人佐。六人學事。十二人守學事。

右大鴻臚屬一官。舊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原注：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之事。）及郡邸長丞。（原注：顏師古曰：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秦

官有典屬國。武帝增置屬國都尉。成帝省入大鴻臚。則共五官。光武省譯官。別火二令丞。及郡邸長丞。令郎治郡邸。又不復置典屬國。故祇有一官。

宗正卿中二千石。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晉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而有公族大夫。皆其職也。秦漢因之。曰宗正。注原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爲宗正。顏師古曰：爲宗伯。非宗正。掌序錄王室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秩第。平帝元始四年。更宗伯。王莽并其官于秩宗。光武復置宗正丞一人。比千石。員吏四十一人。其六人四科。一人二百石。四人百石。三人佐。六人騎吏。二人法家。十八人學事。一人官醫。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其餘屬吏。增省無常。

右宗正屬。自本丞佐吏外。祇有諸公主令丞。舊有都司空令丞。原注：如淳曰：律寸尺丈百官表內官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司空主水及罪人。內官長丞。原注：顏師古曰：主分光武皆省。公主省尉置丞云。

大司農卿中二千石。周官天官之屬。大府、內府、司會、職內、職歲、地官之屬。廩人、舍人、倉人之職也。秦爲治粟內史。漢初因之。景帝後元年更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大司農。掌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皆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王莽更曰羲和。又更納

言光武復爲大司農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部丞主帑藏員吏百六十四人其十八人四科九人斗食十六人二百石文學二十人百石二十五人佐七十五人學事一人官醫太倉令六百石主受郡國轉漕穀丞一人員吏九十九人平準令六百石掌知物價主練染作采色丞一人員吏一百九十人導官令六百石周官舂人職也主舂御米作乾糒導擇也丞一人員吏百一十二人

右大司農屬三官舊兩丞其屬太倉均輸平準都內錢田五令丞原注孟康曰均輸謂諸當輸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賈官吏于他處貨之輸者便而官有利幹官鐵市兩長丞原注如淳曰幹音筦幹鹽鐵而權酒沽也百官表幹官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又武帝置搜粟都尉軍官不常置光武皆幷省祇置太倉等三官其鹽鐵官皆屬郡縣又有廩犧令六百石掌祭祀犧牲鴈鶩之屬丞一人三百石員吏四十人其十一人斗食十七人佐七人學事五人守學事原注漢官曰皆河南屬縣給吏者又雒陽市長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補員吏三十六人十三人百石嗇夫十一人斗食十二人佐原注漢官曰又有權衡丞三百石別治中水官主水渠在馬市東有員吏六人又滎陽敖倉官舊皆屬大司農光武徙屬河南尹獻帝建安中曹操置典農中郎將比二千石典農都尉六百石典農校尉比二千石又有校尉丞分主諸州屯田倉廩以足軍食不隸大司農

少府卿中二千石周地官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及冬官考工之職也秦爲少府漢因之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凡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大司農供軍國之用爲公用而別供養天子爲私用所藏

者少故曰少府王莽更曰共工光武復爲少府丞一人比千石員吏三十四人其一人四科一人二百石五人百石四人斗食三人佐六人騎吏十三人學事一人官醫　太官令六百石掌御飲食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人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員吏六十九人衞士三十八人（原注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制太官令秩千石・丞四人・秩四百石・與此不同）　太醫令六百石掌諸醫藥丞方丞各一人藥丞主藥方丞主方員醫二百九十三人員吏十九人　守宮令六百石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丞一人員吏六十九人　上林苑令六百石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捕獸送太官丞尉各一人員吏五十八人　侍中比二千石古官黃帝時風后爲之周爲常伯秦漢爲侍中以舊儒高德博學者爲之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法駕出則一人參乘佩璽帶劍餘皆騎在乘輿後德高者一人爲僕射光武更爲祭酒無常員末帝時凡宮中之事皆委之職任尤重故諸葛亮謂侍中侍郎郭攸之等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魏晉置四人後省二人後世遂爲眞宰相矣　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秦官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于殿中引王就坐獻帝初平中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出入禁中省尚書事後去給事黃門爲侍中侍郎尋復故　散騎常侍秩不可考秦官漢初與中常侍主騎從乘輿出入禁中無常員光武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曹丕黃初初復置散騎合之于中同（謹案同字晉書作司）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　給事中秩不可考秦官漢以爲加官所加

或大夫博士議郎位次中常侍。魏末又置員外散騎常侍。散騎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皆無常員。中常侍千石。周官天官屬閹人。寺人內豎之職也。宦者爲之。秦置中常侍。漢因之。以士人參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侍從左右。贊導內宮衆事。顧問應對。無常員。後增秩比二千石。高后稱制。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武帝時。遂主機事。光武悉用閹人。不復調它士。明帝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時。鄭衆爲大長秋。登宮卿。封列侯。增置中常侍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其後歷順桓。遂專大柄。誅殺大臣。錮戮名士。卒傾漢祚。曹丕簒代。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始革漢制云。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常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以下衆事。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則使問之。黃門令六百石。宦者。主省中諸宦者。丞從丞各一人。員吏十八人。原注。董巴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其屬有黃門令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原注。青瑣門。在南宮。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黃綬。各主宮中別所。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宦者。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中黃門比百石。後增比三百石。宦者。無常員。主給事禁中。掖庭令六百石。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吏從官百六十七人。待詔五人。員吏十人。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宦者。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暴室治。皇后貴人有罪下之。永巷令六百石。宦者。典官婢侍使。員吏六人。吏從官三十四人。丞一人。暴室一人。御府令六百石。宦

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員吏七人吏從官三十人丞織室丞各一人　祠祀令六百石宦者典中小祠祀丞一人從官吏八人騶僕射一人家巫八人　鉤盾令六百石宦者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吏從官四十人員吏四十八人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苑中丞果丞鴻池丞南園丞各一人二百石濯龍監直里監各一人四百石　中藏府令六百石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員吏十三人吏從官六人丞一人　內者令六百石掌中布張諸衣物從官錄士一人員吏十九人左右丞各一人　尚方令六百石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器物員吏十三人吏從官六人丞一人　尚書令千古銅印墨綬唐虞納言喉舌古官也秦爲尚書令漢因之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諸曹文書衆事（原注：蔡質漢儀曰：故公爲之者，朝會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故曰佩銅印墨綬。）東漢末職任尤重總統臺省事掌丞相留務故曹操爲丞相將兵征伐而荀彧爲尚書令諸葛亮爲丞相將兵征伐而蔣琬爲尚書令皆佐太子掌留務在端右拜則策命之晉初賈充爲此置省事吏四人後世遂爲眞宰相矣　尚書僕射六百石貳令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又主封門授廩假錢穀獻帝建安四年分置左右以榮邵爲尚書左僕射後世職任遂重亦爲眞宰相矣　尚書六人六百石秦官漢武帝初用宦者主中書成帝更置尚書四人用士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事又各有典掌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二千石事民曹主吏民上書事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凡五曹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終考課

諸州郡事。更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盬池園苑事。客曹主護羌外夷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爲六曹。令僕二人總統之。謂之八座。幾務盡在于是。而政柄下移矣。然尚書有曹。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始以爲曹名。曹氏簒代。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一令二僕射。爲八座。昭烈及末帝因故漢不革。孫氏亦然。後世六部分典諸曹。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同周六卿。兼唐虞九官漢九卿之職矣。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漢武帝初置尚書郎。置丞四人。光武省二人。惟置左右丞。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駁伯史。總典臺中紀綱。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與僕射對掌。授廩假錢穀。與左丞無所不統。尚書郎漢舊置四人。分掌尚書事。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光武分尚書爲六曹。各置六人。四百石。幷左右丞爲三十八人。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于建禮門內。初從三署詣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至魏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曹敘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以補之。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曹有三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原注：古今注曰：永元三年月，增尚書令史員，功滿未營犯禁者，以補小縣墨綬。蔡質曰：皆選閑雅有節上稱簡練有吏能爲之。決錄注曰：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缺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爲郎。凡尚書事有平、有頒、有錄。武帝時左右曹諸

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權任猶未重其後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猶唐虞宅百揆納大麓之職也和帝以太尉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自是每帝立置太傅錄尚書事古冢宰總己之義也蕘輒罷三國至晉大臣位望隆重者時爲之不常置　中書監及令漢武帝遊宴後庭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僕射光武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建安末曹操爲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曹丕簒代更爲中書置監令以祕書左丞劉放爲監右丞孫資爲令職任又要于尚書令僕矣　中書侍郎曹丕既置中書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入奏爲帝省讀書可晉初更曰中書侍郎員四人　祕書監桓帝延熹二年置後省曹操復置令丞曹丕既置中書令復置祕書監丞　著作郎周左史也東漢圖籍在東觀使名儒著作而未有官曹叡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隸中書省　符節令六百石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周官掌節之職也　尚符璽郎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符節令史掌書

御史中丞千石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號中執法及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別置中丞爲御史臺率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刻按章一如御史大夫後又屬少府光武特詔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建安中復置御史大夫置長史一

人不領中丞。原注：蔡質漢儀曰：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遷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品爲二千石。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祠祀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二人監威儀有違則劾奏。凡有五曹令曹掌律令。印曹掌刻印。供曹掌齋祠。尉馬曹掌廄馬。乘曹掌護駕。至魏省置八人。原注：蔡質漢儀曰：其二人，更直執法省中者，皆糾察百官，督州郡公法，府掾屬高第補之，初稱守，滿歲拜眞，出治劇爲刺史二千石，平遷補令，見中丞執版揖。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原注：蔡質漢儀曰：遷御史高第補之。初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治書侍御史。選明法律者爲之。凡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至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專掌律令云。原注：胡廣曰：冠法冠，秩百石，有印綬，即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蘭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後更御史。至魏遣二人居殿中伺察非法。曰殿中御史。將作大匠，二千石。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更將作大匠。掌修宗廟宮室陵園土木之工。并樹桐梓之屬。表道並爲林囿。光武省。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丞一人，六百石。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掌左工徒。丞一人。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掌右工徒。丞一人。其屬初有兩丞，左右中候，石庫。謹案：後漢書作右庫，與此作石庫，與前書合。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原注：如淳曰：章，大材也。黃將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顏師古曰：東園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也。又主章長丞。武帝太初元年更東園主章爲木工。成帝陽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後中校五丞。

右少府屬凡三十三官，以職屬者，自太官至上林四署，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屬焉。舊六丞，其屬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二官

令丞。原注。如淳曰。若盧。官名。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服虔曰。若盧詔獄也。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臣瓚曰。冬官考工主作器械。顏師古曰。左弋地名。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長丞。原注。顏師古曰。胞庖同。又上林中十池監。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又諸僕射署長中黃門。武帝太初元年更考工室爲考工。左弋爲佽飛。居室爲保宮。甘泉居室爲昆臺。永巷爲掖庭。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太官七丞。昆臺五丞。樂府三丞。掖廷八丞。宦者七丞。鉤盾五丞。武帝元鼎二年置水衡都尉比二千石。原注。應劭曰。古山林官。顏師古曰。衡。平也。平其稅。掌上林苑。有五丞。其屬上林均輸。御羞。禁圃。鍾官。技巧。六廄。辨銅。九官令丞。原注。如淳曰。御羞地名。御宿是也。輯寵類。顏師古曰。輯音集。職也。寵。直差反。技巧六廄。技巧之徒。供六廄者。按技巧六廄兩官。非供六廄。太僕屬有太廄。則天子之都閑廄也。此六廄蓋別于上林苑中置之者。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丞。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成帝河平元年省東織。更西織爲織室。哀帝紹和二年省樂府。王莽更水衡曰予虞。光武中興。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者。改屬司農。考工轉屬太僕。都水屬郡國。谷水衡入少府。每立秋。驅劉之日。輒置事訖省。少府本六丞。省五人。省湯官。織室令。置丞。又省上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宦者昆臺。佽飛三令二十一丞。又省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章和以下。中官稍廣。加嘗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別作監。皆六百石。宦者爲之。轉爲兼副。或省故錄本官。凡魏晉之際。衰緣漢官。省置係泰者。各錄本官下。而其秩不可考。古天子無私藏。少府乃別收山澤陂池之稅。不領于經費。以爲私養。

至列侯飲酎獻黃金少府省之不如法奪爵者百餘人承相趙周下獄死（原注李奇曰酎祭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丞相坐金輕不聚下獄死）又甚于求車求金（原注春秋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使毛伯來求金）非惟厲民自養聚財崇侈內窮土木外極兵威禍幾如秦既以國用爲私財于是親臣皆爲私人領于少府地親則勢重勢重則權專權專則位尊尊生于親理勢固然故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僕射卒皆爲宰相而宦官終制國命至于廢立天子誅殺將相皆出于天子利權之私故漢之亂本皆在少府云將作大匠舊不隸少府少府舊領考工水衡而大匠領百工職任略同故附其後云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六下

錄第四下

職官

京師兵官　執金吾　北軍中候　城門校尉　中宮官　東宮官　封建　王　侯　公主　京輔官　司隸校尉　京兆尹　河南尹

州郡官　刺史　郡守　縣令　外夷官

京師兵官

執金吾中二千石。本秦中尉。漢武帝更執金吾。掌循徼京師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與衛尉相表裏。禽姦討猾及主兵器。吾猶禦也。（原注・應劭曰・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故以此鳥名官・）丞一人。比千石。緹騎二百人。員吏二十九人。其十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三人百石。二人斗食。十三人佐學事。主緹騎。緹騎無秩。比吏食奉。與服導從。光滿道路。羣僚之中。最爲壯觀。故光武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武庫令六百石。主兵器。丞一人。

右執金吾屬一官。舊有兩丞、候、司馬、千人。（原注・顏師古曰・候及司馬及千人皆官名・應劭都尉云有丞候千人・西域都護云司馬候千人・）案千人。卽古千夫長。又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原注・如淳曰・漢儀注有寺互・都船・獄令・治水官也・）都船武庫有三丞。中壘兩尉。又式道左右中候丞及

左右京輔都尉丞兵卒皆屬焉寺丁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光武皆省之祇置丞一人及武庫令一官初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門乃開光武祇置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金吾

城門校尉比二千石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周地官司門之職也光武都雒陽亦掌十二門領屯兵授管鍵以啓閉國門譏出入不物者司馬一人千石主屯兵每門候一人六百石雒陽城正南一門平城門爲宮門不置候置屯司馬北宮門屬衞尉其餘上西門原注直戌雍門原注直酉廣陽門原注直申津門原注直未小苑門開陽門原注直巳耗門原注直辰中軍門原注直卯上東門原注直寅穀門原注直子夏門原注直亥凡十二門

右城門校尉屬祇十二門官

北軍中候六百石漢初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武帝置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原注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兵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原注顏師古曰長水胡名宣曲觀名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原注顏師古曰胡騎之中池陽者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原注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應弦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虎賁校尉掌輕車并中壘凡八校尉皆比二千石各有丞司馬光武省中壘置中候胡騎并長水、射聲而中候當監五營員吏七人大駕鹵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屯騎校尉比二千石掌宿衞兵司馬一人千石員吏百二十八人領士七百人越騎校尉比二千石掌宿衞兵司馬一人千石員

吏百二十七人。領士七百人。　步兵校尉比二千石。初掌上林苑門屯兵。後掌宿衞兵。司馬一人千石。員吏七十三人。領士七百人。　長水校尉比二千石。掌宿衞兵。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千石。主長水、宣曲胡騎。烏桓騎。員吏百五十七人。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　射聲校尉比二千石。掌宿衞兵。司馬一人千石。員吏百二十九人。領士七百人。

右北軍中候屬五官。靈帝中平五年。天下大亂。又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馬方爲助軍右校尉。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皆統于蹇碩。尋省。獻帝建安四年。曹操爲丞相。以曹休爲中領軍將軍。曹丕篡代。以休爲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衞等三營。初秦置護軍都尉。高祖以陳平爲護軍中尉。其後不置。曹操始以韓浩爲護軍。又改爲中護軍。與中領軍皆置長史司馬。曹丕遂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後又置中撫軍。左右衞將軍。又因漢雜號將軍。置驍騎游擊將軍。皆中領軍領之。

中宮官

大長秋、二千石。皇后卿也。（原注：顏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本秦將行。景帝更大長秋。或用宦者。或用士人。東漢常用宦者。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丞一人。六百石。宦者。中

宮僕、千石宦者主馭。本曰太僕、秩二千石。東漢省太、減秩千石。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中宮謁者三人、四百石。宦者主報中章。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宦者主中宮文書。中宮私府令六百石。宦者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丞一人、宦者。中宮永巷令六百石。宦者主宮人。丞一人、宦者。中宮黃門冗從僕射六百石。宦者主中黃門冗從。給事中宮侍郎六人。宦者。比尚書郎。給事黃門四人。宦者。比黃門侍郎。給事羽林郎一人。宦者。比羽林將。虎賁官騎。中宮署令六百石。宦者。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宦者。復道丞主中閣道。中宮藥長四百石。宦者。

右中宮官屬十二官。漢初承秦皇太后皇后置詹事。秩中二千石。有丞。宦者爲之。（原注：應劭曰：詹省也。給也。）中長秋、私府、永巷、倉廄、祠祀、食官令長丞皆屬焉。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并屬大長秋。皇后法儗當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訖罷。皇太后稱長信宮。又稱長樂永樂。皆置詹事。冠以宮名。曰長信詹事、長樂詹事。景帝中六年更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長樂少府。皆宦者爲之。位大長秋上。其餘職吏皆宦者。亦以宮名爲號。員數秩次皆如中宮。又有衞尉僕爲太僕。秩皆二千石。位少府上。崩則省。不常置。案周官。宮官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爲祭服。上春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王。內

小臣掌皇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史掌皇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內人女工之事。見諸傳記。又有傅母姆母，爲師保之訓。雖列國亦有之。其職皆掌禮教婦德婦功。而內宰以大夫爲之長，不用閹人。故陰禮修，內政治。后德盛，爲天子內助。化天下以婦道。太平之政，自齊家始。雖有姦后妒婦，不得逞。而莫或干於外。廷。漢之職官于天子少府、中常侍而下數十百員。皆閹人爲之。熒惑左右，典掌機密。中宮大長秋而下。閹官復數十百員。典領宮掖，宣傳命令。供養役使。猥爲家奴。不復知有禮教。不領于士大夫。及皇后臨。朝稱制，雖宰相亦關白于是兼領外廷，而倒制國命。皆亂制也。

東宮官

太子太傅中二千石。古官。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太子少傅二千石。亦以輔導爲職。悉主太子。官屬員吏十三人。率更令千石。主庶子舍人。更直如光祿。太子庶子四百石。無員。如三署中郎。太子舍人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中郎。太子家令千石。主倉穀飲食。如司農少府。太子倉令六百石。主倉穀。太子食官令六百石。主飲食。太子僕千石。主車馬。如太僕。太子廄長四百石。亦主車馬。太子門大夫二人。六百石。比郎將。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郎。東漢省之。太子中庶子五人。

六百石。如侍中。太子洗馬十六人。比六百石。原注・百官表作先馬・國語句踐親爲夫差先馬・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太子樂令六百石。主樂舞。太子中盾四百石。主周衛徼循。太子衞率四百石。主門衞士。

右東宮官屬。十六官。漢初承秦。詹事掌太子家。有丞。自率更令諸官皆屬焉。後省詹事。領于少府。凡初卽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省。惟舍人領屬少府。立太子。則選九卿有學術年德尊者爲太傅。少傅。雖不置。講讀官。皆從博士受經。待以師傅之禮。有三代遺風。曹操以五官將丕爲太子。置文學。以善詩賦能文章者爲之。始不受經術。失教育之道矣。孫權稱尊號。立子登爲太子。以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都尉。陳表爲翼正都尉。號稱四友。而謝景、范愼、刁元、羊衜等爲賓客。雖非漢制。有足嘉者。夫太子天下之本。篤孝敬。正心術。審學問。封殖本原。鞏固基圖。皆由訓迪之官。潘崇尹環列而楚子不得食熊蹯。原注・左氏傳・楚子以商臣爲太子・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告其師潘崇・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趙高教刑獄而胡亥不能辨鹿馬。原注・漢書賈誼曰・秦所尙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明日射人・指鹿爲馬・高爲太子舍人・門大夫・拜太子家令・號曰智囊・吳楚叛・事見前注・及弒二世事・見前注・家令稱智囊而吳楚叛。鼂錯爲太子舍人・門大夫・拜太子家令・號曰智囊・吳楚叛・事見前注・賓客進異端而巫蠱起。原注・始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巫蠱事見前注・立太子。置官屬。可不愼哉。

封建

皇子封王。金璽綬。綬。郡爲國。置傅相各一人。皆二千石。傅導王以善。禮如師而不臣。相如郡守。有長史。如

郡丞。漢初因項籍故封地廣大。王千里。有郡數十。其職官有太傅、丞相、御史大夫、及諸卿官。皆如漢廷。秩二千石。朝廷惟置丞相。自御史大夫下皆自置。景帝減七國。令諸王不得治民。內史治之。能丞相御史大夫諸卿官惟置相。武帝改內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始異王國。而王國如故。皆朝廷署。不得自置。成帝又省內史。令相治民。其太傅曰傅。中尉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郎中令千石。掌王大夫。郎中宿衞。如光祿勳僕千石。主車及馭。如太僕。治書比六百石。本尚書。更名大夫。比六百石。掌奉使至京師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初持節。後去節。謁者比四百石。掌冠賞冠。本員十六人。後減。禮樂長主樂人。衞士長主衞士。醫工長主醫藥。永巷長宦者主宮中婢使。祠祀長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無常員。

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後避武帝諱。更列侯。元朔二年。諸王得推恩分封子弟。亦爲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京師者。位次三公。建武以來。惟以功德賜位特進者位三公下。或曰次車騎將軍下。賜位朝廷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者。隨時朝會。位博士議郎下。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列侯不受茅土。無社稷宮室。特進朝侯賀正月則執璧。國置相。秩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而不臣。納租於侯。以戶數爲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建武以來食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

不滿千戶不置。悉省餘官。關內侯承秦賜爵十九等。無分土。食在所縣民租。以戶數爲限。原注・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但爵耳・其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奉朝請。非官。得奉朝會請召而已。特進、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請。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于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爲假諸侯。三國晉以特進爲加官云。

公主、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皇姊妹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章帝惟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景女爲縣公主。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國于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續漢志曰。諸公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其餘屬吏省置無常。漢官儀曰。長公主傳一人。私府長一人。食官一人。永巷長一人。家令一人。秩皆六百石。各有員吏。鄉公主傳一人。僕一人。秩皆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

京輔官

司隸校尉比二千石。周秋官大司寇之職也。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原注・顏師古曰・掌徒隸而巡察・故曰司隸・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原注・顏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爲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光武復爲司隸校尉。持節察百官及京師。外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開中道稱使者。每會後到先去。從事史十二

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衆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書。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主簿錄閣下事、省文書、門亭長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主選用。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簿曹書佐主簿書。其餘都官書佐及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昭烈入蜀。以左將軍領司隸校尉。及卽位。以車騎將軍張飛爲之。飛薨。丞相亮領之。京兆尹二千石。初周官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京兆尹。屬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又更左內史爲左馮翊。治內史左地。屬有廩犧令丞。尉左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四長丞。初秦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更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右扶風。治內史右地。屬有掌畜令丞。都水、鐵官、廄廱廚四長丞。與左馮翊京兆尹爲三輔。其治皆在長安城中。原注。三輔黃圖。京兆尉治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陽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馮翊。渭城以西爲扶風。皆有兩丞。列侯屬大鴻臚。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丞各一人。三輔皆秩中二千石。丞皆六百石。昭烈駐蹕成都。以丞相亮領益州牧。不置京尹。非都也。

河南尹二千石。主京都。特奏朝請。光武都雒陽。以河南郡爲尹。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宏農河內同。河南尹其丞尉職吏皆如京兆員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諸縣有秩三十五人。官屬掾

史五人。四部督郵吏部掾二十六人。案獄仁恕三人。監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文學守助掾六十人。書佐五十人。循行二百三十人。幹小吏二百三十一人。其雒陽令秩千石丞三人。四百石。孝廉左尉四百石。孝廉右尉四百石。員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鄉有秩獄史五十六人。佐史鄉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嗇夫假夫五十人。官掾史幹小史二百五十人。書佐九十人。循行二百六十人。

州郡官

刺史六百石。初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初遣丞相史分刺諸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置十三部刺史。州一人。掌班宣詔令。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置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常以春分行部勸課農桑。秋分巡行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後因計吏其職員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爲治中從事。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光武復爲刺史。秩如故。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靈帝中平五年復更爲州牧。謹案：前漢書哀帝建平

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三年復爲牧・皆在光武以前・此但據後漢書耳・部太守・典州郡兵權・任如周方伯・三國復爲刺史・亦皆典兵・職任與牧同・或復置牧・與刺史並置・

郡守・秦官・秦除封國爲郡・郡置守・漢因之・郡置太守二千石丞一人・郡當邊者丞爲長史・王國之相亦如之・凡郡國守相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縣勸農桑・振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幷舉孝廉・秦置郡尉・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關都尉一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幷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幷省關都尉・安帝以羌戎犯三輔陵園・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置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正門有亭長一人・主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無令史閤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

縣令長・皆秦官・漢因之・大縣置令・千石・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主署文書・典知倉獄・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軌・以起端緒・各署諸曹掾史略如郡員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凡縣戶五百以上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

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游徼掌徼巡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百家爲里里有里魁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以告里魁邊縣有障塞尉主備胡夷犯塞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本吏凡郡縣有鹽置鹽官主鹽稅有鐵置鐵官主鼓鑄有工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河池魚利者置水官主平水收魚稅凡縣均差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

外夷官

典屬國二千石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原注・昆・下門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其屬有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入大鴻臚光武復置屬國都尉邊郡往往置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四夷國王歸義侯邑長皆有丞比郡縣　西域都護比二千石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秩比六百石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原注・顏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有戊校尉己校尉・）東漢省置不常魏黃初中復置尋省　使匈奴中郎將比二千石從事二人主南匈奴　護烏桓校尉比二千石主烏桓鮮卑　護羌校

尉比二千石。主西羌。其掾屬隨事爲員。皆東漢置。魏因之。省置不常。

議曰。天下之治亂。莫不本於官制之得失。故虞書載舜命官之意。以明綱維統體。至周公作周官。酌六代之中。以爲典。萬世太平之制也。及其衰世。不遵舊典。天下遂大亂。孔子作春秋。約而歸之。以明周公之意。言撥亂世反之正。厝天下太平。必用周制而已。秦人滅學。治皆苟且。漢因而不革。綱紀遂紊。以成亂制。是以不能復三代太平之下。其最爲亂本。無宰相。大將軍輔政。倒制州牧權任太重。所以基萬世之亂也。古者專任一相。舜禹伊傅周公是也。故周官大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統百官。均四海。而其屬則宮正宮伯膳夫庖服食閽寺嬪御諸人。一相用事。規模宏闊。大無不總。職任近要。親領王之左右。而細無不察。故小臣不得間大臣。而權任不分。天下所以治也。漢因秦官。高惠文景皆用一相。猶有唐虞三代遺意。故蕭曹陳周各舉其職。卒弭大難。安劉氏。鎮撫國家。幾致刑措。至申屠嘉尚能折鄧通。治鼂錯。雖天子命有不得行。而佞倖無以賴寵。原注。百官表。高帝元年。蕭何爲丞相。孝惠二年。何薨。曹參爲相國。五年參薨。王陵陳平爲左右丞相。孝文元年。周勃爲右丞相。三年勃免。灌嬰爲丞相。四年嬰薨。張蒼爲丞相。後二年免。申屠嘉爲丞相。漢書。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文帝崩。孝景即位。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變更議以過罰侵削諸侯。而嘉所言不用。疾錯。錯多所請。嘉以錯穿宗廟垣。奏誅。錯恐。自歸上。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我使爲之。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爲錯所賣。因嘔血死。自景帝殺周亞夫。漢始無宰相。原注。漢書。周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

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因不食，嘔血死。武帝雖相公孫宏，而九卿更進用事，使司馬徐嚴輩持文義詘難之，而丞相數詘。小臣始得間大臣。原注：漢書：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宏爲丞相，封平津侯。自宏始，嚴助傳：上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並侍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宏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及其崇侈數宴後庭，潛游別館，宦人始典幾密，丞相職任寖輕，往往罷免自殺。原注：漢書：元狩五年，丞相李蔡自殺，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自殺，六年丞相趙周下獄死，征和二年丞相公孫賀下獄死，三年丞相劉屈氂下獄腰斬。逮其晚末悔禍，田千秋僅得自全，至於顧命之際，霍光以奉車都尉金日磾以駙馬都尉受遺詔輔幼主，而丞相不與。於是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倒制朝政，乃廢立天子，既定議，始令丞相倣署奏。原注：霍光楊敞事皆見前注。宣元之世，宏恭、石顯、憸佞熒惑，政出中書，貢薛韋匡，皆爲具臣。孔光、張禹持祿容身，朝無宰相，禍成外戚，許史、王傅皆以司馬將軍輔政，卒爲新莽。而西漢亡矣。光武中興，不置丞相，而三公處虛位，政歸臺閣，大綱不舉，復成亂本，僅一再傳，宦戚並起，又甚西京之季。而漢遂亡矣。魏人篡代，罷丞相，置三公，官權任仍在中書令監，亦無宰相，而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總統內外大權，司馬氏遂攘奪之矣。惟昭烈有志三代，始以諸葛亮爲丞相，位任如伊傅，末帝因之，復用蔣費，以將軍行丞相事，內治外攘，以小弱加諸強大，而國勢不衰者，猶四十餘年，用一相之力也。夫封建亦萬世太平之制也，有封建之制，故能行周官制，漢初懲秦，復大封建，以統郡縣，至數十郡，方千里，與漢廷埒，于是有七國之禍，彊大過制，故也。其後稍稍削弱，漸與郡縣等，九卿更出治郡，久其任而增秩賜金，

郡守治最入爲九卿至爲丞相均內外重民事於是漢多循吏惠政淹浹深入民心爲四百年元氣此漢制之幾於三代者也原注漢書循吏傳孝宣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持久不可欺罔遇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良吏于是爲盛稱中興焉黃霸爲潁川太守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賜爵及帛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代丙吉爲丞相初武帝置部刺史監郡郡守宣布教條亦良法也及靈獻之際更置州牧同古方伯專制一州數十郡兵民數十百萬名雖爲牧實戰國之國漢初之大諸侯王也故劉焉殺漢使于益州劉表郊祀于荊州袁術僭號于徐州袁紹闚闖于冀州孫權叨據于揚州曹操篡奪于兗州遂分漢室使昭烈奔走不獲塊土日薄桑榆始祀漢於梁益終不能還于舊都州牧任重漢所以亡也故曰天下之治亂莫不本於官制之得失有國官人者可不愼哉

贊曰代食司師上下相維虔恭厥位力民是治曾是冗濫匪材曠守時維素餐蠹弊天牖聖時省官哲王簡僚濟濟多士明廷宴朝封建既廢秦官靡革拂經紊聯匪蠹匪則宦戚麇進夸毗負乘名號日增勢重官輕矧夫專擅任情署置冑紫紛紜無復帝制

謹案職官錄皆本前後漢書百官志參以晉書職官志故所載皆漢一代之制而於三國時官制特存其大略爾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上上

錄第五上上

禮樂

天類郊 合郊 五郊 六天 九天 六宗 配郊 禖郊 告郊 朝日
夕月 星祠 風雨 雷師 高禖 大雩 蜡蜡 臘儺 伏

先王統理治體節制性情通天人之際以爲經制者禮樂是已非桎梏矯揉彊其不能因其固有者而導之也道之大端一動一靜而已矣靜則大分定動則太和生而卑高上下之節律呂清濁之音充塞乎天地遍布於萬物總萃于人而爲性爲情蘊而爲仁義禮智而不亂發而爲喜怒哀樂而不乖皆其固有者也於是先王因其固有之分而爲之禮因其固有之和而爲之樂截然之分爲天下大本暢然之和爲天下達道抑弭僭犯消鑠悖戾裁成輔相役使鼓舞崇德享帝以人格天而建太平故禮樂者王政之大綱也以性情治天下以人治人非有我之得私也禮樂之治先王之極治也其制始乎伏羲成乎堯舜盛于三代備于周禮於是有尊卑貴賤衰等之數有升降進退舒綴之儀有采章服色隆殺之物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有圭幣瑚簋鐘鼓管絃之器爲郊祀禘祫烝嘗祈享薦獻以事神爲朝覲聘問燕享冠婚喪祭以治人人道粲然神明彰矣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煥乎百代之盛典萬世之經制太平之原

也。周衰、先王之制體漸壞。至秦而專尙法律。治人不以人道。箝勒束縛。彊其不能。而必其無有。使相賊狠以睽天下。衡石平書而不能已。鬬訟。剸公分。植私計。瀲瀲焉加兵于頸而禁人之和。禮樂遂亡而先王之澤盡矣。漢興脫於劇鬬、鬨罵、洗血、束髮而爲帝。其將相皆刀筆軍功。因秦之故而加虛名。拾遺器。叔孫之緜蕞。特以釋擊柱之劍而矙明約束耳。孝文時天下屬安治。賈誼請興禮樂。改正朔易服色。而帝謙讓未遑。孝武慨然有爲。董仲舒請更化善治。以興誦聲。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而不用。乃惑於方士禨祥小數。凡郊祀封禪。皆以崇侈。非先王經制。於是因訛踵陋。亡秦之制。遵爲盛典。搶攘苟且。卒無定制。雖東漢明章之盛。而禮樂終莫能興矣。況於三國之際乎。嗚呼人之情性未亡。道之固有者自若也。勝殘去殺。世而後仁。豈不能興之哉。隋王通曰。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可興乎。嗟夫。二賊未討而天奪之遽。禮樂不可復興矣。故錄三代二漢及三國之有徵者著於書。

漢因秦故。始一用刑法而無禮制。故叔孫通所譔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不復傳。賈誼請定制度。草具其儀。議格不行。河間獻王上古禮亦不用。其一時有事。令史官博士依倣古制推士禮以及天子。故漢代迄無經制。東京禮文。盛于明章之際。而令曹褒譔漢禮。雜用讖緯。尤爲不經。爲太尉張酺劾奏廢之。然漢禮雖不逮三代。歷年四百。其典則儀制度數亦多矣。故蔡邕作朝會車服志。司馬彪作禮儀祭祀百官志。范氏復爲纂集。尋被誅。盡廢。（原注・南史范泰令謝儼譔志・譔次至梁劉昭捃拾漢典補注禮儀與服、垂畢・會被誅・儼悉蠟以裹車・）

祭祀、百官等篇。漢之遺制猶可見也。大抵質而不佻。情而少文。有夏后氏之忠。殷人之敬。亦足爲一代之典。非後世所及也。今故推本二帝三王六經經制。以稽秦漢三國得失。庶幾猶識先王之遺意焉。雖古有之。秦漢以來遂廢者。則略而不錄。文獻不足徵也。按虞書舜命伯夷典三禮。卽天地人之禮也。故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則天地人者禮之綱也。又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謂之五禮。則禮之目也。今推本禮之所自。別爲天地人三類。而吉凶賓軍嘉皆在其中矣。郊合郊五郊六天九天六宗配郊毀郊告郊朝日夕月星祠風雨害師高禖大雩朔蜡臘儺伏十八類。皆天之禮也。故繫之天。社稷軍社亳社靈星先蠶五祀藉田嶽瀆山川封禪九類。皆地之禮也。故繫之地。明堂辟雍靈臺養老燕射鄉飲二王後孔子祠釁祀宗廟禘祫時享薦獻配享冠昏朝會喪制短喪喪禁厚葬薄葬火葬改葬招魂葬葬殤山陵上陵、謚法二十八類。皆人之禮也。故繫之人焉。共五十五類云。

郊

天子所以祀天地之大禮也。以人交天。祀之郊外。故謂之郊。天體陽剛。位乎高明。故其祭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兆於南郊。以就陽位。掃地而祭。牲用騂犢。其席槀秸。其器陶匏。元酒太羹。大裘不裼。大圭不琢。素車不飾。皆本天地之性。貴誠尚質。大報本反始。地巨配天。其體陰柔。位乎卑下。故其祭極日之北至。

以大報地而主月。兆於北郊。以就陰位。凡壇壝、位置、器幣、度數、皆異於天。所以別也。故禮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原注。折。之設反。鄭元曰。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坦也。坦明也。折。昭晳也。必爲昭明之名。尊神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皆曰泰者。壇則下交乎上。折則上交乎下。故曰泰壇泰折也。周官大司樂曰。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原注。鄭元曰。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咸池大咸也。又曰。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咸池之舞。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原注。丿澤。圜丘。天之象。地之象也。其日用上辛上丁。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皆可接神也。於是一歲而再祫事。其禮簡。其事質。其用省。其行常。不瀆不慢。不侈不奢。神人有序。而經制定矣。周衰。諸侯僭天子。遂用天地之祀。故孔子作春秋。於魯凡九書郊。正其僭譏。譏其不時。而志其變。言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諸公不當用。而又違時變禮。瀆天地之甚也。秦人始列於諸侯。即作西時。祠白帝。原注。秦襄公也。文公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宣公作密時。祭青帝。靈公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獻公作畦時。祀白帝。始皇幷天下。乃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原注。秦以十月爲歲首。故用十月郊。上宿。上旬也。通權火。原注。師古曰。權舉也。通舉火。或以天子不親至祠中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晏。故以火爲節度。拜於咸陽之旁。其用如經祠。原注。服虔曰。經。常也。於是天地正位大祀。皆廢而爲諸時不經之祠矣。漢興。高帝復立北時。祠黑帝。合秦爲五時。祠五帝。有司進祠。不親祀。文帝幸雍。郊見五時。作渭陽五帝廟。立五帝壇。凡再郊見。景帝不親祀。武帝復郊見五時。後率三歲一郊。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原注。顏師古曰。青帝靈威

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樞紐・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元矩・黃帝名神斗・）即秦所祠四時之帝・爲祖所祠北黑黃帝也・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外及於太一壇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又太史談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上帝禮・原注・音誰・脽顏師古曰・脽者其形高起如人尻脽・一說汾水上地名・郊音讹爲脽・又立泰畤於甘泉親郊見於是幸河東祠后土幸甘泉祠泰畤略如古南北郊然事不經見皆方士之說也昭帝不親祀宣帝元帝皆五郊泰畤祠汾陰后土成帝即位丞相衡等議奏・原注・匡衡韋元成等・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宜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辟駒寓龍馬皆非因天地之性掃地而祭貴誠上質之義宜皆勿修宜於長安定南北郊帝皆從之於是始祀南北郊罷雍五畤甘泉汾陰祠尋以上無繼嗣復泰畤汾陰祠罷南北郊帝崩復南北郊哀帝即位復泰畤汾陰祠平帝即位王莽奏議復南北郊三十餘年之間天地祠凡五徙焉光武即位二年始立郊兆于雒陽城南其後幸蒲坂祠后土中元元年始於雒陽城北兆北郊明年春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明章盛修禮文既祀南北郊復移郊於明堂宗祀五帝以二祖配終東漢之世昭烈章武二年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然終未帝世無郊見事魏曹丕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於明堂曹叡太和元年春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然祇有事於明堂無南北郊兆景初元年冬十月乙卯始營雒陽南委粟山爲圜丘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

采撫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始有郊兆分祭天地。而不別爲南北。於義未備。而分配之位有五。又非制也。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吳嘉禾元年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以土中。合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豐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卽祚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豐。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豐。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原注。志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郎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郎。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椓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豐。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審。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謬矣。祭汾陰在水之雕。呼爲澤中。而衡曰甘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辨正之辭。故矯之云。太元元年。權初祭南郊。至于亡不復郊。見夫天地之大。豈名數所極。牲幣所稱。故舉萬世之典。不足以爲

盛致天下之物不足以爲備。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不愧屋漏。敬共朝夕。事天之本也。簡而不煩。質而不華。情而不文。別而不黷。歲一郊見。不敢妄舉。亦不敢妄廢。事天之禮也。天地神祇之祖。無所不統。故行禮於郊。而百神受職。舜之類上帝。卽禋六宗。望山川。遍羣神。周之祭法。自泰壇泰折祭天地之外。則埋少牢於泰昭。以祭時。相近於坎壇。以祭寒暑。王宮以祭日。夜明以祭月。幽宗以祭星。雩宗以祭水旱。四坎壇以祭四方。皆一時從祀。然祇五帝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山川羣神有主有位者三十六而已。原注。鄭元曰。昭明亦壇也。時。四時也。陰陽之神也。相近當爲禜祈。聲之誤也。祈寒於坎。祈暑於壇。宗皆當爲禜。字誤。幽禜。星壇。雩禜。水旱壇。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卽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秦漢以來。惑於方士。亂於圖緯。悖經任情。濱紊祀典。從祀之位。代爲增羨。宮壝壇陛。營道列位。至千五百一十四神。原注。見光武郊兆圖。其牲幣璧玉之數又各有加。至於衮冕玉路。備極珠寶。百官儀衛。鹵簿駕杖。千乘萬騎。舍宮廟。去京師數百里。西見泰時。東祀汾陰。守令罷奔命。供具竭膏血。賚予空帑藏。誠不足而侈有餘。以天地爲足厭之具。於是不能歲時經祠。或三四年或五六年。至有終身不得郊見。又有再世數世而曠祀。於是天地乏祀。民怨神怒。往往盪國短祚。皆秦漢之侈啓之也。

合郊

其制不經見。詩周頌昊天有成命。其序曰。郊祀天地也。以天地通言。後世遂以爲合祭天地之徵。然其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言昊天有一成不易之命。

文武二后、受之以有天下。成王嗣世不敢康寧自逸。夙夜修德以基定天命。宥大而靜密。故能繼續文武之明德。既盡其心。遂能安靖天下。則康王祀上帝以成王配之樂歌也。終篇不及地。序文誤也。夫天即道體。發爲元陽。無所不宰。地則天中之物而莫大焉。乃爲巨配。故郊祀之制。冬至祀天於南郊。以合乾元。夏至祀地於北郊。以合坤元。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分陰分陽而貴賤位。厚其別以明道之分。禮之大原。從是而出焉。故無合祭淆亂之制。漢元始中。王莽援大司樂合樂祀天神、祭地祇之說。始定合祭天地之禮。祭天則以地配。位皆南鄉。光武中興。遂以爲故事而復合祭。始拂經矣。（原注：元始奏議制度。詳見配郊類。）後世崇侈軼典。一郊之費。累鉅萬萬。非動天下不能舉。雖知分祀之爲禮。而不能一歲再歲事。最近者乃三年。於是便於合祭。員壇八陛。中爲重壇。天地並位。卒用元始之制。雖爲黷祀。愈於不祀。地得並配。愈於遂廢地祀也。故分祀者、先王之經制。合祭者、後世之行權也。

五郊

周禮兆五帝於四郊。而不言五。火位午。土位未。火土相生。共兆南郊。雖四方而實五。此五郊之始。然郊者郊野之方所爾。非祀天於郊之郊也。天爲陰陽之宗。東西陰陽之分。南北陰陽之正。中央陰陽之中。而皆本於天。故五帝爲天地之佐。分而言之則五精之帝。合而言之則昊天上帝。天無不宰也。祀天於南郊以就陽位。而五帝配。祀五帝各於四郊。定其壇域。而天帝無位。尊無二上也。故帝各主五行之氣。分典天之

陰陽帝于五方治生長收藏之政成元亨利貞之德正春夏秋冬之時爲仁義禮智之性故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謂之迎氣歷秦漢皆行之平帝元始中王莽奏議謂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畤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郊兆天墮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皞青靈句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制可於是五帝兼日月星辰之祠位與天地埒變經制矣光武中興廢莽僞祀明帝永平中復兆五郊於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縗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天子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元冥車服皆黑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原注：月令章句：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南郊七里，因火數也。中央五里，因土數也。西郊九里，因金數也。北郊六里，因水數也。）續漢志曰

•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事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圜丘•兼以育命祀方澤孤劉禮詳見兵錄•以五帝五神配五方之帝合於月令以爲漢制並南北郊以爲七郊魏晉以來行之應經制矣又仲夏有桃印季夏有黃郊事不經見乃漢制也•原注•後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葦菜彌牟朴蠹鐘•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爲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六天

天一也其形體謂之天其主宰謂之帝其性情謂之乾義理之所出鬼神之所本陰陽之所會則謂之道道無體以天爲體有天而後道可見也推見至隱其本則一由隱之顯其數無窮凡書傳所載名數皆人爲之非天有是數也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以四時之氣言之也東方曰靑帝南方曰赤帝西方曰白帝北方曰黑帝中央曰黃帝以五方之色言之也月令以古帝王配春以太皞夏以炎帝秋以少皞冬以顓頊中央以軒轅以五行之德言之也故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定五帝之位於四郊各方主祀非祀天也又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加天於帝異於五帝矣秦人作密時祀靑帝下畤祀炎帝西畤祀白帝上畤祀黃帝漢增北畤祀黑帝謂之五畤其禮皆郊見蓋因五色五方五帝四郊之禮也其後定郊兆列五帝位次昊天上帝天帝統五帝謂之六天未爲失也至鄭元以緯書用天官之名太微五帝

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紫宮天皇大帝耀魄寶、爲六天。非天統五帝之義也。禮經紊矣。

九天

天問謂天有九重。以天地體數奇耦相間。天數極於九。易之乾陽之爻皆謂之九。天地相依。有所呀入。故有重數。非其體有九也。漢初高帝詔於長安置祠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原注・顏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神・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原注・杜主・即秦于杜亭有五杜主・祠在京兆杜縣・非湯亭也・巫保族纍二神名・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原注・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司命・文昌第四星・施糜・其先嘗施設糜粥者・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夫諸巫小祠雖非祀典、皆戰國秦人之常祠。令諸巫主之。未爲失也。天地五帝亦令巫主之。則慢且瀆矣。既祠天地五帝。又祠九天。說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昊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爲九天。原注・見淮南子・又謂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元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原注・顏師古注記或一說・不知所出・何天之多哉。皆方士曲說。廢之可也。

六宗

孔安國注。以祭法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遂謂宗尊也、所尊

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而周制無明文。孔叢子宰我問六宗。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蓋其家學也。然不經見。漢興凡郊祀皆禋六宗而不著其名數。於是諸家之說紛紛不一。平帝時王莽奏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火水不相逮。雷風不相薄。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故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於是定以六子爲六宗。光武都雒陽。定郊兆而六宗無位。禋祀不主。蓋不從莽之亂制。且諸儒之說不可按也。安帝時用司空李郃議。謂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爲非是。復用歐陽家說。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而不列諸南北郊。東漢諸儒又各立論不同。賈逵則以日月星河海岱爲六宗。馬融則以天地四時爲六宗。鄭元則以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爲六宗。盧植則以月令孟冬祈年天宗爲六宗。魏曹叡景初中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劭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宗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叡從之。則以太極元氣爲六宗。至晉及宋。論復不同。劉昭補志謂類于上帝。祭天也。禋于六宗。祭地也。不言地。故舉其中數。後世人有天爲陽宗。月爲陰宗。五星五行之宗。十二辰列

宿之宗北斗十二辰之宗北辰衆星之宗又謂書稱神宗則古之聖帝爲一代之宗乃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也類于上帝故禋六宗以配天二說爲近然皆臆決無徵孔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子殷人代猶未遠已謂無文獻而不足徵況數千載之下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疑可也世祖之郊兆廢其祀可也安帝之特爲一神而別祀之不敢廢亦可也不知其神特爲之名以爲祀典亦弗享矣

配郊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配郊之始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尊無二上道祇一本故禘于廟中以祀祖宗必祀上帝以所出之帝配郊於圜丘以祀上帝必推文祖以配故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歌思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歌我將於是天爲祖宗之天祖宗爲王者之天以人配天合爲一天大報本反始而尊祖敬宗之道至矣故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原注鄭元曰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按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昊天上帝郊之天帝也非五方之帝也詩周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思文后稷配天也故曰歌思文歌我將云自周而下歷秦及漢不見配郊之典至武帝元封二年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座合高皇帝祠座對之祠后土於下堂始以高帝對座五帝亦無配天之文平帝元始五

年王莽奏云高皇帝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原注共讀爲恭孝文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高皇帝配孝武皇帝立泰一祠亦以高祖配今宜復南北郊周官天壇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壇其義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壇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壇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如此則天壇合祀以祖妣配之義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壇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壇祇皆出天壇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壇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此孔光平晏左咸劉歆等議而莽之旨也其以高祖配郊是已其合樂以高后配地祇等皆非也夫大司樂之大合樂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皆備傳所謂樂備偏舞也其用樂則有序而不備故曰乃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分六律六呂以合六舞用於天神地祇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別爲六位謂之六樂非合

祭天地配以祖妣也。其曰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皆出。於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言六樂之用。於三禮皆可感格。天神則在圜丘。地祇則在方丘。人鬼則在宗廟。亦非以祖妣分配天地也。凡郊祭天地。皆天子親之。無遣有司之禮。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莽等乃謂合祭則親之。分祭則遣有司。皆曲說也。依放經文。附會邪說。所謂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者也。鄭元以先妣爲姜嫄亦非也。第周之先妣如太姜太任皆是也。按詩、書、禮經、別男女。辯內外。其制甚謹。如舜二妃、啓母、大姒、邑姜皆有大德爲帝后。配聖媲賢。祇以其主祔於宗廟。而無配食地祇之典。莽等乃傅會輒以高后列于郊兆。位並天地。特褻母后。容悅孝元后以爲篡竊之資爾。光武中興。既定郊兆。亦未以祖宗配。建武七年。大議郊祀。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公卿大夫博士議。議皆同。帝亦然之。獨侍御史杜林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初不緣堯。宜以高皇帝配。原注。東觀記載林疏曰。方今政卑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還于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豫。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隴蜀平。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禮也。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以呂后賊害三趙。專王諸呂。幾危漢室。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高皇后配西面北上。非禮也。祖妣先后。非子孫之所得廢置也。且復尊莽僞制。黷天地矣。失古今之通議。母后配地。漢氏之私也。明帝永平

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始移郊於明堂。祗配五帝。後率以爲常。魏曹丕黃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於明堂。移郊明堂。合祭天地而無配。曹叡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復分郊明堂以父祖配如周制。景初元年。詔祀圜丘曰。皇皇帝天。以始祖帝舜配。方丘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以太祖配。地郊以卞后配。明堂以文帝配上帝。既爲圜丘方丘。又爲天郊地郊明堂。推遠祖及母后分配。操不知生出本末。或以爲夏侯氏之子。而乃祖虞舜。方之文王以配天。皆僞制也。晉武帝泰始初詔羣臣議除先后配祀。禮也。

毀郊

匡衡劉向皆漢大儒。毀立之際。所議不同。孰爲正。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淫祀無福。謂臧文仲祀爰居爲不知。則凡秦人不經之制與諸巫方士之淫祀。罷之可也。衡議爲正。孔子於春秋特書毀泉臺。公羊子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先祖爲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人以爲直。孔子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故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且神明無往不在。初無彼此之間。敬之所存。神之所存也。故聖人不輕創。亦不輕改。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郊丘之位。至尊至重。祖宗與大臣所共定而親郊。見推配祖考。幾二百年。一旦廢罷。則有蔑祖宗之心矣。履霜堅冰。漸不可長。則向議爲正。然其援引光怪。鼓動音聲。舉其來數。以神其徵。則怪力亂神。同夫方士。君子不與也。

告郊

按舜典堯使舜攝位。舜受終于文祖。肆類于上帝。告郊之始也。湯既勝夏。復歸于亳。作告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武王勝殷殺受。柴望大告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夫天下神器。必受之天。故堯不敢私予。舜不敢私受。湯武不敢私取。皆告于天而後即位。至秦漢有天下。自以爲功。遂踐天子位。不復告天。光武討賊復讎。信倡大義。復受天命。紹開中興。即位鄗。爲壇營於鄗南。原注。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皇。作册祝燔燎告天。用郊祀故事。禋於六宗。望于羣神。始行告郊之禮。光武崩。明帝遣大尉熹告謚南郊。始見告天誄謚之禮。原注。熹。趙熹也。禮記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應劭風俗通曰。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昭烈以宗室建議討賊。魏既篡代。傳序在己。當纂漢統。乃即位于成都武擔之南。作册祝燔燎告類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昭受天命。復光武之初。曹丕篡代。爲壇於繁陽。曰受禪壇。升壇僭立。亦作册祝告降壇。視燎黃初四年。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南郊。原注。裴松之曰。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祀厲魂事。云。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出師告郊之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丕卒。太尉鍾繇亦告謚南郊。皆僭僞欺天之事。猶春秋魯之僭郊用郊也。孫權據建業。亦於南郊僭位作册祝告。事同丕矣。夫即位之壇祀天。天帝在焉。所以告也。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即位壇。五成陌北臘祠門戶。曹叡太和四年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壇積土爾。非禮也。不告上帝而祠虛壇。果何禮哉。亦云妄矣。

謹案、朝日夕月以下闕十一篇.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上下

錄第五上下

禮樂

地類社稷　軍社　亳社　靈星　先蠶
五祀　藉田　嶽瀆山川　封禪

謹案、此卷內缺社稷、軍社、靈星、先蠶、藉田、五篇。

亳社

亳社、勝國之社也。初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及武王克商。乃變置社稷。殷殷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不曰殷社。謂之亳社者。殷有天下之號。亳、則邑也。邑而不號。號亡而地存也。於是列國有周社有亳社。謂之兩社。而卿大夫位于其間以聽政。故傳謂間於兩社爲公室輔。而魯宋皆有亳社。見於經傳。乃其徵也。（左氏傳。亳社災。宋鳥鳴于亳社。）禮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原注。紲其陽通其陰。薄與亳同。）而已。春秋書亳社災。公羊子曰。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原注。蒲。讀爲亳。）社者封也。其言災何。（原注。據封土。非火所能焚。）亡國之社。蓋揜其上而柴其下。（原注。揜柴之者。絕不得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故火得焚之。）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原注。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取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原注。爲屋不使上通于天。）此周制也。

漢興除秦社稷令民立漢社稷自是不復有勝國之社而戒心亡矣

五祀

五祀凡五天帝五方之帝及五行之神皆從郊祀謂之五祀其國家日用之所資而有功於人者如井竈門行中霤等神位次社稷亦謂之五祀謹案以上大典另爲一條今據文義接編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尸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竈在門外之東其禮先設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祭黍稷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中霤之禮設主于室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如祀戶之禮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于俎東他如祭竈之禮行在廟門外西爲軹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軹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他皆如祀門之禮此皆周制也歷秦及漢無徵孝武時方士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齊人少翁以方夜致竈鬼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及誅文成遂不復祠非制也後世閭巷細民往往爲井竈門行中

瘞之祭。而不復用周制。類皆禮祥小道。而天子諸侯之祀典亡矣。

嶽瀆山川

凡山之隨高尊峻。冠乎方域者。謂之嶽。水之發源注海。獨行而爲衆水之宗者。則謂之瀆。興雲致雨。異於羣山者。則爲名山。經溝緯洫。匯乎羣流者。則謂之川。皆所以通天地之氣。生衆珍。育羣材。潤萬物。殖百穀。以爲生民無窮之用。故祀典之重。次于天地。其禮尚矣。始見於虞書。帝舜之巡守曰。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于南嶽、西嶽、北嶽、歲徧而皆柴望。望者。望而祭之也。祇四嶽而無崧嶽。說者謂在天子畿內。不以封。故不巡守而歲祀之。禮不錄。故周頌般爲巡守之樂歌。亦曰祀四嶽河海而已。禹別九州。九山刊旅。九川滌源。舜復別爲十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謹案。以上大典另爲一條。今據文義接編。四瀆視諸侯。謹案。此上宮有五嶽視三公五字。諸侯祭山川之在封內者。於是崧高列爲五嶽。而江河淮濟特爲四瀆。又尊於十二山川。而皆望祭。謂之四望四鎮。凡郊祀天地則柴望。血祭而貍沈。原注。貍。亡皆反。埋瘞也。沈。沈之水中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沈。順其性也。東漢光武、明、章增修典禮。廢淫祠。復三代。命祀名山大川。始如禮秩。魏曹丕黃初二年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璧。遵漢制也。六年秋七月。丕以舟師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曹叡太和四年秋八月。遣使者以特牛一祠中嶽。青龍元年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曹奐咸熙元年如長安。遣使者以璧幣祠華山。皆依放漢制也。後世嶽瀆禮秩尊重。而四海並五嶽名川比四瀆。加王加帝。升公升侯。皆天子親署名致祝。崇奉祈賽。軼

古典矣。

封禪

封禪其禮不經見。仲尼之門所不道。詩書所載。五嶽四瀆。名山大川。皆燔柴望祀。禮器謂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皆因天地山川本然形質。不爲壇廟掃地而祭也。升猶達也。中中心之誠也。望秩之祭。因名山之煙燎。達其誠于天也。焉有蹈籍神嶽。鑽石磨崖。建壇設陛。泥金檢玉。增翳高明之事哉。封禪之事。始見於管仲之書。謂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其六十家無聞。殆非仲之言。戰國方士欲神其事。增入之耳。原注。郊祀志。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遇孤竹。西伐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黍。北里禾。所以爲盛。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鵂梟鴟鴞翔。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秦始皇帝幷天下。東巡。詔齊魯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或以古巡守柴望禮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祠。席用菹稭。始皇卑之。黜不用。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丞相斯爲文頌德刻之。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秦祝之祀雍上帝所用。其封藏皆祕。世不得而記。登封泰山下禪梁父。始見諸此。漢孝武惑方士神仙之說。

謂封禪古不死之名而諛儒司馬相如臨終作封禪書言符命而以尸請天子乃慨然欲封禪詔太常諸生議禮儀拘於詩書古文而議各不同左內史兒寬以始皇事勸上自制定其當謂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大悅遂自制儀采儒術以文之拜寬爲御史大夫先幸緱氏封中嶽太室遂東上泰山立石山顛至梁父禮祠地主乃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原注：子侯霍去病子）復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下詔改年元封其後復修封禪高里又禪凡山石閒五年一修封凡五修封侈大繁濱以名山爲足厭之具古所未有也光武中興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禪泰山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充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大哉君人之言也可謂知禮矣三十二年因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乃求元封故事遂幸奉高爲石壇於泰山頗用玉牒檢用金縢以水銀和金泥刻玉牒封之又於山上刻文數千言燎祭天於泰山下以高皇帝配御輦升山卽位登壇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明年帝崩矣以光武之英明乃惑於圖讖終爲始皇孝武不經之事惜哉魏曹叡初中謾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

謹案：此文未完。晉書禮志載此文其下云：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盛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

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聲猶人子對厥親而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武文至於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重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風強於江海・大舜當巡之儀・徐夷跳梁于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渙・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濱・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時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子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中上

錄第五中上

禮樂

人類上 明堂 辟雍 靈臺 養老 燕射 鄉飲 二王後 孔子祠 享祀 宗廟 禘祫 時享 薦獻 配享

明堂

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卽路寢也。周官匠人、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月令、天子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中央居太廟太室、皆有左右个、太廟孟仲季月徙居之、此三代宮室之制、見於經而可按者也、蓋前列皋庫雉應路五門、太廟居中、南則明堂、東則青陽、西則總章、北則元堂、堂皆五室、其四堂中室、皆曰太廟、太廟中室、則曰太室、其左右室皆曰个、凡五堂、二十五室、則應天之數、幷五門爲三十、則應地之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河圖之象也、聖王制作、皆有所本、無非自然、故侯甸采衞之服、公侯伯子男之爵、太祖四親王之廟、齊斬期功緦之服、吉凶軍賓嘉之禮、凡五性、五德、五行、五氣、五時、五方、五帝、皆其數也、五堂之中、皆

曰太廟。中堂又獨爲太廟。非宗廟之廟也。祏主所位。自爲宗廟堂之中位。神之所在。人之主也。故亦爲廟。謂之廟堂。左右室曰个者。个介也。所以介乎廟也。左氏傳謂寘饋于个是也。東曰青陽。方色青而陽氣發生也。西曰總章。萬物西成。總聚有章也。北曰元堂。方色元而陰幽之所也。南曰明堂。正陽中位。嚮明而治。明德明民。以接神明。爲王路寢。謂之大寢。夏后氏謂之世室者。言世世相繼之居室也。殷人曰重屋者。非屋上下重也。後有元堂。中有太廟。而太寢居前。其屋重也。名雖異而其爲路寢一也。四堂居後。而明堂以五居中位前。乾之九位。飛龍在天。大人所造。位乎天位。尊臨八極。普天萬國。利見大人。故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以人交天。則饗帝於郊。以天臨人。則祀帝於明堂。天子代天理物。則爲布政之宮。其巡狩方岳。亦爲明堂。朝諸侯之堂也。故京師王朝有明堂。四方四嶽有明堂。周制也。顏師古曰。周書之敍明堂。紀其四面。則有雉門、應門。固王者常居爾。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及左右个。與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文王居明堂篇。帶以弓韣。祠于高祿。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此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也。又周官明堂之制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其制即大寢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皆路寢也。由漢以來。議者不一。唯此合乎周制。明堂爲路寢無疑。事天尊祖。治人莅政。饗覩居息。正終斂殯。皆於斯室。張老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也。

原注。禮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

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始善禱・故春秋書公薨於路寢爲正終、諸侯之路寢、卽天子之明堂、明堂亦王之路寢也、蔡邕曰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薛綜注東京賦曰、於此班教則曰明堂、大合樂設享則曰辟雍、司歷紀候節氣則曰靈臺、按此二說、其以王宮五位之南爲明堂是已、謂太廟、太學、辟雍、靈臺、實一而異名、則非周制也、太廟自謂宗廟、太學辟雍自謂學宮、而靈臺則占候之所也、太廟七廟、太學五學、如王宮之制、明堂則王宮正南一位耳、固不同也、辟雍取其周水、學之異名也、王宮雖亦周水、與廟學實異處也、靈臺則一臺、又與辟雍異處、豈得卽爲明堂哉、其四門之學、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以媺詔王、虎門王聽朝於路寢之門也、王聽朝之暇、卽此問學、故師氏俟于門下、非太學之四門也、故明堂學問聽政之常所、而太學亦時造之耳、又大戴禮謂在近郊、凡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之以茅、上圓下方、亦綴戶白綴牖、又謂之文王之廟、孝經援神契、謂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新論謂天稱明、故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蔡邕曰、其制度之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

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以象五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是皆不經見。大抵傅會曲爲之制。王者聽政於朝。則有路寢。若於近郊國之陽而別建明堂以布政。日率百官而造焉。則朝廷宮寢爲虛位。豈理也哉。王宮則右社稷。左宗廟。文世室則在其中。又豈于近郊復立文王之廟乎。周官匠人互舉三代之制。祇步尋筵深廣崇卑之數而已。又豈如諸說之堂室戶牖窗闥之若是多乎哉。誠如其說。則秦之阿房不爲過。又豈王者卑宮室。茅茨不翦。土階三尺。清廟茅屋之義哉。皆不足徵也。然自其說出于是大起夸毗異制瀆神病民之端。武帝初卽位。用趙綰王臧議。欲立明堂辟廱。徵魯申公議其制。會竇太后好黃老術。綰臧自殺。遂格不行。其後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於是作明堂汶上如帶圖。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拜明堂爲郊禮畢。燎堂下而上。於是啓七木之侈。以柏梁災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矣。光武中元元年起明堂。大抵合戴禮及讖緯。置於平城門外。上圓下方十二堂。九室。八窗。七十二牖。十有二戶。車駕出從平城門。先立明堂。乃至郊祀。其制亦不經。後世蚤緣增大。至爲萬象神宮。玉清、昭應、景靈

等宮至數千萬屋。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土木。大弊天下。皆不經之制啓之也。古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故言而世爲天下則。行而世爲天下法。凡壞法亂紀。反常惑衆。異服異言則誅。匹夫而橫議臆制。挾詭道。徵譏緯。天子乃委國典而聽之。開殺天下萬世之端。可不辯哉。可不愼哉。

辟雍

辟雍、天子學宮也。水如璧圜外。以節觀者。通中而有四門。雍壅也。壅水爲澤也。故又謂之澤宮。其制如明堂。明堂五室。辟雍五學。太學居中。如明堂之太室。東西南北之四學。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初文王作邑于豐。考古學制。引豐水立辟雍。武王作邑鎬京。引鎬水爲辟雍。故靈臺、辟雍、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雍、武王之學也。周公制禮樂。而辟雍爲天子學宮。諸侯半之。曰泮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之制。凡直寬、剛簡、中和、祇庸、孝友之德。歌詠、聲音、諷誦言語、舞蹈之節。風、賦、比、興、雅、頌之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干戚、羽籥、鐘鼓、管絃之技。燕射、食饗、升降、揖遜之儀。極其至則天道、性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教之習之。性之身之。審刑法。治軍旅。獻俘授馘。莫不造焉。以爲王政之本。風化之原。故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辟雍者天子設教之宮也。三代太平之本。盡在是矣。周衰。道學廢缺。天下始亂。最所先務。皆以不急而損之。以趨功利。至於鄭然明欲毀鄉校。蹶本植末。卒皆僨斃。折入于秦。漢興至孝武。董仲舒對策。謂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于

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教化明而習俗成故天下常無一人之獄請更化立學校上不能用其後公孫宏爲學官奏請立太學首善自京師爲博士置弟子員著爲功令宣帝時王吉上疏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非太平之基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上不納其言乃謂漢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帝崩王莽專國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鄉曰庠術曰序遂立辟雍京師光武反正大興學校立辟雍于洛立明堂三百步明帝臨雍拜老橫經問道冠帶縉紳之士圜橋門而觀望者億萬計可謂盛矣然而德化未治終不及三代之隆者國家誘士以利祿師生誦習者章句幼不習於禮樂長不熟於踐履不明大學之道不能窮理盡性案其心法而違乎教本天子不爲帝王之學不躬化而力治故雖有辟雍之名而無辟雍之實也

二王後

興滅國繼絕世崇明祀保小寡古之聖王用心公天下而不自私者也故凡神明之後皆有封國以爲世祀於是有萬國之多又以所代之國及所聞之世爲王者後謂之二王其國得用天子禮樂祭其始祖行其正朔不考功有誅無絕侍以客禮而不臣其來見則迭爲賓主謂之王賓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原注・堯）

子丹朱爲王者後・有虞之賓也・周武王誅紂有天下・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周公既平三監・封殷帝乙之子微子於宋・爵獨爲公・爲二王後・謂之周賓・又以武王元女大姬配陳胡公・滿以備三恪・於是古帝王之世皆服于周・而血食遍天下・仁至義盡矣・秦人以天下爲己私・能侯置守・生民以來・無國不滅・無世不絕・二帝三王之子孫皆爲庶人・無復尊賢嘉賓之禮矣・謹案・以上大典爲一條・王莽簒代・謂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聖德・格于皇天・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梁護爲修遠伯・奉少昊後・原注・服虔曰・以爲伯益之後・故封之・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原注・顏師古曰・祁烈伯・別一劉歆・非國師公也・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褒謀子・奉皋陶後・伊元爲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仕爲賓・周後衞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亦爲賓・殷後宋公孔宏運轉次移更封爲章昭侯・位爲恪・夏後遼西姒豐封爲章功侯・亦爲恪・凡六代後・二臣後・二賓・二恪・皆文姦飾詐盜國之僞制也・莽誅光武皆除之・謹案・以上大典爲一條・東漢之世・其後魏晉簒代・如孝獻末帝陳留王雖有封國・然皆禁錮不以爲賓・第以禮終・而加之謚・用王者禮葬・有足嘉者・宋齊而下・既弒其君・又簒其國・優崇之禮・初倣魏晉・尋卽誅除・以絕人望・不復繼其世・又曹馬之不若・可與語帝王之制乎・謹案・以上大典爲一條・通計此篇正文止三段・中間不相聯屬・疑有闕文・

宗廟

宗廟祖宗之廟也虞書稱受終于文祖原注孔安國曰堯文德之祖廟馬融曰文祖天也天爲萬物之祖此說非歸格于藝祖原注孔安國曰藝文也文祖藝祖即文祖受命于神宗原注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也舜後堯禹後舜三聖皆黃帝之系故黃帝爲始祖太廟百世不遷即文祖藝祖廟也神宗者堯於禹爲祖考於譽爲太宗有聖神之德始以天下禪授而不予其子舜禹宗之而受天命故謂之神宗至啓以親繼而子爲後始祀鯀于郊爲所出之帝而以禹爲宗故祭法謂有虞氏禘黃帝而郊譽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古之帝王宗廟之稱始見於此然其廟數制度無徵原注按史記黃帝生元囂昌意元囂之孫帝嚳帝嚳生堯元囂生橋極七世孫舜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堯舜而上惟顓頊嚳爲帝有聖德故皆郊祖之至周而始見其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貴始本德制爲數度所以勸也其祭有廟祧壇墠之數天子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去墠爲鬼原注周禮守祧掌守先公先王之廟祧守祧其遺衣服藏焉鄭元曰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又曰封土曰壇除草曰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享嘗四時之祭也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去墠爲鬼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

廟有禱則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則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天子以始封之君爲太祖文王受命作周武王有天下故文爲昭宗武爲穆宗亦百世不遷太祖東嚮直帝出之位示生民之本也昭者神明臨下故爲父行而南面穆者共默事上故爲子行而北面祖孫相及父子不並列所以別尊卑也三昭三穆者三陰三陽合而爲六法乾坤也太祖之一而不易法太極也昭穆之變動屢遷法大一易易也一不易所以爲八卦六十四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爲物不貳則生物不測故爲子孫兆民千億無窮之祖宗也四世而其服已窮而猶有緦五世而同姓已殺而猶有免故止于六世其實至親者四世故文武不遷親廟祇四也（原注・禮五服齊斬三年・其次期・其次大功九月・其次小功五月・又其次總麻三月・上至高祖・下及元孫・旁及堂從・縱橫皆五至・免則無服・）於是后稷爲太極文武爲二儀四親爲四象又合生生之易以爲親疏之別祧者神之兆也無位於廟別爲之兆也禰廟之主遷入爲考祖考之主遷出爲祧昭主祔于文廟穆主祔于武廟新主復入廟主復出爲祧舊祧出降爲壇舊祧復出壇主復降爲墠舊壇復出墠主出降爲鬼而藏之宗祏置之祧廟不復祭禱至大禘則並合食于太祖故祧壇墠鬼常一昭一穆相代與四親廟凡八世至鬼則皆積而藏之其數無窮（原注・決疑・要注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筒・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爲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爲壇・三世爲墠・四世爲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始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墠而祭之・事畢還藏故室・迎送皆譁禮也・不言祧廟而言祫・蓋諸侯禮也・）諸侯不得祖天子以始封之君爲祖親廟四而無祧遷主則藏于祖

廟之宗祏。大夫又無顯考祖考廟。士又無皇考廟。官師下士也。又無王考廟。諸侯則月祭。三廟親天子之親廟。享嘗二廟。親天子之祧廟。大夫士則享嘗而無月祭。皆降殺以兩。此又名分之別。皆周公酌六代之典。體道立極以爲經制者也。或者謂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幷太祖爲七廟。又有文武姜嫄廟爲十廟。夫四親之廟。高曾祖考也。其上則總免入于兩祧。於是爲三昭三穆。去廟爲祧則親盡。去祧爲壇則無服。其下則子孫曾元。猶上之高曾祖考也。與天子之族爲九族。此不易之道也。又至高祖之祖。則壇墠猶爲親矣。非制也。夫姜嫄帝嚳之妃。后稷之母。周人未嘗立廟。魯頌閟宮首章有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之文。說者乃謂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所謂禖宮也。是皆曲說不可用。按閟深密也。宮廟也。曰閟宮。猶曰清廟云爾。魯太廟也。魯人頌僖公之德。推本周之所自出。故自姜嫄后稷至于太王文武。周公魯公莊公而及僖公爾。非閟宮爲姜嫄廟也。原注。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閟宮有侐。寶寶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福。云后稷之孫。實維太王。云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是說一出。後世乃爲母后特立廟。又益七廟爲九廟。紊禮經矣。原注。唐元宗初建九廟。故宗廟之制。周七廟爲正。一祖二祧四親。親疏之殺。脩卑之等。族屬之序。不可易也。周衰。經制漸壞。或祖非所祖而豐于昵。擅毀擅立。反易天常。成周獨存宣榭。而見莊宮。原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王之榭也。何休曰。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左氏傳。王子朝入于王城。尋羅納諸莊宮。鄭乃舍桓公而祖厲王。原注。史記。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封於鄭。左氏傳。鄭祖厲王。猶上祖也。豈不祀唐叔而朝武宮。原注。史記。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唐。左氏傳。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云公子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於武宮。云逆周子于京師

而立之・辛巳朝於武宮・魯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宮廟有毀而無立・越十一世又立武宮・乃以魯公爲文世室・武公爲武世室・如周文武二祧而不毀・原注・按史記・武公・孝公・惠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十一世・左氏傳・成公二年春二月・季文子以羣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公羊傳・立者・不宜立也・禮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元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室者不毀之名・及意如逐昭公・禱於煬公・昭公客死於外・乃越十九世而特立煬宮・原注・史記・煬公伯禽子・考公弟・幽魏厲獻眞五世而至武公・自武公至成公十一世・又歷釐昭至定公三世・共十九世・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爲司寇・始溝而合諸墓・又不以其主祔廟・至陽虎專政・始得從祀先公而列諸昭穆・三家皆出於桓公而立於僖公・乃獨不毀桓僖・與魯公並爲世室・原注・左氏傳・哀公三年・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曰・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魯秉周禮・而見諸魯國者如是・況異姓列國之事乎・下逮戰國・莫不僭王稱帝・周制大壞・而宗廟之禮亡矣・秦始皇作信宮渭南・更命極廟・以象天極・其先公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二世立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仍稱極廟・親祀之・其七廟周制也・極廟自爲秦制・漢無始封之祖・所出之帝・太上皇崩・立太上皇廟・祀禮不及祖考・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高祖崩・立高廟・又令諸侯王皆立高廟・謂之原廟・原注・原・再也・京師已有廟・而復再立廟也・其無始封之祖・所出之帝・祇立高廟・後世以次爲昭爲穆可也・乃立太上皇廟・又皆令諸侯立之・非制也・文帝作顯成廟・原注・孟康曰・文帝自爲廟制・若望而成・猶文王之受命也・應劭曰・如淳曰・生存而自爲廟・故曰顯成・不曰成之・若高祖之顯命也・應劭曰・生存而自爲廟・若高祖之顯命也・應劭曰・生存而自爲立廟・且爲之名・亦非制也・其後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皆特制名・亦始皇之信廟極廟

啓之也。景帝以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郡國諸侯各立太宗之廟。其尊高帝爲漢太祖廟是已。不以孝惠孝文爲昭穆。皆特立廟。非制也。宣帝立尊孝武廟爲世宗廟。猶景帝之尊孝文也。又立皇考廟園曰奉明。帝辰太子之孫。史皇孫之子而繼孝昭爲之後。孝昭辰太子之弟。於帝爲皇叔祖。故不以辰園爲皇祖考。以避孝昭。祇以史皇孫爲皇考而置園廟。亦禮之變。以爲人後者爲之子。則猶以小宗而合大宗。統體紊矣。原注。春秋成公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襄仲生公孫歸父。歸父逐而無後。以兄子嬰齊爲後。故以王父字爲氏曰仲。

堯舜非親而禪讓。舜爲堯服斬衰。若喪考妣。三年月正元日始免喪。格于文祖。不以瞽瞍爲皇考。祖顓頊而宗堯。今祖孝昭而不爲之子。而無服。豈禮也哉。自是漢有二本兩宗之亂制。哀帝後成帝而以定陶恭王爲皇考。追尊曰恭皇。安帝後和帝以清河孝王爲皇考。追尊曰孝德皇。桓帝後質帝以河間孝王爲皇祖。追尊曰孝穆。以蠡吾侯爲皇考。追尊曰孝崇皇。靈帝後桓帝以祖淑爲皇祖。追尊曰孝元皇。父萇爲皇考。追尊曰孝仁皇。遂爲漢制而不以爲非。皆孝宣啓之也。光武中興。立四親廟雒陽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又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又令郡守祠於園廟。帝以盛德大功。克復舊位。誅除元惡。討平諸僭。再造皇極。同符高祖。且未嘗後平常。不繼其世。爲祖考立廟可也。然既立高廟。祠文、武、宣元以爲祖宗。又尊四親爲皇考皇祖。亦未免以小宗並大宗爲二本也。父爲諸侯。子爲天

子葬以諸侯祭以天子立親廟於春陵用諸侯之制使別子爲宗帝歲時巡幸以天子禮祭之於京師立太廟序昭穆祀高皇帝以下禮也初漢諸帝廟皆祠不毀元帝用貢禹韋元成匡衡等迭毀之議盡罷祖宗廟在郡國者京師惟存高廟以下四親廟其親盡者自孝惠廟皆毀之有意乎推本之也未幾成帝皆復之哀帝立復詔議迭毀之制劉歆議以爲天子七廟宗不在數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其廟不毀孝武皇帝有大功於天下孝宣皇帝尊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今不宜毀從之其謂七廟常數自宜迭毀宗不在數其廟不毀是已然不言祧壇墠鬼之次七廟之外特立太宗世宗二廟則爲九廟埋亦未備又謂禮無毀廟惠景不當毀亦無據也於是終西漢世無毀廟自京師至郡其廟不啻數百所矣原注初學記言貢禹匡衡郊廟議其禮可言而其時不可言何也事天與奉先有進而無退故先王之禮嚴於初既定則敬守而不敢易秦漢以來其始大抵草創苟且出於一時之意及後文物議論既盛方增禮以抑俗損其已隆而欲反之於古無怪其難也至劉歆阿徇人情多設疑慮依違其說破壞禮經以彌縫時好蓋猶在禹衡之下而班氏父子乃以爲博而篤學者所當詳考也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蕪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覈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平帝時王莽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獻祭不毀又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故西漢有六宗廟原注太宗世宗中宗高宗統宗元宗也

至東京凡帝立廟皆上尊號稱宗明帝曰顯宗章帝曰肅宗和帝曰穆宗安帝曰恭宗順帝曰敬宗桓帝曰威宗亦有六宗廟夫孝宣中興明章盛德與文武並焉可也如元帝漢室禍基之主安順之不君而亦宗之非制也漢世凡稱帝者既有謚號後復稱廟號昉乎是矣獻帝初平中用蔡邕議

罷不制之號而毀其廟號祇立高廟一祖兩宗近親四帝始合周制而漢亡矣昭烈皇帝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而其制不可考建安十八年曹操爲魏公始建宗廟于鄴用諸侯禮立五廟二十□年春二月曹操至鄴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於廟甲午始春祠令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恭敬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於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延康元年曹丕稱王追尊其祖嵩爲太王祖母曰太王后黃初元年既篡代又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操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雒陽宗廟未成祠操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有宮室而無宗廟稱帝而自同家人可與語禮哉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爲魏太祖萬世不毀以嵩爲始封之祖操爲受命之帝嵩爲祖而操爲宗皆不毀可也以嵩親盡則毀而操爲祖不毀是毀祖而存宗非制也祇立二廟不別昭穆亦非禮也曹叡太和元年春正月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敎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

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于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而下會議號謚侍中劉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議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愼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衞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夏四月初營宗廟於雒陽三年夏六月追尊高祖大長秋騰爲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冬十一月雒陽廟成詔太常韓暨持節奉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於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於廟則鄴廟至曹丕始四室不知操之五廟所祀者爲何人曹嵩已自不知生出本末或以爲夏侯之子則五廟之主亦僞也（原注：裴松之曰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惟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曰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遷神主正斯宜矣）青龍二年夏四月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叡從之夫郊祀天廟祀祖報本反始也故尊無二上廟無二祖大一統也以文武之盛

祇曰宗祀光武之烈雖曰世祖不敢與高廟並所以尊祖正本也曹氏祖孫三人相繼建號皆爲祖立廟其不經之制又漢以來所未有也叡尚生存稱祖立廟樂其諛侈不以爲忌太庸駭矣雖用周制不足稱也原注・孫盛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舉司・於是乎失正・初孫權不立太廟以堅嘗爲長沙太守立廟於臨湘使太守奉祠而已孫亮五鳳二年十二月始作太廟於建業太平元年春正月爲權立廟稱太祖孫氏之業啓於武烈建于桓王而成於權亦既僭號則武烈宜爲太祖之廟桓王與權宜如文武二宗皆不毀以次各爲昭穆可也不立太廟而祖權其制不足稱也

禘祫

禘祫王者宗廟大祭也享帝極於郊尊祖極於禘禘諦也諦視帝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禘郊宗祀皆有配者親之也尊尊故親親仁之盡義之至誠敬之極也禘必配所出事死如事生親親之至也郊必以配天事天猶事親宗祀配上帝事親猶事天尊尊之至也親親尊尊王政之本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周制天子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合也祧壇墠鬼之主與昭穆並列皆如其次合食于太祖之廟禘則又推太祖所出之帝諦審毀廟與未毀廟之主定其昭穆而大饗之禮又盛于祫故謂之禘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諸侯三年一祫而不殷祭以始封之君爲太祖不敢祖所出之帝故不禘也周祖后稷而帝嚳爲所出之帝故禘則帝嚳正東嚮之位以后稷配其先公先王已毀未毀各以

昭穆列食于前儀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所出而禘之位尊者祭遠德隆者孝廣故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原注：省・察也・干・請也）大夫三廟・士二廟・無太祖・而祭不及高祖・其君者察其功德・命之特祀・然後干請而合祭高祖于壇墠而已・此其禮節之等也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肆獻祼祫也饋食禘也以其禘視諸帝故謂之禘與祫相間故謂之間祀追及祖之所自出故又謂之追享五歲再閒而盛祭故謂之殷祭大於常祭故又謂之大祭如事生之有享獻故又謂肆獻祼祫則合食而已故謂之饋食其實一也（原注・鄭元曰・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然・於祫言肆灌獻・於禘言饋食・互相備也・）禘必以孟夏四月陽極於上陰伏于下純陽用事天地明察神明彰著故正尊卑之分也祫必以孟冬十月陰極於上陽伏于下純陰用事天地閉藏百穀成熟故合聚飲食也禘猶祀天祫猶祀地皆本陰陽以立義天子禘而諸侯祫又君臣之義也夫月祭及親廟而不及祧廟時祭及祧廟而不及毀廟祫及毀廟而不及祖之所出之帝禘則及所出之帝配以祖而逮乎親故禘祭禮之極也是以非天子不禘成王以周公有大勳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天子禮祀周公故諸侯獨魯有禘祭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其後又僭用於魯公之廟遂用於羣公孔子作春秋特書以譏之曰吉禘于莊公（原注・禮天子三年喪畢・致新主于廟禘以審昭穆・諸侯不當禘・又在喪行吉・故特曰吉・）曰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又爲之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歷

秦及漢不見禘祫之事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專政始令帝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皆助祭原注弘純曰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按成帝時始言迭毀之制而不能行終西漢廟皆不毀安有合食之禮光武中興建武十八年幸長安始禘於高廟序昭穆自高皇以下自是遂三年冬祫五年夏禘於高廟就陳祭毀廟主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爲昭景宣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不祭依放周制而已昭然即位祫祭高皇帝以下終末帝之世不錄蓋以爲常祀不特書也

時享

時享宗廟四時之享禮也周官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祠詞也春物始生陽始發達乃因聲以達誠故尚詞禴樂也夏物盛長陽極充周乃聲氣以致志故尚樂春夏皆陽陽爲音聲故始用詞而終用樂體陽以爲享也嘗嘗之也秋物始成陰始凝結乃薦新以嘗物故曰嘗烝衆也冬物盛多陰極沍寒乃備物以致養故曰烝秋冬爲陰陰爲物產故始薦嘗而冬備烝體陰以爲享也天子孝思感雨露之濡則有怵惕之心感霜露之變則有悽愴之志故時享所以致感也禮祭法天子享嘗七廟諸侯享嘗五廟大夫享嘗三廟士享嘗二廟庶人時享於寢故四時之祭天下之通祀皆所以致其盛也然不可怠怠爲忘親亦不可數數爲瀆親春秋書御廩災乙亥嘗不易災之餘而祭譏其怠也又書春正月烝夏五月丁丑又烝五月之間而再烝又違其時譏其數也漢興祀享無制有廟有

陵有園有寢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凡百七十六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衞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二百四十七人犧牲糜餚圭幣器物各有司存其用皆出經費其爲煩瀆甚矣然皆宮官肖史奉祠而天子不躬祀祫享之禮有終身不行者乃蒙犯霜露千乘萬騎封山拜嶽沈牛薦璧媚鬼求仙祖宗之親邈然忘之其爲怠忽甚矣

薦獻

薦獻時享之外復特有獻於宗廟也按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原注・鄭元曰・鮮當作獻・獻羔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然後賦之）孟夏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原注・含桃・櫻桃也・于百果先熟故先薦之）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天子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詩豳風七月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原注・蚤二月之早朝・獻羔祭韭而後嘗之・先薦寢廟）周頌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原注・毛萇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故薦獻於寢廟）其詩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此皆周制不在於粢盛牲牢腥熟之常數感于物而特薦獻之事死如事生者也故祭義曰致齊之日思其所嗜思其所樂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

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原注：鄭元曰：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蚳蝝之屬。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棣栗之屬。夫孝子思親之不得見。故求之無方。思親之不得食。故享之備物。遇時而有思也。觸物而有感也。終身而慕。謂大孝。薦獻之物雖微。而誠則至也。故禮經尚之。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君子以爲孝。屈到嗜芰。將死命祭以芰。屈建不用。君子以爲逆。故思其所嗜而薦獻。禮也。非所嗜而薦新備物。亦禮也。要之致乎孝敬。不煩瀆夸毘。怠忽而已。原注：楚語：屈到嗜芰，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獻芰，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二漢以來。以薦獻爲常事。皆略而不書。魏曹叡青龍元年夏初進新果于廟。言初前此未行也。故特書云。

配享

配享、三代典禮。推祖宗神明以配郊廟社稷。元勳宗臣則配食于大烝。漢興功臣配享廟庭。宣帝元康元年。詔復高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又錄後奉祀。甘露中。圖畫功臣霍光等於麒麟閣者十一人。原注：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殷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雒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明帝永平中。又圖畫前世功臣二十八將及王常等於南

宮雲臺凡三十二人既配享又世祀又表著于圖書追崇之典古所未有也原注後漢書二十八將外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共三十二人依其本第云太傅高密侯鄧禹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左將軍膠東侯賈復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執金吾雍奴侯寇恂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孝威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衛尉安成侯姚期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驃騎將軍慎侯劉隆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河南尹阜成侯王梁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左曹合肥侯堅鐔上谷太守雍奴侯王霸信部太守阿陵侯任光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右將軍槐里侯万脩太常靈壽侯邳彤驍騎將軍昌城侯劉植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大司空固始侯李通大司空安夷侯竇融太中大夫卓茂德侯魏曹叡青龍元年夏五月壬申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烝故漢氏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勳烈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配饗太祖廟庭曹芳正始四年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眞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儁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五年冬十一月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原注裴松之曰故魏氏配饗不非魏臣故也至于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鐫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許褚心動忠誠之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至逾同于日磾且漳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章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六年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所論佐命二十一人嘉平三年有司奏諸功名應配享太祖廟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懿功高爵尊最在上曹奐景元三年詔祀故軍師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庭自晉而下凡祀祖宗皆以一時將相配食爲常祀矣初漢世祠孔子無配享者其後以七十二弟子配又其後特以顏子配又以孔子

所稱顏子以下十人者爲十哲。廟貌坐配。後又升孟子與顏子左右並配。皆南嚮號稱入室。升曾子以備十哲。東西嚮號稱升堂。七十子配於東西序。後又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七十子之列。於是典禮之盛。軼古帝王名臣矣。原注：論語。孔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人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後世以爲四科十哲。二十二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戴德。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也。唐貞觀間始詔配享。

謹案。此卷闕靈臺養老。燕射。鄉飲。孔子祠。羣祀六篇。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中下

錄第五中下

禮樂

八類下 冠 婚 朝會 喪制 短喪 喪禁 厚葬 薄葬 火葬 改葬 招魂葬 葬殤 山陵 上陵 讖法

冠

冠、男加冠之禮也。周制、天子之元子視士。故與諸侯之適子冠皆用士禮。若未冠而嗣位。乃有天子諸侯冠禮。大夫不世。故無冠禮。亦用士禮。人生二十曰弱冠。故士大夫必二十而始冠。國君未冠嗣位。故十五而冠。冠而後生子。若元子之爲世子。亦必二十而後冠。其禮將冠筮日筮賓。敬冠事也。祼享于廟。節之以金石之樂。以冠事告先君也。冠於阼階。以著代父爲主也。醮於賓階。客位。用酒。澤冠。以示接賓爲主之道也。始加緇布冠一成而藉古尚質也。徹而去之。復加皮弁再成而臨朝視政也。徹而去之。三加爵弁三成而代君主祭也。原注・緇布冠太古無飾・北方黑色・北面爲子之道・日齊冠也・敬其始也・皮弁・朝服・爵弁・祭服・三加彌尊。其服乃成。服成則成人矣。而後字之以宗廟之奠。奉見於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元冠元端。奠摯于君。遂以摯見於鄉先生。以成人見也。國君嗣位而後冠。天子則元冠朱組。諸侯則緇布冠。繢緌。卽盛其飾。示已成尊而加數無文。原注・二者皆始冠

之冠・元冠・委貌也・緇布冠有綏・尊者之飾也・續・戶內反・或作繙・綏・或作緌・漢以來天子冠謂之加元服．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敬其始也．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三加．極尊皆於高祖廟如禮．謁告先君也．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降於天子．變周制爲漢制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不得與士同也．於是定制天子一加．皇太子再加．皇子諸王公世子三加．而變漢制．然猶有數．自晉而下．皇太子諸王皆一加冕幘而已．不復三加．而士禮盡廢．有以某子冠告同列者則笑之．於是冠禮廢而天下無成人矣．

婚

婚、男取女歸之禮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冠婚爲禮之本．孔子定六經．易首乾坤．詩始二南．書始降二女．原注・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春秋始辨嫡姜．原注・謂愚公元妃孟子及仲子也・其序易下經咸恆則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其對哀公冕而親迎已重之．問則愀然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筆削之際．凡婚禮失正．則特書以示譏．天子謀婚．主于諸侯．當使大夫．不當使公逆．則卿往公監之．又當往復備禮．尤繁尤重．不可略而直遂．故書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劉夏逆王后於齊．諸侯親迎禮也．然仇讎不可以爲婚．故書公如齊逆女．公至自齊．納幣．使大夫君不親行．故書公如齊納幣．公至自齊．親

迎不當使大夫故書紀裂繻來逆女公子翬如齊逆女父不送女踰境故書齊侯送姜氏于讙致女使大夫不當使卿故書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原注杜預曰禮嫁女三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反馬當遣使不親行故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原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女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自謀婚故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歸于鄫皆屑屑焉特書以亟謹而重之也古昔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合天地之數成陰陽之義也國君十五冠而立后切內治重國本也婚禮有士加冠而無天子諸侯成人之於夫婦無貴賤一也故冠婚自天子達于士爲天下之通禮其成有六禮一曰納采納雁以爲采擇之禮雁隨陽之鳥陽倡陰和也二曰問名問女所生之母名氏適妾名位及女所生之年月名字也三曰納吉卜于廟而得吉卜則納之女家所謂文定厥祥也四曰納徵納幣以爲徵約所謂入幣純帛無過五兩也原注鄭元曰純讀爲緇幣用緇婦人陰也禮必用生類五兩十端言兩者欲其得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五曰請期請成婚之期也六曰親迎夏后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詩所謂俟於庭於堂於著也必親揖婦以入陰不倡陽天地君臣之義禮之大經也自我西郊則密雲不雨蝃蝀在東則莫之敢指皆其義也故六禮之中親迎爲大必冕服行事天子以衮冕諸侯元冕大夫冕而不旒父親醮子而命之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授綏御輪三周敬而親之也婦至揖入男先於女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也然後見舅姑以成婦降自

阼階以著代。三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反馬。於是始成婚禮。繁數縟。道隆節峻。意親分嚴。重別而謹始也。重別謹始。所以爲人倫之本。三綱之首也。周衰。往往殺禮以婚。會男女親迎六禮之重。亦不復行。詩人以爲刺。而春秋以爲譏。歷戰國秦漢。禮又下衰矣。初秦世聘后。幣用黃金萬斤。納采。雁。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其後復以萬斤爲制。及王莽以其女爲平帝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聘幣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皆以禮娶親迎。立輜併馬。（原注。服虔曰。輜音緇。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新定此制。）皆意私崇侈。誑耀不經之制。自五兩加璧外。幣用二萬。則罔於貨而不志於禮也。於是後世盡廢六禮。惟計財貨。乃有賣婚之家。娶者破產以爲送。嫁者傾家以爲送。哆然不以爲非。而婚以賄成。大婚之禮遂亡。而天下無夫婦矣。至于孌寵並后。妾媵無數。族姓無別。公主無禮。皆始于婚禮之壞。遂爲天下亂本。禮無二嫡。天子諸侯不再娶。故廟無二主。周自幽王立褒姒。黜申后。孌始奪嫡而有並后。卒致大亂。諸侯化之。始以妾爲妻而有二嫡。魯惠公元妃孟子卒。又以宋仲子爲夫人。不請於王朝而自命之。平王不問。至其卒又使冢宰賜之。孔子爲是作春秋。以明嫡妾之分。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稱名。非宰也。惠公仲子。非夫人也。及其考宮。又書曰。考仲子之宮。而不曰夫人。僖公之母成風。莊公之妾也。尊爲夫人。特祫而使廟見。書曰祫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不當用。致者不當致。夫人不氏。非夫人也。及卒而秦人來歸。書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僖公成風猶惠公仲子。非夫人也。及葬。王

使歸含會葬再不稱天王者加禮寵妾非王也再書特書以治妾母垂訓之義大矣當是之時諸侯往往以妾爲妻妾上僭夫人失位皆致大亂（原注・詩緑衣・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州吁之母嬖而桓公弑驪姬有寵而申生縊宋棄生佐而太子死（原注・左氏傳・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納之・嬖生佐・寺人伊戾遂誣太子痤將爲亂・公因之・痤縊而死・佐爲太子・）葵丘之會齊申天子之禁曰無以妾爲妻而桓公之嬖如夫人者六人卒死不克葬尸蟲出戶至秦昭襄王號其母羋氏爲宣太后孝文王又尊其母唐八子爲唐太后莊襄王尊其母爲夏太后始皇亦尊其母爲太后於是秦世妾母皆爲太后而不尊嫡后漢興孝文自代卽位尊其母薄姬爲皇太后其後光武又追尊爲高皇后廟有二嫡始此孝景廢薄后立寵姬王夫人爲后漢廢嫡立妾始此于是孝武廢陳后而立譌者衞子夫爲后孝成廢許后立倢伃趙飛燕爲后漢無家法而國統遂絕嬖妾並后之所致也周制天子一娶十二女一嫡后十一媵自三夫人九嬪以次各備內官名分素定后崩則左右媵爲繼室而不稱后諸侯一娶九女制如天子不敢踰禮秩之數而媵亦不敢僭故家齊內治周衰妾媵始過數至戰國秦漢妾媵遂無數孫皓以嵩爾吳諸寵姬皆佩皇后璽紱後宮千數而采擇無已晉武帝掖庭近萬人欲不亂亡得乎禮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故大傳曰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周衰遂亦娶同姓晉獻公納狐姬驪姬平公內有四姬皆不辨姓（原注・左氏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侯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子產曰・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嘉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齊盧蒲

癸乃謂宗不辟余余焉辟宗。原注。左氏傳。盧蒲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魯昭公娶於吳。謂之孟子。使若宋女。然春秋從而書之曰孟子卒以爲大惡而諱之。秦漢而下復有賜姓冒姓。而眞僞不復辨。世繫無官。而昭穆不可考。原注。周禮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曹操姓夏侯。而世與爲婚姻。匈奴劉聰乃納六劉族姓。淆亂而人倫掃地矣。原注。晉書載記。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皆曰。臣嘗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宏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宏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宏曰。太保允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宏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告晉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古者王姬下嫁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皇后一等。原注。鄭元曰。下皇后一等。謂車飾厭翟勒而續總肥則褕翟。然皆執婦道。不敢以貴驕自處。而有肅雍之德。故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曷不肅雍。王姬之車。王不敵諸侯。故以同姓諸侯主之以成婚。故春秋於魯書曰。單伯送王姬。王姬歸於齊。秦漢以來。尊君抑臣。皇女稱公主。皇姑姊稱長公主。大長公主。故高帝長女稱魯元公主。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又特爲之號。不曰下嫁。乃曰尚主。往往乘夫而不禮舅姑。淫從其欲。所不可道。拂經而倒制。後世遂有置面首而稱太女者。又焉知有婚禮哉。恣。原注。南史前廢帝子業姊山陰公主尤淫。子業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唐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中宗崩。

朝會

朝會、天子諸侯之大禮也。所以正班爵之位。別長幼之序。明君臣之分。訓上下之則。著禮樂之典。伸賞罰

之令。肅登降之儀。致萬國之敬。發四方之禁。王政之大端也。舜巡狩方嶽。羣后四朝。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朝會之典。始見諸此。其後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宣有東都之田。襄有河陽之狩。皆大朝會盛王之事也。其常制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原注。孔安國曰。五服。侯。甸。男。采。衞。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覲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嶽之下。五服各以班爵比次而朝。一侯。二甸。三男。四采。五衞。巡狩則方伯率其會同。五服之國朝于方嶽。率十二年而朝會。）其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五服以次朝京師。五年而徧。又別以四時方嶽之朝。一年而徧。又別以四時。禮大事簡。君臣不濆。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天下有故。則王爲壇於外。以合諸侯。諸侯非王命不會。其同方嶽者則世相朝。此其大經也。周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晉鄭立平王東都。而天子出于諸侯門下。於是天子失尊。諸侯不朝。春秋以來。陵替益甚。小朝大。弱朝強。無復隆尊殺卑敵等之分。邾莒、滕薛之君。屢朝于魯。而魯不報。魯衞陳、蔡與齊晉等爲侯。而屢朝之。齊晉不答。楚子男也。虞夏商周之後。皆朝于郢。非天子不旅見。而滕薛旅見於隱公。朝必于廟。而蕭叔朝莊公於野。而朝禮廢矣。夫會天子之大事也。諸侯無私會。春秋以來。諸侯放恣。頡相會集。而強大者主會。于是五伯行天子之事。以會諸侯。初猶有衣裳之會。其後無非兵車之會。一歲而至再三。諸侯罷於奔命。而車徒道弊。盛王之會。不復見矣。秦罷侯置守。其朝會之儀。皆尊君抑臣。峻等立威。無復三代典禮。高后二年。詔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丞相平等言列侯幸得賜餐錢

奉邑（原注・顏師古曰・錢鎛・賜廚膳錢・奉邑・本所食邑也・）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於是列侯朝會各以功之高下爲序如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不復計其爵位尊有功也故漢初朝廷則有諸侯王列侯朝賀其巡幸則牧守朝會有三代遺風自武帝酎金罷省侯王祇有朝臣刺史二千石及郡國計吏四夷賓客而已至德陽殿之儀則用西方舍利激水作霧魚龍曼延之戲舍宮縣而奏夷樂殺恭肅而侈觀玩華戎同貫君臣相瀆漢儀亦壞矣（謹案・此篇敘朝會儀至漢武止・疑下有闕文・）

厚葬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黃帝始爲棺槨有虞氏以瓦棺夏后氏以堲周（原注・燒土而周於棺・謂之堲周・）周人牆置翣衣衾而舉之不使土侵膚免狐狸之食蠅蚋之嗌而已殷紂使蜚廉爲石槨於北方比至紂死蜚廉用之葬於霍太山爲石槨始此春秋時秦武公卒以六十六人從死殉葬始此宋文公卒華元樂舉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原注・燒蛤爲炭以塗壙・）（四阿四注槨・）（翰檜・）（皇覽曰・檜上飾・皆王禮・八月卒明年二月始葬・七月也・）齊桓公卒孝公葬之作汞池浮金鼈用珠襦玉匣藏繒采貨寶（原注・陸翽鄴中記・）（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鼈數十・）（珠襦玉匣繒采不可勝數・）秦穆公卒康公葬之從死者一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亦殉焉秦人哀之爲賦黃鳥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陳大夫設祭門之木宋司馬亦爲石槨至秦始皇下錮三泉內列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以水銀爲江海金銀爲鳧雁珠璧爲日月寶玉

爲丘山象犀爲樹木魚膏爲燈燭後宮嬪御不改生列相率以殉作機弩矢近輒發藏閉中羨閉工匠外羨鉅石塞門秦人謂之狠石古所未見也漢興凡諸帝崩纏以緹繒以玉爲衣上襦下札綴以金縷原注漢儀注玉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自腰以下玉札長一尺廣二寸半爲押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梓宮便房黃腸題湊樅木外藏砂畫金塗間以曾碧錯以琅玕實篋籩列豆登陳鼎俎皆淳金銀枕几盤盥渾用大玉大抵皆倣秦舊而華侈過之原注顏師古曰以梓木爲親身之棺梓宮謂之梓宮樅大松葉柏身便房小柏室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服虔曰外藏婦妾廚廄之屬砂朱砂曾曾青也夫衣周於尸衾周於衣棺周於衾樛周於棺設爲屬椑已自厚矣又重以珠璧珍怪藏於方中死者無知而生者徒費果何禮也以生者從死者則不仁甚矣使臭腐其旁汙瀆靈神則不孝甚矣爲盜之招卒皆發掘暴露骸骨至於穢辱不智甚矣原注漢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成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後漢書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國君卽位爲椑歲一漆之所以戒也秦漢以來卽位之明年將作大匠卽奏起山陵大興力役至於下席乃已則爲己厚藏而已安有戒心哉喪具君子恥具故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成王崩伯相始命士須材魯齊姜薨季文子取穆姜之櫝以葬定姒薨匠慶始請木用沛甫之櫝則皆死而後具也漢自卽位卽於東園造祕器豫凶事甚矣天子七月而葬漢高帝以夏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凡二十三日孝惠以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凡二十四日孝文以六月己亥崩乙巳葬凡七日孝武以二月丁卯崩三月甲申葬凡十八日其後諸帝類皆如是修山陵具喪具則終其身葬則不

待踰月而儕於士庶情不稱文哀不及物皆亂制也

薄葬

夫踰禮厚葬故爲禍親若矯情不制如墨夷之露骸原注・孟子謂墨者夷之曰・吾聞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王孫之裸葬原注・漢書楊王孫臨終・令其子爲布囊盛尸・入地・以身親土・遂裸葬・梁鴻之席斂原注・後漢書梁鴻父讓富于北地而卒・卷席以葬・使七親膚賤其身以儉其親亦非禮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百物而各適其中以爲之則禮之所由生也故禮爲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過於厚非禮也過於薄亦非禮也禮也者中焉正焉而已爾

山陵

山陵秦漢之制也古也墓而不墳不起陵寢其行也不還葬葬則擇不食之地藏之而已故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皆崩於巡行之際不還京師之兆域文武周公葬於畢無丘壠之處孔子葬其母封之四尺延陵季子之子死於嬴博之間即葬之其高可隱載之書傳皆可案也皆無發掘之禍而盛德不朽戴之如天仰之如山自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始大作丘壠始皇即位穿治驪山及併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周五里高五十丈樹草木以象山山陵之稱始此漢因之特爲陵號高帝曰長陵惠帝曰安陵高后六年城長陵周城曰園爲殿垣寢廟掖庭諸官寺如宮中其居民爲邑秩長陵令二千石其後諸陵皆置陵邑徙天下豪傑富民實之至成帝作昌陵工庸

數萬。費脂夜作。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取土東山。與穀同賈。衆庶嗷嗷。莫不苦之。以天子而豫爲死計。空竭膏血。禍民斂怨。侈浮於秦。又古所未有也。王莽末。秦漢諸陵無不發掘。惟孝文感張釋之之言。霸陵因其山川。不復起墳。葬具非薄。不用珠玉。獨完不發。光武懲創。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景帝能述尊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令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後明帝亦遵其制。故東漢陵寢。殺于西京。不復病民。董卓之亂。亦皆發掘。魏曹丕黃初三年。乃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于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瑰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在謹案：今於志作存。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

聖賢之忠孝矣自華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至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幷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曹叡遵之終魏世不厚葬有足嘉者自晉而下復爲秦漢之事而又過之

謚法

古不葬無謚不諱自黃帝至夏殷之季葬而無謚不諱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則諱誄其行而爲謚以代諱故葬而舉謚舍故而諱新其制大喪大師帥瞽而窆作丽謚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稱天以誄之至尊之行非臣子所敢議瞽史接神知天道故天子崩大師令瞽史以天道累其德行而爲誄因以定謚凡諸侯大夫之喪則小史賜謚讀誄太史徵誄定謚而賜之名之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所以戒也初祇一字如文武成康是也周衰禮制漸廢始兼謚二字威烈之類是也始皇幷天下恣睢爲惡恐天下後世加惡謚遂除謚法以一二數漢興復用周制天子崩太常累其功行太尉告謚南郊有哀册謚册其謚皆加之孝又以謚爲廟號諸侯王薨大鴻臚奏謚誄策列侯三公薨大行奏謚誄策其餘公卿將軍行應謚

誄。太常奏定賜之。初君一字。臣二字。以奇偶爲別。其後臣亦一字。凡后謚皆以帝謚一字冠之以爲別。自尉佗生稱武帝。曹叡生制廟號。後世諛臣媚子。生上尊號。至十餘字。後又加之母后。至於身弑國亡。不道之君。戎首大逆元惡之臣。皆加美謚。文具不情。遂爲亂制。先王之典亡矣。

謹案。此卷闕喪制、短喪、喪禁、火葬、改葬、招魂葬、葬殤、上陵、八篇。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下上

錄第五下上

禮樂

律呂　聲音

自孔子沒周魯樂正散而之四方樂已崩矣（原注：論語：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及秦人立私議去王籍以虛戾睽天下喑啞黔首不敢偶語詩書而道路以目無復太和之世頌聲都爲怨嗟而樂不復作天地人物之聲音雖在而法制度數盡亡矣漢興制氏以樂官識古鏗鏘鼓舞之節而不知其義叔孫通所制大抵依倣秦舊孝武立樂府皆鄭衞靡曼之音河間獻王上雅樂不用其後京房吹律以求聲音王莽徵天下知鍾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條奏始得律呂度數之詳然不能復大司樂之舊爲一代成樂光武建武十三年平蜀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始備法物明帝永平二年升靈臺次時律行養老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原注：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小雅逸詩篇名。）迎氣五郊祠舊宅皆作雅樂而帝自御塤篪其法器制度不傳章帝元和元年詔定律準卒不能靈帝熹平六年召典律者問準意而不知夫律準京房所制東漢二百年間已不知其意況三代之樂乎則永平之所作亦制氏之鏗鏘鼓舞而已其所以然

亦莫知也。原注：後漢書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書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書訖。不得依託父學。以聲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爲能傳崇學爾。太史丞宏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閤藏。乃得其器形制如犀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惟大攏常數及候氣而已。

獻帝中平五年。河南人杜夔字公良。號知音律。爲雅樂郎。以疾去官。州郡司徒辟不就。遭亂奔荊州。劉表令與孟曜爲朝廷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遂止。因郊祀天地以用之。表卒。子琮降曹操。操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鑄工柴玉有巧思。善造樂器。夔使玉鑄鍾。其聲鈞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苦。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白於曹丕。譖案：曹丕陳志作太祖。晉書亦作魏武。丕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之精。而玉爲妄。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丕素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于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丕不悅。後因他事繫夔。爲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非本意。譖案：非字陳志作有。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脩張泰、桑馥各至大樂丞。下邳陳頒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然所作古樂卒不就。古者爲樂。先得聲氣之理。以爲度數之則。律呂之原。推以制器。定其輕重、短長、清濁、

疾徐、高下、厚薄、而後成樂。不愆於素。後世聲音之樂不傳。法度之器亦亡。乃以私音造器求聲。自璇玉分爭迄今千有餘年。不啻數十百家。卒不能復古樂之正。夫優伶賤工。乃知某聲爲某調。某調爲某曲。截竹級絲。範金刻木。度爲別調。翻爲新聲。無不如志。至于雅樂而反不能。師工常藝。遂爲絕學。矧於道術乎哉。初司馬遷作律書。樂書。皆經子遺文。義意有餘而法制不錄。班固所志采劉歆之說及當代樂章而已。三代之制。卒莫得聞。古樂之不復。又有甚於禮者。今合諸家爲之論次。窮古樂之本原。徵後世之得失。爲律呂、聲音、代樂三類。庶幾猶識先王之遺音焉。

律呂

律呂者。道之氣數。天地陰陽之所固有。而人則之以爲法者也。凡奇偶、方圓、清濁、輕重、短長、多寡、皆是也。自有氣數。即有律呂。而樂在其中。故蕢桴土鼓。筦簫作於上古。則樂律尚矣。（原注：禮運：蕢桴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古史：伏羲作三十五絃之瑟。女媧氏作筦簫。神農作五絃之琴。）然未見其制。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嶰谷之竹。嶰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定十二律。又以玉爲律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之音。於是有竹律玉律。法制昉此。而不經見。虞書同律度量衡。（原注：律、六律、度、丈尺、量、升斗、衡、斤兩、同、均之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原注：在察治理忽、忽怠也。）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周官太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而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原注：六律以合陽聲，六同以合陰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原注度數廣長也齊量侈弇之所容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月令孟春其音角律中太簇仲春律中夾鍾季春律中姑洗孟夏其音徵律中仲呂仲夏律中蕤賓季夏律中林鍾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孟秋其音商律中夷則仲秋律中南呂季秋律中無射孟冬其音羽律中應鍾仲冬律中黃鍾季冬律中大呂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原注無射律第六戊之律也左氏傳昭公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喜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成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其以心疾死乎二十二年夏四月天王崩此言王問律蓋互見也故節錄之對曰夫六中之色故名之原注六律之中色黃鍾也一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原注六陽律皆剛辰左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原注金奏鍾鼓作之也三曰姑洗所以蓁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歌詠九德平民無貳也原注九德水火金木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原注間者以陰間陽沈伏陰也散越陽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原注丑律爲衆陰之首故曰元皆柔辰右旋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原注夾於四陽之中爲之間隙故曰四隙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蕃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於是法制見經傳之中而其義可言矣制律之初起於侖黍原注侖崙山名狀似西昆侖實中黍千二百粒於侖而無欠餘貯之律管亦無欠餘爲黃鍾之侖其多寡爲侖合其長短爲

分寸其輕重爲銖兩其清濁爲聲音而積爲度量衡鍾以爲律器原注前漢書律歷志度者本起黃鍾之長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量者本起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爲合十合爲升權衡者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國語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準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鄭元曰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範圍道氣推衍象數損益相生本於黃鍾之管其長九寸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參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始於黃鍾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皆不假作爲而莫非自然所以爲道之數又一生生之易也黃鍾獨無生之者道生天地萬物而物不生道神生意□象數而數不生神惟其不生故能生生黃鍾者道之所在神之所爲猶易之有太極也以一具兩皆起於中太極爲陰陽之中陰陽建太極之中於是爲運會之中氣數之中聲音之中故有一歲之中四時之中一月之中一日之中一夜之中一辰之中故能成變化行鬼神消息盈虛屈信往來不失其中此律呂之原也聖人酌天地之中考聲音之中以調氣數而歸之中故量之以制紀之以三平之以六而成十二以其述氣故謂之律如人之侶故謂之呂陽聲爲律陰聲爲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陰一陽然後爲道故律呂之聲必合而和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生成之數合而爲五行律呂陰陽之聲合而爲五音故

太師以律同合陰陽之聲。自形而下。陽尊陰卑。故言呂則先律。自形而上。陽先陰後。故言陰則先陽。陽氣左旋。故自黃鍾順至無射進之也。陰氣右轉。故自大呂逆至夾鍾退之也。（原注：此言太師律呂之次也。）自黃鍾至無射皆陽。自大呂至應鍾皆陰。陰陽之全體。一大陰陽也。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一陰一陽相間。如天一地二相錯。陰陽之作用一小陰陽也。陽律爲用。陰律爲體。長短有度。多寡有數。輕重有權。廣狹有量。清濁有分。高下有等。確然不易。衆理皆會。以成其性。爲萬法之原。則其體大矣。幽以達天地四時之化。深以通神祇祖考之情。和以感四海兆民之心。施之于禮樂刑政。審之於治亂吉凶。察之於死生存亡。變通不已。一氣流行。以正其命。爲萬化之本。則其用大矣。故數用十二以象天體。八八爲位以象八方。五上六下以參陰陽之中數。上益下損以象陰陽之消長。其上左以象日月之必東。損益必以三以象三才之定位。相生以象父子。相繼以象兄弟。相和以象夫婦。故律之資始如乾。呂之資生如坤。律呂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天開於子而終於午。地闢於丑而終於未。人生於寅而終於申。合爲三統。各統七律。故黃鍾、林鍾、太簇、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本然之數。律之體也。天之一三五七九至於夷則復歸於一。故終於無射之十一。地之二四六八十至於南呂復歸於二。故終於應鍾之十二。皆太極之一奇一偶。一陰一陽本然之數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六虛。虛者爻律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以一具兩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一奇一耦。合而三參之

於寅得九。至亥皆參。因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氣數周矣。六律六呂。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茀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爽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茂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以母統子。運行於歲。月日辰合爲六十。當律之數。六而又六之。當期之日。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類旅於律呂。緯於日辰。而變化之情見矣。律之始於子者。一陽復於地中。天地生物之心。造化之原也。陽在陰中爲坎。故坎爲法律之本。太極之動而生陽。乾元一畫。易之始也。曰黃鍾者。黃、陰中之色。鍾、陽氣之聚也。陰聚之極。則陽聚之矣。陰止之極。則陽動之矣。故陰終於亥。而陽始於子。爲冬至十一月之律。以九倡六。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宣揚九德。六氣也。至寅爲太簇者。二陽居中。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人與萬物族生之時也。入乎坎必出乎震。小於否必大於泰。陽氣宣暢。莫不湊集。正月之律也。至辰爲姑洗者。三陽成乾。火出禮備。萬物相見而潔齊。故謂之洗。然洗不可久。故謂之姑。猶有陰焉。陽未純也。三月之律也。至午爲蕤賓者。四陽方壯。一陰已生。入爲之主。故物始萎蕤而陽爲賓矣。五月之律也。至申爲夷則者。五陽方盛而陰已漸長。萬物夷傷之時。陽道尚饒。陰道尚乏。陰之夷物。自未及申。當爲則而止。不可過也。過則慘矣。七月之律也。至戌爲無射者。六陽成乾。而五陰剝之。故亢龍有悔。律之辰終矣。終則失之天行也。故當敬而不厭。健而不息。射、厭也。故曰無射。九月之律也。此陽之六律也。陽道盡變

以始物故每律異名陰體效法以順承故止於三鍾呂而已呂猶形之有呂呂具二十四節以應二十四氣而氣之所以通也鍾猶器之有鍾鍾受六十四斗象易六十四卦而數之所以聚也通則行聚則止一行一止者陰之事故陰六之律一呂一鍾而其序相間故又謂之六間以陰配合於陽故又謂之六同呂言其體間言其位同言其情也陽律亦謂之六始者始於陰之陰而倡之以陽乾知太始也故律所以綱紀運行其氣呂所以寄寓弇聚其形律猶天之包乎地呂猶地之凝於天中而聚天之氣也故律處辰之陽而呂處辰之陰皆所以述陰陽二氣而已呂之建於丑者地二爲偶乾之陽奇亦以陰爲偶乾主其下陰呂其上故謂之呂凡曰呂皆陰寓於陽而爲之偶陽爲主而陰爲賓也亦猶陰入爲主而陽爲賓謂之耤賓也以陰臨陽故謂之大且丑之氣冠六同而首之故謂之大呂六律順而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六呂逆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以生之序進之則子之氣猶未離乎陰也故謂之黃鍾以成之序退之則丑之功固以大矣故謂之大呂十二月之律也至卯爲夾鍾者陽生於子而終於午則卯爲陽之中以二陰夾於二陽之中而正焉故謂之夾鍾二月之律也至巳爲中呂者三陰乘乾而侶陽在二呂之中故曰中又春爲伯夏爲仲故曰宣盛陽之氣於天地之中發散萬物而使之相見故曰中呂四月之律也至未爲林鍾者萬物發育至此而極衆多林然四陰進而二陽遯將聚而成坤故曰林鍾六月之律也至酉爲南呂者五陰進而爲剝收斂南方發育之功西成萬物而凋剝之故曰南呂八月之律也至亥爲應鍾者

六陰成坤。應陽合乾。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聚天之氣。應陽之命。不倡而和。故曰應鍾。十月之律也。夾鍾又謂之圜鍾者。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又謂之函鍾者。以坤含宏光大言之也。仲呂亦謂之小呂者。陽大陰小。對大呂爲言也。南呂亦謂之南事者。能成南方之事也。夫陽律統而言之。則當乾六爻。黃鍾爲初九。無射爲上九。陰呂統而言之。則當坤六爻。大呂爲初六。應鍾爲上六。分而以當月氣。則冬至黃鍾爲初九。四月中呂爲上九。夏至蕤賓爲初六。十月應鍾爲上六。律呂之體用也。黃鍾律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乃侖律相生之本數。司馬遷律書言九九八十一爲宮。則亦黃鍾律之九寸也。至論律數。乃謂黃鍾長八寸七分一爲宮。太簇七寸七分二爲角。林鍾五寸七分四爲角者。以黃鍾九九八十一之數。故其長八寸七分一。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之五十四。故林鍾五寸七分四。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之七十二。故太簇七寸二分。假律寸之分以生律數者。作樂之三始。原注。天地人之始。十二律之本末通變。以立義。不拘律制之長短也。夫陽律生陰呂。皆下生。陰呂生陽律。皆上生。所謂律取妻、呂生子也。漢以來京房、馬融、鄭元、蔡邕、皆至蕤賓重上生大呂。虞則又上生夾鍾。無射又上生中呂。以陽生陰而重上生蕤賓。變徵帝下則反上。適會爲用之數。非相生之正。吹候之變也。泠州鳩所謂六間之道。揚沈伏黜。散越假之爲用耳也。原注。黃鍾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簇長八寸。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其相生則以陰陽六

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中呂之上六・晉書律歷志・淮南王安延致儒博爲律呂云・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位在子・林鍾位在未・其數五十四・太簇其數七十二・南呂之數四十八・七洗之數六十四・應鍾之數四十二・蕤賓之數五十七・大呂之數七十六・夷則之數五十一・夾鍾之數六十八・無射之數四十五・中呂之數六十・極不生・又曰・淮南・京房・鄭元・諸儒言律歷皆上下相生・至蕤賓又重上生大呂・夷則・無射・應鍾・中呂・蕤賓・大呂・夾鍾・林鍾・南呂・姑洗・太簇・黃鍾・凡十二律・其實一黃鍾而已・十二管還宮・更用事・一月一氣・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太簇爲人統・天地人三統・三統之義・本乎陰陽・陰陽之義・配以五行・五行之義・分爲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鳳皇來儀・此之謂也・故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化生・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地既位・萬物以生・序其倫也・動以天地・應以自然・節以陰陽・行以四時・暖之以風雨・羣物應之以生長・煦之以日月・羣物應之以光明・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天地訢合・故百物興焉・像天則地・像地則人・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和敬和親和順・則莫不正焉・故樂者所以修內而攘外也・見其行而反其德・則莫不樂其所樂・而安其所以生・故曰・治亂以相治也・同樂以相樂也・一上一下・陰陽之象也・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故樂者天地之間也・其治人也・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正直之理・流辟邪之音・而好淫亂之樂・是以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禮以節之・飾政以行之・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以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禮者事之制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無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禮樂之事・在宗廟之中・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和敬和親和順・則莫不正焉・故樂者所以修內而攘外也・見其行而反其德・則莫不樂其所樂・而安其所以生・故曰・治亂以相治也・同樂以相樂也・一上一下・陰陽之象也・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故樂者天地之間也・其治人也・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正直之理・流辟邪之音・而好淫亂之樂・是以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禮以節之・飾政以行之・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以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禮者事之制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無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故律呂有純有分有合有

一分・中呂六寸七分・陽氣自下達上・漸得其序・律管以次而減之・亦有次第矣・用以推律候氣・則此是而彼非矣・又況京・馬・鄭・蔡以中呂長六寸七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鍾之律・班志以呂長三寸三分・則縱橫其一・烏能生黃鍾九寸之律哉・知班志論陰陽相生之理可・而必施之吹候之用・則當從京・馬・鄭・蔡之說・自黃鍾以往陽生陰爲下生・亦自蕤賓重上生也・則當遷班固之失・司馬遷班固所生之數及分倍焉・餘則並同・斯則洽州鳩所謂六間之道・揚雄所謂玄攷蠹散越之爲用者也・變通相半・隨事之宜・贊助之法也・凡聲音之體・務在和韻・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其餘本音・施爲無窮・然則言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爲用之數・故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漢武帝鍾律緯論云・京房・馬融・鄭元・蔡邕・至蕤賓重上生大呂・而班固志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則夾鍾惟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謂於調仲春孟夏正當生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韓柔實・班義爲非・陽律陰呂・六律爲陽・六呂爲陰・陰生陽爲下生・陽生陰爲上生・所謂律娶妻呂生也・蕤賓重上生者・蕤賓陽律・當三分損一・下生大呂・今而曰上生・則三分益一而上生大呂也・所一損一益・長短之相去倍半・異同之論・何者爲是・晉志之言曰・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爲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斯言得之矣・何者・十一月一陽生・故生陰皆爲下生・五月一陰生・故陰生陽皆爲上生・蕤賓五月・陽律也・於時陰爲主・故陽生陰爲上生也・吹律候氣變通之法當然也・黃鍾爲宮・隔八而生七音・至蕤賓而終・窮則反・故蕤賓重上生也・班固言陰陽相生之正・猶不可施之推候之用・京・馬・鄭・蔡通候之用・然不可施之相生之正・若依班志・陽律皆謂之下生・陰呂皆謂之上生・陽律・陰呂・其實一也・十一月黃鍾律長九寸・而十二月大呂止長四寸二分而已・二月夾鍾止長七寸五分而已・二月姑洗律長七寸二分・而四月中呂止長三寸三分而已・不應長短之相間廁如是之不齊也・依京・馬・鄭・蔡之說・自黃鍾以往陽生陰爲下生・自蕤賓以往・陽生陰爲上生・則黃鍾九寸・大呂八寸四分・太蕤八寸・夾鍾七寸五分・姑洗七寸

間有損有益有正有變有體有用參伍錯綜成變化行鬼神其數即爲法其氣即爲歷其聲即爲樂故曰律者萬事之根本也成帝時京房作律準推衍古法以盡其變律爲寸則準爲尺不盈寸者爲分爲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黃鍾律九寸準九尺林鍾律六寸準六尺太簇律八寸準八尺其律有餘分推此數以增損之原注黃鍾九寸包音八寸九分餘執始八寸八分餘中盛八寸七分餘分動實末以次減二分準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其左右各六律六呂十二月中央絃則準大極元氣以爲諸律清濁之節凡演四十八律合十二律爲六十始於黃鍾包育而終於應鍾遲時自十二月至四月凡陽律則一演爲五原注黃鍾一律演於包育執始西盛分動實末陰呂則一演而爲三原注大呂演爲分形凌陰小出自六月至九月凡陽律則一演而爲三原注夾則演爲解形去南分離陰律則一演而爲五原注林鍾演爲謙待去滅度制射賓與惟蕤賓應鍾皆一律演四蕤賓爲變徵應鍾爲變宮與諸律異也自十一月至四月皆陽爲主故陽演一而爲五陰演一而爲三自六月至九月皆陰爲主故陰演一而爲五陽演一而爲三自黃鍾至中呂陽生陰謂之下生自蕤賓至應鍾陰生陽謂之上生既推十二律爲六十又分六十卦直日用事一卦六爻一爻當一日則週三百六旬之氣以之候氣占事而不專於樂房誅而其法不傳故準雖在而莫知用之之術也原注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玄成等難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伏羲作易卦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

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聲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合。傳曰。律和聲。此之謂也。天下無二數。古今一律。房之術皆所固有。特擴充以盡其變。依放度數爲之名義。與易卦並爲卜筮。亦可謂善藏其用矣。

司馬遷論律以兵。而要歸於神。京房推律合卦。而要歸於用。皆得律外之意者也。原注。史記律書。王者制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又曰。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illegible]類有[illegible]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無有。以得[illegible]若氣。從若聲。然聖人且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聲音

聲音者五聲八音也。六律所以正五聲五聲所以節八音。相生相變。相始相終。而樂斯成矣。聲生於日。律生於辰。猶天運地上。陽動陰中也。律位陽辰。呂位陰辰。合爲六律。統十二辰。聲以陽日合於陰日。列爲五位。間居於辰。而統十日。甲己以木勝土。故角爲木。乙庚以金勝木。故金爲商。丙辛以火勝金。故徵爲火。丁壬以水勝火。故羽爲水。戊癸以土勝水。故宮爲土。不激不鳴。不憤不聲。相及而後相和。相克而後相生。故十日相勝而生五聲。五聲相合而具五行。聲無形。律有形。有形生於無形。無形質於有形。所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律所以和聲。聲所以用律也。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上下相勝。亦自相合。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皆奇偶相生。亦自相成。天用五音以司日。地用六律以司辰。參伍以變。究於六十。皆其固

有莫非自然此聲音之本也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律之序也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宮其數八十一黃鍾之管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損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損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爲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五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五分寸之一爲六十四也三分角損一生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皆自黃鍾之宮益陰生律損陽生呂隔八相生還相爲宮而成七音黃鍾天始林鍾地始太簇人始姑洗春始蕤賓夏始南呂秋始應鍾冬始謂之七始黃鍾得十二律之本七始得七音之正也原注漢書律歷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之始泳以出納五言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今書無七始之文杜佑通典載隋鄭譯七調之言曰周有七音之律漢志有七始之義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姑洗爲春始蕤賓爲夏始南呂爲秋始應鍾爲冬始按左氏傳晏子謂聲亦如味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杜預謂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月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或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爲七音今曰七始得七音之正言漢志之十始得律中七者之正聲也凡一律生五音黃鍾當子日有五子甲子爲中呂之徵原注中呂爲宮則甲子爲徵隔八左旋丙子爲夾鍾之羽戊子爲黃鍾之宮庚子爲無射之商壬子爲夷則之角原注十二位左旋自戊子宮數起庚壬甲丙次第相推黃鍾夷則中呂夾鍾各自爲宮則五子應宮商角徵羽之音矣黃鍾一律變爲五音其餘皆然則黃鍾一律具五音也至于大呂當丑太簇當寅各以本律爲宮次第左旋如五音十二律還相爲宮則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生六十音又六之則三百六十音當期之日周而復始其音無窮故以五合十當天地生成之

數。隔八相生。當河圖八卦之數。以律生音。當成卦六十四之數。乘音衍律。當爻卦三百八十四之數。故知天下無二數。縱橫變代。皆一易也。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爲長男。姑洗爲角。中男蕤賓爲變徵。少男林鍾爲徵。長女南呂爲羽。中女應鍾爲變宮。少女陽律爲宮。則陽律爲商。角變徵。以類相從。至徵羽變宮。則爲陰矣。陽極不生陰而生陰也。大呂爲宮。則夾鍾爲商。爲長女。中呂爲角。中女。林鍾爲變徵。少女。夷則爲徵。長男。無射爲羽。中男。黃鍾爲變宮。少男。陰呂爲宮。則陰呂爲商。角變徵。以類相從。至徵羽變宮。則爲陽矣。陰極不生陰而生陽也。律以乾合坤。有父之尊。故揚陽抑陰。以三男統三女。呂以坤合乾。有母之親。故揚陰抑陽。以三女統三男。各一乾坤。各生六子。十律皆然。隔一相推。則宮、商、角、徵、羽而變徵。變宮在正徵正宮之前。隔八相生。則宮、徵、商、羽、角、而變宮變徵自角隔八。亦在正宮之前。此律生聲之序也。夫五聲之清濁。皆本於律呂之度數。長者濁而短者清。多者濁而少者清。重者濁而輕者清。厚者濁而薄者清。故商清於宮。角清於商。徵清於角。羽清於徵。大濁不踰宮。大清不踰羽。踰則不成聲。故五者中聲之則也。濁乎本而清乎末。旋轉而上。天地之體也。別而言之。則宮商濁。徵羽清。角互清濁之間。以相生言。則始於宮。窮於角。極於清濁之中。則角又中聲之本。而位乎三三才之道也。故黃帝以清角大合鬼神。而師曠謂平公德薄。不足聽。晉荀勗作笛律。凡十律。皆用四角律。惟蕤賓林鍾用八角律。以角爲笛體中聲有見乎此矣。原注。荀勗笛律之制。黃鍾之律長九寸。大呂八寸四分。太簇八寸。夾鍾七寸四分。姑洗七寸一分。中呂六寸七分。蕤賓重上生。故六寸三分。林鍾六寸。夷則五寸六分。南呂五寸三分。無射五寸餘。應鍾四寸五分。此十二律長短之大略也

・其毫釐秒忽則未計也・黃鍾爲宮・則姑洗爲之角・大呂爲宮・則中呂爲之角・自宮律本位左旋爲五位則角律也・以隔八相生常法推之・卽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也・十二律旋相爲宮・其法皆然・荀勗制笛則用四角律・如制黃鍾之笛則用姑洗角律也・姑洗長七寸一分也・四姑洗之律・則四七二十八・爲二尺八寸・又零一分得四分・故黃鍾之笛長二尺八寸四分也・如制大呂之笛・則用中呂角律・中呂長六寸七分也・四中呂之律則四六二十四・爲二尺四寸・又零七分爲二寸八分・故大呂之笛長二尺六寸八分也・推類而言・餘可知矣・惟蕤賓林鍾用八角律・惟應鍾爲變宮・於四角律又四分益一・餘皆一角律也・其制笛必用角律以忖長短者何也・角爲笛體中聲・上異宮商之濁・下異徵・羽之清・以角得清濁之中也・短者四之・長者八之・又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法・指端掌上而左旋・正宮居本位・自宮隔一而爲商・自商隔一而爲角・自角隔一而爲變徵・變徵之次則正徵也・自正徵復隔一而爲羽・自羽隔一而爲變宮・變宮之次正宮也・第一孔正宮也・第二孔變宮也・第三孔爲羽・第四孔爲徵・第五孔爲變徵・笛體中聲角也・笛後出孔商也・黃鍾爲宮・則林鍾爲下徵也・又下徵之調・則林鍾爲宮・餘亦以此相從也・故角者聲之達道而時中者也・宮者聲之大本而執中者也・然宮爲至宮聲濁・其餘諸律次第相應者皆自濁而清・宮律長・其餘諸律次第相應者皆自長而短・宮位尊・其餘諸律次第相應者皆自尊而卑・此又清濁之等也・夫五聲還相爲宮・而其律則以黃鍾爲主・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宮・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之餘・不復與他律爲役・同心一體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自爲宮者・則有空積忽微・非宮音之正也・原注・忽微・如鄭元分一寸爲數千也・黃鍾之宮屬冬・而月令宮屬季夏・律以十二月正位・言令以行正位・言土音宮王於四時而無乎不在・宮亦周旋於十二律無乎不在・以時言則在季夏・以月令言則在仲冬・其爲宮一也・月令角屬木而爲春・商屬金而爲秋・律則黃鍾爲宮・太簇爲商・令言五音正位・律言相生之義也・故天地之四時生長・收藏・和暢・肅殺・一大五聲也・人之四聲平・上・去・入・開發・收閉・一小五聲也・故其音聲莫不叶韻・一言數字・自成律呂・皆天地四時本然之聲也・故開闢者律

天也。清濁者呂地也。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純閉者冬也。春聲爲角。夏聲爲徵。秋聲爲商。冬聲爲羽。皆發乎中。所以爲宮。以人觀天。則有小大之分。以聲觀聲。其爲五聲一也。夫宮中也。居中央以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之綱也。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中於宮。章於商。觸於角。祉於徵。宇於羽。故四聲宮之紀也。天之行水、火、木、金、土。律之聲土、金、木、火、水。於五常則宮信、商義、角仁、徵禮、羽智。五事則宮思、商言、角貌、徵視、羽聽。五臟則宮脾、商肺、角肝、徵心、羽腎。其象則爲君、臣、民、事、物。土居中央。有以宅物。故宮爲君。金行於南北之間而有以通物。故商爲臣。木材之用。觸物而制之。故角爲民。火性無常。召之則至。故徵爲事。水之翕張因時。故羽爲物。宮爲君。徵爲事。故有變王道行王權也。商爲臣。角爲民。羽爲物。故無變制之在上。各有所止也。有物然後生民。生民然後有事。有事然後立君。立君然後有臣。有臣然後生物。物勝事。事勝民。民勝臣。臣勝君。如五行之相生相勝。五聲之相損相益。皆自然之理也。故散而出之。各有所宜。合而總之。莫不互備。黃鍾主宮而或爲徵、角、商、羽。太簇主商而或爲宮、徵、羽、角。雜比成文。而其變不可勝窮。又特爲變宮變徵者。所以和其正聲而繹絡之也。然皆本於人心。存乎德行。其思睿。其德信。則宮和而治。其君正。其言從。其德義。則商和而直。其臣忠。其貌恭。其德仁。則角和而惠。其民樂。其視明。其德禮。則徵和而寬。其事簡。其聽聰。其德智。則羽和而實。其財聚。五事皆達。五德皆失。則無非怙懘之音。原注：敗不和貌

·怙·昌謙反·瀏·良制反·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心動於中德形於聲而不能掩如風之鳴物噭者吸者咸其自取故樂者君子之德音正心樂之本也八音之文始見於虞書曰八音克諧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而不言其名數器物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擊石拊石絲詔九成球玉聲石也琴瑟絲也笙匏也鏞金也鼗鼓革也柷敔木也管簫竹也祇見七音之器而無土周官太師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埙簫管絃歌韎矇掌鼓琴瑟眡瞭掌擊頌磬笙磬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鍾師掌金奏笙師掌教歈、原注·昌垂反··昌笙竽塤籥簫篪籧、原注·音滌··管春牘應雅鎛師掌金奏之鼓籥章掌土鼓豳籥以鍾鎛金奏金也磬石也琴瑟絲也鼓鼗革也柷敔木也笙竽匏也塤土鼓土也簫管籥篪籧竹也八音之器具六律五聲入于形器而可稽矣鼓大鼓也所以作樂鼗小鼓也所以和樂天地之氣則鼓之以雷霆先王體之作樂故以革爲鼓聲氣之本也始則鼓以作氣次乃和以盛氣八音合而樂始成矣柷所以合樂也深尺有八寸二九之數也方二尺有四寸三八之數也樂由陽來三勝二九勝八樂之所以作也故以止樂背之鉏銕者二十七三九之數也其櫟長尺陰十之數也樂以陰止陰十勝九樂之所以終也塤燒土爲之暴辛公所作虛內銳上火也平底六孔水也陰陽之和聲也簫編竹爲之以象鳳翼其聲以象鳳鳴舜所作也長尺有四寸二七之數也大者二十四管三八之數也小者十六管二八之數也籧長二尺有四寸三八

之本數也。其孔六。水之成數也。管如籥而小。併而吹之也。琴瑟弦木爲之。皆本乎道而入乎器。形而上下之音也。琴、神農所作。長三尺有六寸。有六分。周天三百六十有六度也。廣六寸。上下四方六合也。其弦七。日月五星七政也。瑟、伏羲所作。長八尺一寸。九九之數也。廣尺有八寸。二九之數也。其弦二十有七。三九之數也。類於琴而弦多。故其文從八。言絲之分也。音不若琴之大。故其文從弋。言音之細也。大曰箏。小曰筆。皆女媧氏所作。箏長四尺有二寸。水火之合數也。其簨三十有六。水數也。笙匏包竹而總之。象植物之生也。其管十九。象天地之成數也。其簨十三。應律之餘以象閏也。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也。簏、蘇公所作。長尺四寸。二七之數也。七孔其上一孔曰翹。示其不齊也。與塤相合則齊。六孔十二律也。春牘以竹爲之。大五六寸。長七尺。端有兩孔。築地而取聲。應長六尺五寸。中有椎。雅狀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鞉、羊革以取聲。與春牘皆以手築地爲樂節。合竹革木之音也。鍾大鍾。鎛小鍾。編鍾、縣鍾。皆金奏也。初黃帝命伶倫薈竹爲十二管。以吹律。鑄銅爲十二鍾。以和聲。故竹律爲陽。銅呂爲陰。六呂謂之同。六律謂之鍾。以鍾名律。則以銅爲之。故八音之器。竹銅居半。典同之職。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凡聲高聲碮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籠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原注：碮。胡本反。陂。彼義反。籠。於力反。侈。昌氏反。筰。莊百反。弇。音掩。甄。音震。凡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高則堯氏所謂鍾小而長也。小而長則其形高。其聲上藏。衰然旋如裹。則其聲也舒。故曰高聲碮。正則上下直。其形不上不下而適於正。則其聲緩而不迭。故曰正聲緩。下則堯氏所謂鍾大而短也。大而短則其形下。其聲疾而短聞。故曰下聲肆。陂謂鍾形偏侈也。則其聲散而不斂。故曰陂聲散。險謂鍾形偏弇也。則其聲斂而不散。故曰險聲斂

・謂鍾徵大也。則其聲贏而有餘・故曰達聲贏・徵謂鍾形徵小也・則其聲酇小而不成・故曰徵聲酇・回謂鍾形微圓也・則其聲淫衍而無鴻殺・故曰回聲衍・侈謂鍾口漏大也・則其聲迫筰而出疾・故曰侈聲筰・侈謂中央寬而口狹・則其聲變而不發・故曰侈聲變・薄謂鍾形漏薄也・則其聲動搖而甄揜・故曰薄聲甄・厚謂鍾形漏厚也・則其聲如石而不振・故曰厚聲石・夫天陽也・地陰也・東南方陽也・西北方陰也・然陰陽之中復有陰陽焉・故高聲碮・天之陽也・正聲緩・天之陰也・下聲肆・地之陰也・陂聲散・地之陽也・險聲斂・東方之陰也・達聲贏・東方之陽也・徵聲酇・西方之陰也・回聲衍・西方之陽也・侈聲筰・南方之陽也・侈聲變・南方之陰也・薄聲甄・北方之陽也・厚聲石・北方之陰也・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原注・齊・才計反・八者之中・獨於鍾律・具言十有二聲・又於侯氏爲鍾之制・言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聲之失中・皆在鍾制・則金奏音聲之所重也・原注・說・始銳反・柞・側百反・樂之作以聲爲主・鍾之所尙者聲・聲之所出者形・形有不同・則聲亦隨異・薄厚侈弇者形也・清濁者聲也・作而起之謂之動・動而遠聞・謂之震・薄厚之所震動・侈弇之所由興・即形而言其聲也・清濁之所由出・即聲而原其形也・聲出於形之不同・形出於制之異度・是故其形厚者其聲石而不出其形・薄者其聲播而多散・其形侈者其聲迫柞而出疾・其形弇者其聲鬱而不發・其甬長則其聲震而遠聞・凡此皆是鍾之失度・而其聲之失中也・夫聲以泗濱之石聲清而浮者爲之謂之浮聲・又以玉爲之・其聲清越以長・謂以鳴球・聲氏爲磬之制・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殿其旁・已下則殿其鼻・其重輕薄厚之詳・埒於鍾・八音之中・聲最難諧・故也・原注・倨・音據・句・音鉤・去・起呂反・上・時掌反・鼻・音端・又音穿・凡爲聲必先度大小・此謂短長之度・倨句・非用其度爾・其博爲一・博・謂股廣也・股爲二鼓爲三・股・謂磬之上大而按乎上者也・鼓謂磬之下小而所擊者也・凡以其博爲一而廣四寸半言之・股爲三則其長九寸矣・鼓爲三則又加三分之一・則其長一尺三寸半矣・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則鼓廣三寸矣・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則其厚一寸矣・已上謂其旁大清也・殿其旁使漸而廣・則其聲濁也・已下謂其聲太濁也・殿其端使短而厚・則其聲清矣・故書曰・戛擊鳴球・擊石拊石・戛之不諧而擊之・擊之不諧而拊之・而後克諧・詩曰・依我磬聲・磬八音之中・聲音極清而遠以

揚。清者高而遠者尊。故其制象天。其形曲折。象天體之下覆。其聲清揚。象天氣之上騰。故七音依之以爲準。無過不及。各得其中而後諧。猶五聲之於羽也。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惟其極清。故動出而能辨也。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金聲之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始終條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所謂辨也。於是八音金石尤重。傳所以特稱金石之樂。此聲音之度數器物也。夫律生於六氣十二月。聲生於五行十日。音生於八卦八風。故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漢志曰。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陳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又曰。所以作樂。所以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所謂八卦八風者。八卦位八方。各有風以鳴物。西北方曰乾。其音石。其風不周。正北方曰坎。其音革。其風廣莫。東北方曰艮。其音匏。其風條。正東方曰震。其音竹。其風明庶。東南方曰巽。其音木。其風清明。正南方曰離。其音絲。其風景。西南方曰坤。其音土。其風涼。正西方曰兌。其音金。其風閶闔。乾之爲石者。取其爲玉爲金。堅剛之象也。坎之爲革者。陽陷陰中。將革陰而生陽也。艮之爲匏者。艮爲果蓏也。藏而始終萬物。物自是而生也。震之爲竹者。震爲蒼筤竹。雷乃發聲。律之本也。巽之爲木者。巽爲木爲風。撓萬物而使之鳴者也。離之爲絲者。蠶與火同氣。而資生於大火。級之急而聲生。火烈而有聲也。坤之爲土者。其本體也。七月流火。故燒而後有聲也。此八卦之所以生八物也。經之以六律。會

之以五聲無方成於有方無形成於有形合八方之風氣而被之八物審音可以觀政矣按東漢冬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聲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弦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氣至之日正德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間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閏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二閏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版文曰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襄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版（原注：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得士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可調陰陽或調律歷或調音故或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蕤賓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歷正律歷正則夷則之律應聲音調則太簇之律應琴音調則夾鍾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則南呂之律應鼓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鼓音調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聲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

幷匏聲不應。是謂反良。其分犯臣淩君。子逆父。東北方亂而禍始於幽。竹聲不應。是謂反震。其動妄。歲凶歉。民移流。東方亂而禍始於青。木聲不應。是謂反巽。其政乖。令不行。事不治。島夷亂而禍始於揚。絲聲不應。是謂反離。其禮壞。文物廢。制度缺。八蠻亂而禍始於荆。土聲不應。是謂反坤。其德逆。妾上僭。陰謀盛。西南方亂而禍始於梁。金聲不應。是謂反兌。其言誣。讒乘誠。邪陷正。西戎亂而禍始於雍。夫八物無情。而氣爲之兆。故與政通而鳴。其治亂。石言於晉。柩有聲如牛。無爲叩擊而自鳴。其吉凶。況制爲法器。協律呂。應宮商。而奏之哉。故君子於樂。以觀德焉。非徒聽其聲音而已也。然而八音皆取於物而不及人者。主道成德。皆本人心。心之邪正。皆兆乎氣。氣之盛衰。皆發乎聲。感而爲喜怒哀樂。形而爲治亂安危。至於大動天地。幽格鬼神。兆開乎先而莫之能禦。故八音在物聽音。在人叩之擊之。吹之鼓之。而後聽之以耳。又聽之以心。既聽之以心。又聽之以氣。察邪正。辨陰陽。審勝負。知得失。窮萬化之原。見天地之心。以施八政而合人聲。故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五言。則人聲也。而責之以聽。故樂以人聲爲本。聲以音聽爲主。耳聽心聽。氣聽聲聽。非惟調音制器以爲樂。達誠暢和以通神。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故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於八卦無乎不在。人也者。妙衆音而爲言。於八音無所不知。在卦而不與乎卦。知音而不與乎音。夫是之謂神人。故天地萬物之聲。皆在吾聽中。吾之聲。天地萬物亦自聽之。卒之皆反於太虛至靜而無聽。爲道樂天聽。乃天下之至音也。大司樂、凡建國

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周衰禮壞、樂崩雅亡而風遂變。盡違先王之禁。其音聲不復合於律呂。莫不淫而失正。過而失中。凶而惡怒。慢而潰亂。列國皆然。然鄭衞尤甚。鄭又甚於衞。謂之鄭聲。故孔子語四代之制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記樂者曰。鄭衞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按鄭衞二國變風之詩。如溱洧、東門之墠、桑中、牆有茨、鶉之奔奔。皆淫亂之詩也。孔子取之。而曰放鄭聲者。非取其詩之義與其音也。不沒其實。著其召亂亡國之本。如春秋於逆亂之事。屢書特書。皆所以垂勸戒正性情也。其爲放也深矣。然三師八音而霸業衰。女樂歸而孔子去。原注・左氏傳・襄公十一年會於蕭魚・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女樂二肆・及昭公二十五年齊侯以鄭女樂二八・及季桓子受魯侯女樂。而孔子行。是也。放鄭聲益盛。而周遂亡矣。歷戰國秦聖王不作。雅樂不復。漢興雜用秦楚、燕代、巴、渝、羌戎之樂。孝武采詩夜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而李夫人以倡幸。衞子夫以謳進。其爲淫祀。使童男女七十人俳歌侍祠至明。而巫風大行。至蠱禍興。則爲歸來望思之歌。其哀思幾同亡國。不復有夏聲矣。於是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元帝尤喜鄭衞。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窈眇。遂怠於政。優游不斷。漢室始衰。成帝復喜聲色。二趙以倡寵。而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之家。原注・五侯・王鳳等也・定陵・淳于長・富平・張放也・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而漢亡矣。東漢明章之世。雖爲雅樂。而終不能放鄭衞。未幾雅亡而鄭復盛。至於後世。流風頹靡。以從

欲玩耳爲快。沈約輩乃摩切音韻。而江總之徒益爲流連光景之詩。淫詞豔曲。有新聲、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旁字、雙字、平字等調。奇邪曲巧。怨悲哀思。煩碎迫側。管冶澹沱。先王正聲不得復聞。風俗厖壞。運命回促矣。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下下

錄第五下下

禮樂

代樂

易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此王者代樂之禮也一陽伏於二陰之下相薄而成聲故爲雷黃鍾建子七日反下乾陽來復轉斡一元潛於地中夾鍾建卯當震之位蘊括三元通暢發聲奮出地上坤順震動和順積中發爲音聲天地之樂也先王觀此以天地之樂作人之樂以人與萬地之聲合天地之聲別爲六律形爲五聲比爲八音用爲六樂象爲六舞盛以薦上帝尊以配祖考而代樂作矣帝皇而上制不可考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其制始見諸此詩之言以導志歌之作以永言五聲依歌之永六律和歌之聲八音乃能諧合而後可以爲樂則心者聲音之主律呂度數乃其具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詠所謂歌詩也堂上之樂終之以詠所謂聲依永也登歌而衆聲依之見人聲之貴也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堂下之樂無歌示物聲之賤也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皋陶乃賡作歌。又歌韶、舜樂也。簫以奏之。成、一終也。九成則九奏九終也。舜德既至。執中應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百官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合於太和。樂已至矣。故律和聲。則神人和。戛擊以詠。祖考來格。則鬼神和。笙鏞以間。鳥獸鎗鎗。則萬物和。至於簫韶九奏。鸞致之鳳鳥亦至。石磬難諧。無情之獸亦舞。其動天地感鬼神者如此。帝用是作歌。益之以共愼。皋陶賡歌。又申之以勸戒。不以樂爲樂。以不德爲憂。此其爲至德至樂也歟。有樂歌而無樂舞。其所謂詩而永歌之者。亦無其辭歷夏商世。樂雖有名。其歌章亦不可考。宋戴公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又亡其七篇。孔子刪次祇有那、烈祖、元鳥、長發、殷武五篇。詩至文、武、周、召爲盛。頌聲作於成康之際。故周樂歌方之唐、虞、夏、商爲備。正風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正變之間豳七篇。正小雅二十二篇。正大雅十八篇。周頌三十一篇。皆大司樂太師諸屬典掌教肄以爲樂歌。用之郊廟朝會燕射聘享。皆節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別人之聲。以倡以和。而發歌爲首。猶有虞氏之貴人聲也。故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率瞽登歌。大射率瞽歌射節。小師掌教歌。登歌。徹歌。瞽矇掌歌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鍾師掌金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鰲夏。（原注。齊。側皆反。祴。古哀反。鰲。五羔反。）鼓人曰以晉鼓鼓金奏。則此所謂金奏者。擊金以爲奏樂之節也。名官曰鍾師。則其樂雖用鼓而以金爲主。凡樂聲以鍾鼓聲鍾而爭記者。師鼓柎爲用故也。夏之爲言大也。文明也。樂歌之大而文明者有九。王夏則所謂王出入則奏。王夏是也。肆夏是也。出入奏。肆夏是也。昭夏則。牲出入奏。昭夏是也。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於文無所見。『杜子春云。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理或然也。祴或作陔。

通用也。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者云。奏陔。則陔者陔切之使不失節也。曰祴亦有成意。大射禮公入奏騶夏。則諸侯射於西郊。自外而入所奏也。此九夏惟王夏王得奏之。自肆夏以下雖諸侯亦得用。故燕禮奏肆夏。若大夫之奉肆夏則僭禮也。故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由天子始。所以譏之也。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原注。詩。卷耳。逸詩。卷之以爲射節也。

左氏傳。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原注。肆夏之三。肆夏一名繁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也。鹿鳴之三。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笙入三終。謂笙與堅。自華。華黍也。間歌三終。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合樂三終。謂歌關雎則笙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采蘩合之。歌卷耳則笙采蘋合之也。終謂終一奏也。升歌清廟。則以一篇爲一終。間歌合樂。則以二篇爲一終。必以終言之者。終一奏然後止故也。且終則有始。初奏既終。然後再奏有始。再奏既終。然後三奏有始。是以謂之終焉。其辭備其義皆可考。無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奉天事神正心修身崇畏敬戒逸欲謹獨保命之事。亦有虞氏賡載幾康明良之義也。其大祀事用於三禮之際尤大且備。按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夫奏用八音之器奏之也。歌與舞人爲之也。器一而人二。人爲之主也。天者氣之始。萬物之所本。體陽用神。妙不可測。非原始反本則不足以致。故下奏黃鍾之律。登歌大呂之章。舞雲門大卷之樂。貴本尚始也。黃鍾陽律而位子。大呂陰同而位丑。原注。子丑律同言始合也。日月會子則斗建丑。日月會丑則斗建子。故子與丑合。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原注。鄭玄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陽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

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雲門大卷。黃帝之樂也。德如雲出。故曰雲門。能聚物類。故曰大卷。六樂之始也。有天之象焉。故以祀天地者。形之始。萬物之所自出。體陰用順。大不可極。非順陽極陰則不足致。故下奏太簇之律。登歌應鍾之章。而舞大咸之樂。貴形尚備也。（原注。太簇。人陽之元。始。應鍾。陰呂之極。備也。）太簇陽律而位寅。應鍾陰同而位亥。寅與亥合。故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大咸、堯之樂也。又曰大章。又曰咸池。章、章之也。大無能名也。咸、咸也。池、澤也。其德章、其道大。莫不被其澤而咸之。有地道焉。故以祭地。四望者、五嶽四鎮、四瀆、四方之所望也。繼地而生成萬物者也。非萬物之潔齊而極其成則不足致。故下奏姑洗之律。登歌南呂之章。而舞大磬之樂。貴齊尚成也。（原注。姑洗當巽。萬物之潔齊。南呂當兌。萬物之西成也。）姑洗陽律而位辰。南呂陰同而位酉。辰與酉合。故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大磬、舜之樂也。舜德大而能紹堯。故曰大磬。其樂九成。故又曰九磬。以聖繼聖。重華協帝。有繼地生物之象焉。故以祀四望。山以止爲功。川以聚爲德。非極其所止。原其所聚。則不足致。故下奏蕤賓之律。登歌林鍾之章。而舞大夏之樂。貴止尚聚也。（原注。蕤賓陽極而止。林鍾陰所聚也。）蕤賓陽律而位午。林鍾陰同而位未。午與未合。故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大夏、禹之樂也。功莫大於禹。夏則萬物盛大。文明之時也。故書曰。文命敷于四海。黃帝之樂歌道。堯舜之樂歌德。至禹之樂而歌功者。皇降而帝。帝降而王也。禹於山川之功大。故以祭山川。先妣者、先王之母也。德以致養。義以從神。非坤

德乾陽則不足致故下奏夷則之律登歌中呂之章而舞大濩貴柔尚從也原注夷則當坤陰之盛也中呂位巳乾之極也夷則陽律而位中中呂陰同而位巳與巳合故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大濩湯之樂也代虐以寬民濩其所猶子之歸母也故以享先妣先祖者有功德而創業垂統使後王繼承之者也非帝之所自出律之所終極則不足致故下奏無射之律登歌夾鍾之章而舞大武貴勤尚尊也原注無射陽律之極夾鍾者出乎震也無射陽律而位戌夾鍾陰同而位卯戌與卯合故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大武武王之樂也除殘誅暴以卽武功而有天下其勢至矣故以祀先祖先言奏後言歌自下而上先言律後言同自陽而陰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皆隔六相合所謂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也舞六代之樂所謂樂備偏舞也其歌章所謂清廟執競昊天有成命之諸詩也皆不假作爲而莫非自然所以爲樂之經也又曰凡六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言樂之變通感格之序也變者樂之終而更作也凡一律始終爲一樂六律六終乃爲六樂其變淺則所感淺其變深則所感深淺則格乎輕虛深則格乎重實羽爲禽鳥之屬飛而輕川澤水之所聚動而虛故一變而卽致羸物蛙蠙之屬重於羽物山林木石之積實於川澤故再變而致鱗物魚龍之屬沈潛於淵又重於羸物丘陵積土高大又實於山林故三變而致毛物虎豹之屬穴於山林又重於鱗物墳衍水涯之積衍水土之交又卑而溼實於丘陵故四變而致介物龜鼈之屬穴於水土

又重於毛物。土亓則居於地中。又實於墳衍。故五變而致。夫象物高深幽宵。不可致詰。日月星辰風雨雷霆之屬也。尤爲重。而天神則高明在上。蕩蕩無極。故六變而後致也。變愈多則感愈深。感愈深則致愈遠。浮以際乎上。高遠者無不格。深以窮乎下。深厚者無不究。輕及於羽羸。重及於鱗介。鱗、鳳、龜、龍之四靈咸致。猶夫舜之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而樂之用極矣。又曰。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絲竹（謹案。周禮。孫詒此作絲竹。下文有絲爲陰隅之說。今仍之。故）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亓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言樂之變通感格之理也。祀天神以夾鍾爲宮者。房心卯位。天帝明堂。帝出之方。故爲天神之宮。而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六變者。隔一相繼也。由卯至申其數六繼者。道之序。天尚道。故取其序之自然。用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者。雷爲天聲。孤爲陽奇。雲爲天施。取其象也。祭地亓以林鍾爲宮者。井鬼坤位。天社主土。致養之方。故爲地亓之宮。而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而八變者。隔八相生也。由未至寅其數八。生者功之本。地尚功。故取其生之自然。用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者。靈爲地德。絲爲陰隅。陰道空乏。池爲方澤。取其象也。享人鬼以

黃鍾爲宮者。虛危子位。死者北首。宗廟所在。陰幽之方。故爲人鬼之宮。而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而九變者。律呂相合也。由子至申。其數九合者。情之親人尚情。故取其情之自然。用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者。路爲人道。陰以和陽。龍能變化。九德之歌。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皆所以致養九磬之舞。韶樂九成。皆所以繼志。故取其象也。始皆奏宮者。律呂之本。聲音之原。盥而不薦。齊莊誠一。致其存神。所以合三統之始也。六樂三禮。皆不用商者。祭所以懷柔百神。尚親崇仁以致孝享。商剛金殺。故不用也。郊焉而天神降。社焉而地祇出。廟焉而人鬼享。通其變。極其數。象其器。以律合易。以聲用道。與天地合而四時通。猶夫有虞氏之神人以和。祖考來格。非周公其孰能爲之哉。夫律奏於上。所以象天也。登歌於中。所以象人也。蹈舞於下。所以象地也。故樂以舞終。舞者樂之極也。然有大舞。有小舞。雲門、咸池、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祀天地。四望山川。姚祖者六大舞也。樂師教國子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以祀社稷、宗廟四方、辟雍、星辰者六小舞也。原注：鄭元曰：故書皇作望。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旄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翳讀爲皇。翳亦或爲皇。元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翳五采羽如鳳凰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狄。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然皆不見其行綴進退之數。手舞足蹈之節。虞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始見文武執干與羽之制。至周而總謂之萬舞。文用羽籥。武用干戚。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

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始見文舞佾數而不及武。公羊氏載子家駒之言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則六大舞皆兼文武之聲容也。按樂記、賓牟賈問於孔子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蔽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大武之進退聲容之義也。則雲門大咸之義。亦皆象其德矣。昭其律節其音。赴其歌蹈其德。所以爲代樂。周人兼用六代。德音盛矣。其小舞節其義。小其律呂。音節之本於德一也。此三代之樂有徵者也。至秦而盡廢不傳。漢興。叔孫通因秦樂人

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原注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劉德曰樂歌在逸詩薺才私反乾豆上奏登歌原注乾豆脯羞之屬猶古清廟之歌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皇帝就酒東廂奏永安之樂皆依放秦聲無復奏律依永和聲蹈德之義祇鏗鏘鼓舞而已周有房中樂秦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其姬唐山夫人作房中祠樂皆楚聲也原注唐山姓也秦夷楚蠻僭皇稱帝以爲一代興王之樂其終不能雅禮樂比隆三代昉乎此矣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象行武以除亂如周大武也文始舞者本周簫韶九成也五行舞亦周舞祀五帝之樂也奏更五行四時舞者孝文所作示天下之安和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出於武德舞禮容者出於文始五行舞初黃帝之樂歌道唐虞之樂歌德禹湯文武之樂歌功道不兼德德不兼功不敢備也漢之樂舞謂武盡美而韶盡善乃皆兼之備極功德曰昭曰盛曰四時曰五行獨高列聖宰天地乘造化如秦人兼皇帝之號謂古莫若上不及祖宗功德皆已爲之巍然天地一我古今一我皆夸毗之志非制也其祀天地四方日月星辰社稷嶽瀆之章皆非六代之故當時文臣制爲美大之名溢美之辭無復虞周歌頌勸戒肅雝天人之意高祖過沛醉酒而作大風之歌令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歌之遂用於沛宮原廟以爲代樂孝武定郊祀於

樂歌十九章。備述功德。格於幽顯。遂致祥瑞。以明得意。集趙代秦楚之歌。謳司馬相如之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侈浮高文之制矣。東漢郊廟。仍用文始五行之舞。羣祀諸樂。皆如舊章。唯八佾、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蔡邕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辟雝、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樂羣臣。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然凡而不目。其制不可考。樂闋於秦漢以來。不知先王制作之本。而正聲雅義不傳。其諸樂舞。各以其意爲之。有依放古樂者。有雜用古今樂者。有皆創爲之者。是以卒歸於鄭衞而不致知也。曹氏篡代。推本二漢。制爲代樂。初有杜夔舊雅樂四曲。壹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皆古聲辭。曹叡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文王、伐檀三曲。更自作曲。名雖存而音節實異。夔曲唯鹿鳴不改。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是也。又改行禮詩三篇。一於赫篇。詠曹操聲節。與古鹿鳴同。二巍巍篇。詠曹丕。用延年所改騶虞聲。三洋洋篇。詠曹叡。用延年所改文王聲。四復見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用雅詩之名而無其音。又雜以變風。去取任意。不足以爲樂矣。周官鞮鞻氏（原注：鞮・丁分反。鞻・九具反。）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鞮鞻夷人所履之革也。以爲號。示革其俗而行中國之道也。凡祭祀燕饗。使率其屬而歌舞之。示王化之服遠也。非樂其俗而觀聽之以夏用夷也。戰國以來。夷歌胡舞。已徧中國。漢初閭中范因率賓人從高祖定三秦。封因爲閿四侯。衍賓八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閭

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建安末、曹操自爲魏王、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詞。粲問巴渝帥李管種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爲之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曹丕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曹叡景初元年、尚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蠻夷小舞。遂爲郊廟代樂。聲容兼備文武、夏變於夷矣。於是南北七代、遂無中國之聲。皆雜胡部。漢魏啓之也。周官、鎛師軍大獻則鼓其愷樂。戰勝獻功以爲樂也。城濮之戰、振旅愷以入于晉是也。漢有短簫鐃歌以爲軍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斑、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元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於鼓吹。考序戰陣之事、及曹丕纂代、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爲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爲戰滎陽。言曹操也。改艾如張爲獲呂布。言曹操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爲克官渡。言曹操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爲舊邦。言曹操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爲定武功。言曹操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爲屠柳城。言曹操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爲平南荊。言曹操平荊州也。改將進酒爲平關中。言曹操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爲應帝期。言曹丕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

咸熙也。改上邪爲太和。言曹叡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夫止戈爲武。故大武之音容行綴。終於建櫜。示不復用也。漢魏之際。乃事別爲章。以奏武功。是樂於殺人也。惡足以爲樂哉。孫氏據吳。亦使韋曜製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爲炎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爲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改艾如張爲攄武師。言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上之回爲烏林。言曹操既破荊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雍離爲秋風。言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爲克皖城。言曹操妄圖幷兼。而權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爲關背德。言忠義背德而權擒之也。改上陵曲爲通荊州。言權與漢交好。齊盟。中有關侯自失之。愆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爲章洪德。言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爲順歷數。言權順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爲承天命。言其時主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爲元化。言其時主修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舊名不改。漢有鞮鞻施於燕享。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曹植鞮鞻詩序云。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鞮鞻。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爲。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鼓角橫吹曲。周官以鼖鼓鼓軍事。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曹

操北征烏桓。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中鳴而更悲矣。胡角本應胡笳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東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祇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魏世有孫氏善宏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皆能發新聲。云相和漢舊歌人。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曹氏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但歌四曲。自漢世無絃節。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曹操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尤善此曲。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漢吳舊歌也。公莫舞、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王也。魏以來爲巾舞、白紵舞、吳舞也。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于元會。東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畢又化龍。長八九丈。出水遊戲。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故魏以來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舞。背負靈嶽。桂樹白雪。書地成川之樂。拂舞亦陳於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以上樂章古辭。並漢世歌謠。如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鳳將雛歌之屬。皆是也。黍離爲王風。已不能雅。況漢魏之下乎。情之所感。不能止於禮義。發爲詠歌。往往流而不反。大

都爲不制之辭章。終於淫泆哀思。如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總爲亡國之音矣。（原注：二者陳後主所制樂章。）

議曰。禮自陰陬。樂由陽作。禮本乎德。樂幾乎道。禮有方而樂無體。經制一定而知音鮮矣。徵諸載籍。自師曠季札外。不復聞人。以仲尼之聖。猶學于萇宏師襄。而正于周太師。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集列聖之成而師萬世。能知之乃能作之。能作之乃能聽之也。後世聰明弗逮。曠札聖弗逮。仲尼時無二帝三王學。無太師萇宏。世無百年之治。不能勝殘去殺。而欲以私計臆決猜揣之。不能以音律制器。乃以器求音律。是以秦漢而下數十代。千有餘年。制禮作樂者不啻數十百人。而卒無成。惟宋西京邵雍深造自得。審音聲。知律呂。能壞一禮樂作一禮樂者也。乃祇見於皇極經世一書。不爲當世制作。以爲經制。惜哉。

贊曰。天秩殊分。道鳴正音。規矩羣倫。宣陶滯淫。卑高位嚴。哀樂感深。制禮作樂。先王極治。燮和神人。經緯天地。唐虞始隆。成康大備。姬轍東遷。王道廢缺。大夫交政。陪臣遂竊。八佾舞庭。三家雍徹。秦典滔天。大典崩壞。民散政亡。毒流俗敗。遂世苟且。無復三代。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八

錄第六

刑法四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九

錄第七

食貨

理財足食經國之急務先王之所甚重故爲八政之首原注洪範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然在於足民藏富時使薄斂而已故書曰食哉惟時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是以先王井地以均之什一以平之冢宰以制之原注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使吏祿足以代耕而民自食其力上下不匱聚而天下殷富家無狼井而民不凍餒得以事親哀喪敬老慈幼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仁政行而天下平頌聲作而王道成二帝三王之治本於是焉在原注春秋公羊傳初稅畝初者何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自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敘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持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登庸井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強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麻雜菜蓄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

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十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制乃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復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閭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本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繇其業．故曰．頌聲作矣．及秦人廢井田開阡陌分家出貲以事富彊．原注．漢書賈誼曰．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財始聚于上而民始兼并．始有甚富甚貧之民．富者厭粱肉而貧者轉死溝壑．而莫之恤．無復先王之政矣．漢興．高后文景之際．與天下休息．勸課農桑．使民著本．廩除田租．至三十而稅一．齊民始有蓋藏．而既庶且富矣．原注．漢書．孝文詔賜民十二年田租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元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然兼并之家．富商大賈．又甚于秦．莫不僭侈踰制．風化流俗．終不能如三代之盛者．井地壞而經界不立故也．是以能富而不能教．不免爲大貉小貉而已．古之爲政者．三井田也．肉刑也．學校也．然壹是皆以井田爲本．譬諸爲弈．書其分界．度數一定而不易．然後舉棋以論勝負．井田定則民定．民定則國定．然後可以施一定之法．設一定之教．以定天下之不定．平天下之不平．爲刑法．爲教化．然後可以論其治亂得失．井地不定．民不土著．無恆產．無恆心．放僻邪侈．無所底極．則刑不能禁．不能鄉舉里選．而人財自壞．則教不能施．國家雖有法制而願治．將安所厝之哉．故必有井田而後可以行

肉刑。立學校。唐虞三代之政。可舉而行。孟子曰。經界不正。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是以漢雖能富民。不能立先王之經界。又去肉刑。無學校。終爲苟且亂制。無教化習俗之美也。嗚呼。矧於後世。又不能如漢之富民乎。天子以財爲私。大臣專爲賦斂。以理財制國。用殺天下。親爲商賈之事。與細民爭利而漁奪之。謂不加賦而國用足。罔民以欺天下。又安知有教化禮義哉。司馬遷班固既推本賦計以志食貨。而終于王莽。東漢書志亡不可考。乃自世祖訖於晉初。類其事著于篇。

光武初定天下。蠲除煩苛。復漢寬仁之政。始行五銖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算。顯宗卽位。海內殷富。民無橫斂。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于城東。粟斛直錢二十。雞犬一家。煙火萬里。復見文景之世矣。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東漢關爵始此。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多蝗。河決數千里。漂沒十餘萬戶。流民所在。廩給乏絕。永和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漢益衰矣。靈帝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于是縣鴻都之牓。開賣官之府。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而拜司徒。帝曰。恨不少靳。可得千萬。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于邊緣。

識者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乎。及董卓劫遷。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惟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原注。漢書音義。虡。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趺。以猛獸爲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立于金馬門外者也。張璠漢記曰。太史靈臺及永安候銅駝。楿卓亦取之。其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於是貨輕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貨錢不行。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成毀不同。凶暴相類。卓行敗矣。原注。三輔舊事。秦皇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未幾。卓伏誅。李傕郭汜相攻擊。長安中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白骨委積。臭穢溢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愈多。帝疑有司盜沒。乃親于御前自加臨檢。飢人泣曰。今日始得爾。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閤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多得全濟。帝之東歸也。李傕郭汜追敗乘輿于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刀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以野棗園菜爲餱糧。自是長安城中盡空。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雒陽。百官披荊棘而居。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尚書郎官出自采稆。不能自給。死於墟巷牆壁間。自遭凶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曹操專政。欲經略四方。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祇建置屯田。操乃下令曰。夫定國之

備在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前代之良式也建安元年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雄及破袁紹取鄴以建魏國令民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賦調建安末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從衞覬議遣謁者僕射監鹽官以其直市牛勤耕積粟移司隸校尉居安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陂塘以溉稻田公私有賴賈逵之爲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具場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青龍初二年復五銖錢未幾以穀貴罷益詔四方郡守墾田京兆太守顏斐沛郡太守鄭渾尤勤稼穡事興水利以故國用大饒曹叡立復行五銖錢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給人足倉庫盈溢又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供中國之費西域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力也青龍元年司馬懿奏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鹵地三千餘頃曹芳正始四年懿督諸軍伐吳敗諸葛恪焚其積聚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盛陳屯田之利大起陂塘渠遏相屬益以富強一再傳卒資之以滅吳初江淮間遭漢大亂尤爲飢乏吳上大將軍陸遜表令諸將各廣屯田孫權報曰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軍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於是內外大開屯田數年之間儲庾充羨在所作邸

閣積穀。嘉禾五年。鑄大錢。亦當五百。詔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當千大錢。民間皆不便。物價翔踊。違科犯禁。刑不能止。大興怨讟。權下詔曰。曩者射宏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不利民間。其省收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議曰。漢季屠戮。折幷三十餘年。遺民膏斧鑕。糞草莽。存者不能什二三。曹氏據有天下什之六。孫氏據有天下什之三。既各立國。人稀土曠。乃擇其膏腴爲農屯。興水利。蓄穀養兵。延以歲月。兵食既足。寖以富強。怙恃以逞。昭烈祀漢于蜀。僅有天下什之一。空土悉賦以支二敵。國于山徑蹊間。而皆石田不能爲農屯。雖信義有餘。而兵食常不足。故諸葛亮倡義討賊。今年出師以乏糧還。明年出師以糧盡還。今年出師以木牛運。明年出師以流馬運。及其長驅深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百姓安堵。軍無私焉。遺司馬懿以巾幗婦人之服以怒之。而不敢戰。亮之志少信。克復舊物有日。而隕星告終。嗚呼。何天不佑漢若是之酷耶。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兵。去食。信不可去。故紂有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前徒倒戈。爲武王所誅。其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兵食不可恃而信重也。及高祖與項羽相拒滎陽京索間。漢軍多乏食。蕭何轉漕關中以供糧餉。發民兵以赴之。屢踣而屢振。卒誅羽有天下。而何爲萬世之功。當是之時。無兵食則無漢矣。要之。非不得已。信與兵食皆不可去。幸而有信義。而兵食且足。高帝是也。不幸而信義既著。兵食不足。諸葛亮是也。故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三者皆備。王業成矣。

贊曰代食制井邦經國程平均無貧禍亂不生叔末私勝疆夷域破猛虎苛政碩鼠黷貨原隰汙萊杼軸盡空亂離搶攘盜賊縱橫雖有願治富而不教哀哉遺民無復王道

謹案後漢書八志無食貨此取晉書食貨志中事關三國者約取大槩著爲此篇

續後漢書卷第九十上

錄第八上

兵

兵道　兵制

兵之有書尚矣。唐虞以來職在司馬。以爲政典。至周而後大備。於是有司馬法、軍志、軍識、軍勢等書。及戰國專務於兵。孫武、吳起、司馬穰苴之徒。各著書名家。秦焚詩書。尊法律。而兵家益張。漢興高帝令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及祿產專兵而盜取之。自是雖將相大臣不得見其全。而古制亡矣。武帝時軍政楊僕紀奏兵錄。終莫能備。至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揖撫遺逸。凡韓信之所刊落者皆取之。爲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其中自太公、孫武、司馬、尉繚諸家外。有神農、黃帝、封胡、風后、力牧、鬼谷區、蚩尤、楚兵法、師曠、萇宏、及范蠡、大夫種、齊孫子、公孫鞅、魏公子等書。漢書藝文志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齊孫子八十九篇。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季子十篇。逢一篇。兵春秋三篇。龐煖三篇。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嚮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楚兵法七篇蚩尤二篇孫軫五篇繇叔二篇王孫十六篇尉繚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篇景子十三篇李良三篇丁子一篇項王一篇右兵形勢十一家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太一兵法一篇天乙兵法三十五篇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封胡五篇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三篇鵕冶子一篇鬼谷區三篇地典六篇孟子一篇東父三十一篇師曠八篇萇宏十五篇別成子望軍氣六篇辟兵威勝方七十篇右陰陽十六家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鮑子兵法十篇伍子胥十篇公勝子五篇苗子五篇逢門射法二篇陰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將軍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強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劍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雜家兵法五十七篇蹙鞠二十五篇右兵技巧十三家則亦概見古法董卓劫遷流遺道路遂皆亡之且司馬遷、班固、范氏三史於兵制皆凡而不目今故弋獵殘缺推本於六經左氏史折中兵家定經制明道義辨正譌要終八政補前史之未備而著於篇

兵道

上古俗安於道而無爭心道大則天下歸之故天下之命在道而不在兵自黃帝以兵帝天下湯武以兵王天下桓文以兵霸天下秦漢以兵爭天下而後天下之命始在於兵然必本於道以佐其命不恃兵以

逞而自斷其命。得道則興。失道則亡。於是天下之命仍在於道而不專於兵矣。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道以仁義配天地。兵之道亦仁義而已。仁所以生民而保天下。義所以治民而定天下。有害而亂之則必以兵。故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離而不仁不義。則兵以威之爾。於蒙之上九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昧而不義。則擊而禦之。不自爲不義而禦寇也。於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有害民者。文告以討之。不極兵威也。於豫曰。利建侯行師。兵以順動。則天下皆悅之矣。於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上順天道。下應民心。雖以兵取天下。革命可也。故兵以除殘禁暴。一本仁義。合天之陰陽。用地之剛柔。撥亂逃惡。以安天下。殛邪錯枉。以正天下。淪去舊汚。以新天下。糞除蟊賊。以平天下。建中立極。以定天下。推恩施惠。以活天下。爰治天討。而行天誅。開廓正大。不用譎計。不尚功利。以止殺爲武。不黷爲威。存道命。保天命。救民命。此二帝三王之兵也。逮周之衰。謀用始作。漸棄仁義。趨詐力。然有先王之遺澤。魯莊公欲與齊戰。曹劌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原注。凡兵錄引用稱子史傳事與紀書注相參。故不重出。其未見者。則各注本文下）晉侯將伐虢。士蔿曰。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斃。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

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楚莊王勝晉於邲。潘黨請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以無忘武功。王曰。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原注。武王克商作頌。皆成王時周公所作。載戢干戈一章。時邁卒章也。載櫜弓矢。言武王戢藏干戈不用。所謂止戈爲武也。武奏大武以祀武王之樂歌也。其二賚大封於廟之樂歌也。數布繹陳也。綏萬邦。屢豐年。桓首章也。其三三篇。其六六篇。案周頌是雖未純乎道。猶資道以爲命。依放仁義而用節制以就功利。不一究武以逞詐力。去文武爲未遠。王降而霸矣。德又下衰。強大折幷。鬬鬬劇戰。號稱戰國。佳兵而崇詐力。以爲篡弒奪攘之具。喜孫吳之詭譎。角儀秦之傾危。逞起翦之殘忍。以善用兵能殺人爲賢。謂仁義爲迂遠而闇於事情。今年斬首幾萬。明年斬首幾十萬。積骸爲城。釃血爲池。二帝三王之遺民。展轉鋒刃之交。而幾斷其命。於是孟子荀卿各著書言兵道。推本仁義以明先王之志。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

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梁襄王問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弒其君者可乎孟子對曰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又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又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

彊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彊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荀卿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也。荀卿曰。不然。臣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爾。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

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婴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磐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爾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於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偸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爾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劍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鮹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

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謹案：荀子作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爾。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尙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尙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爾。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荀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戒不可必也。故制號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愼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

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傑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征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謂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自孟荀之說出。揭然仁義之道。白日正中。天下後世知有二帝三王之兵。兵家則雜功利之術。自爲小道矣。漢興。高帝滅秦。入咸陽。見秦宮室。欲居之。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帝乃還軍霸上

及自漢中出而平關中。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帝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帝曰。然。非夫子無所聞。於是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于江南。大逆無道。寡人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漢卒取天下。以此兩人言。得用兵之道。庶幾湯武之事也。其後漢四百年言兵道者二人。曰董仲舒、魏相。仲舒相江都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與美玉也。魏相上書宣帝諫伐匈奴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

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帝遂止後卒臣匈奴是皆合乎先王之道與孟荀氏之言者也故凡用兵得其道者謂之正兵黃帝勝炎帝禽蚩尤舜征有苗夏征有扈湯放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周公平三監宣王平淮夷皆正也若齊桓之伐楚秦穆公之伐晉晉文公之勝楚楚莊王之討陳晉悼公之服鄭吳闔廬之入郢亦正之次也歷戰國及秦二百年而無正兵惟樂毅之伐齊無忌之救趙頗有名焉至高帝伐秦滅項周勃誅產祿亞夫平七國光武討王莽兵始復乎正三國剖裂曹氏攘竊孫氏叨據皆非其正惟昭烈取徐州以討操依袁紹以討操勦劉表以討操逐劉璋以祀漢征孫權以復讐諸葛亮使孫權以拒操挾周瑜以破操及受遺詔南征北伐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期於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復再伐魏繼之以死名義正大威德昭著湯武以來所未有也故兵之道仁義而已勝負得失有所不計故諸葛亮曰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彼不本於仁義以智力爲必勝者皆非先王之兵也

謹案此下闕兵制一篇

續後漢書卷第九十中

錄第八中

兵

兵陳　兵教　兵法　兵柄　兵將

謹案此卷闕兵陳、兵教、兵柄三篇

兵法

坤陰金殺兵之道也故履霜不治至於龍戰以弒君父則必以兵戡定弭寧此誅討之原也坤衆離亂坎水平準惟齊非齊故坤坎爲師此律令之本也王者體天法道執權持衡整兵經武其行天罰謂之天討五罰五用以爲王法放竄誅殛征伐侵滅立威行政除殘定衆霜露時降當殺而殺同夫天矣故易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不服則征服則舍之也利用行師征邑國治人而必自治也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王用三驅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乘其墉弗克攻吉義弗克而自反也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時發解悖必有功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窮兵於夷雖克憊也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伐遠示威以濟天下雖久而當賞其功也此概言王者兵法之端耳周公定經制以

夏官大司馬掌邦政。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告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其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其亂常干紀。大逆不道。乃告於皇天上帝。徧告於諸侯。禱於后土山川神祇。造於先王。然後命冢宰召大司馬舉九伐之法。徵師於諸侯。使方伯會連率卒正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禁。國會天子。正刑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騁田獵。無隳土功。無燔牆屋。無赭林木。無屠六畜。無踐禾黍。無毀器械。無傷老幼。壯者不校毋敵。若誤傷之。醫藥歸之。弒君父者誅其人。汙其宮而瀦焉。其黨篡與弒者殺無赦。既誅有罪。修正其國。舉賢主。復厥職。師各就國。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

討不加喪不因凶不重怒明其道也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哀憐傷病明其仁也芻蕘不淫市肆不易明其法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不爭貨利明其義也舍服釋降明其勇也不掩不襲明其正也知終知始明其智也時用時戢明其武也于是法明制定令行禁止德威惟畏刑措兵戢者幾四百年及犬戎斃幽王平王東遷不討申侯而戍母家三綱淪九法斁王法委地諸侯擅權征討幷滅遂專於大夫竊於陪臣仲尼乃作春秋申明王法舉天子之禁以用周公之制而尤謹於兵其戰陳皆不以爲義彼善於此則與奪筆削以正之故君將不言帥師王以狄伐鄭公伐邾晉侯伐衞是也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公子遂帥師伐邾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是也將尊師少稱將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也將卑師衆稱師宋師伐滕是也將卑師少稱人鄭人伐衞是也夷狄稱國舉號狄伐晉是也既定帥師之制乃於侵伐圍戰敗入取邊滅襲追戍降獲克原情定罪以示其義而以淺深正詐爲序伐重於侵圍重於伐戰重於圍敗重於戰入重於敗取重於入邊重於取滅重於邊襲追戍降獲克皆其次也夫侵正法以其負固恃地故侵其地天子之禁有名之師也春秋來皆非禁而無名特潛師掠境以相侵爾故凡書侵皆惡其無名也齊桓公以蔡嫁蔡姬而侵蔡晉文公以曹不禮而侵曹至於召陵之役爲蔡討楚天子之老率十有八國以賂而敗故特書侵自是諸侯無伯師尤無名內公幷書侵者三皆以侵至大夫書侵者一諸侯大夫幷書侵者六皆以訖獲麟而不復錄矣伐於正法聲討致罪也春秋之時摟諸侯伐諸

侯以有罪伐有罪非九伐之正也然方之於侵公然用兵頗近正矣如蔡陳從王伐鄭齊桓公伐楚伐戎伐鄭晉陽處父伐楚救江皆近正者也如秦穆公作誓自責志於王道乃不克踐復爲忿兵故焚舟之役貶而稱人曰秦人伐晉晉人三敗秦師不報乃宣而遽報之穆公不出始踐誓言故不責晉襄以嘉秦穆依常書爵曰晉侯伐秦此又與奪之旨也其餘復伐屢伐佳兵長亂伐取伐圍伐戰伐入伐滅皆著其暴也夫闔正法所無也天子之於禽獸猶不合圍諸侯而擅興師徒環其國邑禁其樵采絕其往來不仁之甚也齊桓之圍新城晉文之圍許諸侯大夫之圍宋彭城諸侯之圍齊責其背華卽夷侵虐小國則猶有辭如宋人伐鄭圍長葛至踰年而取之復何辭哉其暴甚矣至於公再圍成於封內大夫圍都城之費邸鄣於封內則亂亡極矣夫戰兩軍皆陳兩兵相接肉薄骨幷必其勝負兵爭之極敵國之事也故王者有征無戰莫之敵也諸侯無義戰不相征也自宣王戰於千畝王室不競而諸侯始相連兵以戰始則諸侯不臣而諸侯戰欲則拒逆天子而王室戰至於四夷交侵而夷狄戰大夫竊國而大夫戰上下交戰內外鬨戰二百四十二年大戰四小戰三十二卒爲戰國折入於秦匹夫崛起而盜賊戰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大小百餘戰而秦始爲漢故春秋紀戰自內始曰來戰于郎戰于宋甲戌起戎干戈省厥躬責己已爭弭兵之端也凡戰稱君帥敗則稱師重衆也衆敗則帥敗矣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志於戰則書及而內爲主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是也從之則書會而外爲主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是也。曲直均則並序以戰。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是也。詐戰而勝曰敗。戰則惡均。敗則敗之者首惡也。公敗宋師于管。晉人敗狄于交剛是也。入者造其國都。內弗受而彊入也。其義尤逆。無駭帥師入極是也。入國以其君歸則同夫滅。不書滅而書入。爲滅之者諱。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是也。不與其滅而書入。爲中國諱狄入衛是也。取非其有、盜也。先王分土以爲世守。削地益地。在於王朝。而諸侯擅興兵衆。取邑取國。王法所必誅也。故凡書取。不當取也。先王疆理天下。建侯樹屏。各撫其封。其辟難請遷。王命遷之。故利用爲依遷國。諸侯爲之救患而遷之。則以自遷爲文。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遷於夷儀。近於義也。奪其土地。逼而遷之。則以彊遷爲文。宋人遷宿是也。不與蠻夷之遷中國。亦以自遷爲文。許遷於葉是也。凡遷不以義。同夫滅也。正法禽獸行。三綱絕。故夷其宗社。祝其祚允而滅之。以爲九法之極。春秋以來。小弱無罪。而彊大者興兵屠滅以爲己有。故爲兵惡之極。滅者無罪。滅之者爲首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滅國者五十。於是齊、楚、秦、晉土兼數圻。魯、衛、鄭、宋亦方數百里。離爲十二。折爲六七。幷爲孤秦。周遂亡矣。掩其不備曰襲。又詐於敗矣。已去而蹤之曰追。窮夫兵矣。戰勝而禽之曰獲。獲非其有也。以能而勝之曰克。克非其道也。聚兵而守之曰戍。據其要害而逼之也。屈之以力曰降。服之不以道也。於是不惟盡違九伐之法。其專兵之禍。有不可勝窮。聖人既責諸侯大夫。繩之王法。以復天子之禁。以爲壞法亂紀皆自王朝始。桓王以忿兵親將伐鄭。替尊損威。故不稱天。以爲非天討。魯桓簒弒而不加討。故終桓世不書王。以爲

無王法。至於遠國朝桓而去秋冬二時。宰渠伯糾聘桓復去秋冬二時。當殺而不殺。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不當殺而殺。書隕霜殺菽。推本坤陰金殺。霜露凝肅。道兵天威之所在。以正王法之端。嗚呼。大經大法嚴矣哉。

兵將

聖人作易。反易坤坎以爲比師。比則一陽主五陰而位天位。人君比民爲比閭。族黨鄉州之象也。師則一陽主五陰而位臣位。人臣帥師爲伍兩卒旅師軍之象也。師出於民。將命於君。故反易相次也。師之繇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彖傳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衆正則治。故可以王。將能尊嚴。故吉无咎。衆正則有節制。將嚴則有紀律。君柔順以委將。將剛中而應君。仗大順以行險道。舉王法以誅有罪。雖傷財害民而民不怨。悅以犯難。民忘其死矣。君將將。故必能以衆正。可以爲王。而後能命將。將將兵。故必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而後能出師。則君馭兵柄。將行兵法也。將非其人而君不知。君不將將也。不能制命而師失律。將不將兵也。故兵責將。將責君。先以衆正責王。而後以丈人責將。師之義備矣。故舜之禹。湯之伊。武王之太公。成王之周公。宣王之召公。高祖之韓信。光武之鄧禹。昭烈之諸葛亮。皆君中正而將剛中。得貞丈人之吉者也。將以剛爲主。軍事以嚴終。而曰剛中而應者。太剛則暴。必過於殺戮。必以中爲得。故居中軍。號曰中權。握機持衡。尚謀貴議。建用中道。

爲兵司命。其曰應者。君以六五之正馭將。將以九二之中應君。惟中乃能應正。苟爲失中。卽爲違正。故必剛中而應。君將合德。君不誅一無辜。將不殺一不義。共行天罰。以致天討。是以行險而順。民從之吉。又於諸爻推廣其義。其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坤爲地爲衆。坎爲水爲法。水行而地爲防。衆動而法爲制。潰防失律。其凶可知。邲之亂。次、秦之遷延、皆是也。故驃騎之顧方略。李廣之無部伍。皆不足法也。其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象傳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在師尊制。師衆之命。賞罰之權。征討之規。進退之義。皆在乎將。不畏懦而不及。不窮討而過舉。皆得中道。遂能成功而承寵錫三。周亞夫、趙充國、馮異、耿弇是也。其六四曰師左次无咎。象傳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禹班師振旅。齊桓公伐楚次陘。欒武子從范韓不與楚戰是也。其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二爲帥。故言將兵賞功之禮。五爲君。故言命將帥師之道。政用一相。兵用一將。故權不分而能盡其材。貳於其屬。使監其事。故不置主將。各爲之帥。皆危國喪師之道也。長子既帥之。復使弟子衆主之。凶可知矣。故馭將責君。馭衆責將。馭將之道。一曰知人。二曰禮任。知人爲難。有剛而無禮者。有勇而無義者。有智而多疑者。有謀而無斷者。有狠而自用者。有輕而欲速者。有驕而輕敵者。有貪而好利者。有忍而嗜殺者。有悍而中怯者。有猛而易死者。有質而無誠者。有膠柱而不知變者。有好奇而不用律者。有聰察而無學術者。有學術而不能用者。不知而將之。上必誤國。下必喪師。有

渾渾而深者有廓廓而大者有湛湛而靜者有耿耿而奇者有舒緩而善謀者有豈弟而得衆者有肅肅而嚴者有欽欽而謹者有神妙而不測者有縱橫而無窮者不知而不用上必失人下必誤國士爲知己用而禮任爲重故出師命將君必齋三日謀於廟命將於庭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出國門之外設營表置轅門閉門清道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不從中制亦不中覆使援椁死綏而不復顧身讒間不行賞罰不亂君道將材將獲君心任將之道備矣然後責將夫將智仁勇全夫達德而已故知彼己審曲直慮勝負識虛實見兵勢則爲智重恩賞勤撫字愛士卒閔夷傷推誠信省力役則爲仁仗節義重廉恥崇壯烈厲威武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椁而鼓忘其身有死之榮無生之辱遇敵而身先之則爲勇而又士卒同甘苦暑不操扇寒不重裘雨不張蓋險必下步軍壘成而後舍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思士如渴從諫如流不自專不自伐不貪財不顧內不遷怒不溢喜不妄動不輕敵謀密機深令嚴權重一心齊衆按法制用奇正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獨勝於中爲將之道也君盡將將之道將盡爲將之道則功成制定勝殘去殺而天下平君苟信讒而易將如趙括之代廉頗則爲不君將苟恃功而要君如韓信之求假王則爲不臣君將皆失其道喪師殺身必矣故孔子作春秋凡用兵之際每責君將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則君不能將將有

無君之心。鍾巫之禍兆於此矣。故去公子。曰罼帥師。疾罼以累公也。鄭文公惡高克。狄入衞。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夫克好利。治之可也。罪惡已著。廢之可也。乃畀之兵。使以大夫爲將。暴露之而不召。必使之自潰。豈將將之道哉。是自棄其師也。故書曰。鄭棄其師。城濮之役。晉侯執曹伯以致楚。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及敗王使人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乃縊。知其不可敵。遂使子玉去宋。可也。子玉不從。按兵法誅之可也。乃少與之師。縱之使戰。則其敗王自爲之也。責使自殺可乎。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得臣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邲之役。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林父不欲戰。先穀不從。以中軍佐濟。爲楚所乘。晉師大敗。林父爲元帥。不能馭其佐。至於覆喪師徒。則不足以爲帥。故書曰。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曰及者。以林父爲首惡也。先穀專命僨軍。誅之以徇可也。乃仍使爲帥。故清丘之盟。貶而稱人。言僨軍之將不足爲大夫也。及召狄伐晉而始殺之。不以討罪書曰。晉殺其大夫先穀。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敗則責帥。誅則責君。端本清源。治將之道也。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趙盾曰。辭順不從不祥。乃還。自反不縮。知難而退。禮義之將也。故書曰。晉趙盾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易所謂乘其墉弗克攻吉者也。齊靈公卒。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書曰。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書重而特爲之辭。大其不伐喪也。亦禮義之將也。當是之時。去古未遠。在官則爲卿

大夫士在軍則爲將帥偏裨以禮義爲果毅以文德爲武功故晉作中軍謀元帥曰郤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以郤穀將中軍肯臣過冀見郤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以爲下軍大夫襄公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反自箕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其置帥猶以問學德行況文武之盛乎蓋三代皆儒將不專以策略武猛戰鬬爲能委大衆於崛起武夫以詐力爭奪徼利就功爲賢也下逮戰國無復儒將如孫武吳起司馬穰苴孫臏策略之將也樂毅廉頗白起王翦攻取之將也趙奢李牧守邊之將也漢興以來如曹參周勃灌嬰樊噲皆崛起之武夫子房居中爲謀臣其學出於圮上之一編韓信登壇受鉞獨嘗一面爲大將其學出于孫吳大抵皆陰謀詭道是以有愧於伊周不能爲三代之儒將其後衞青霍去病出於奴僕姻婭驅中國以墳陰區徼倖攻劫常有天幸又非張韓之流也光武起於諸生一時將帥鄧馮寇賈皆有學問登功戡武各全始終有三代之遺風至於三國魏吳諸將皆以智謀材武爲能而昧於大義惟孔明奬率三軍聲罪致討倡明大義巍然復見三代儒將雖未究武天下後世皆與爲仁義之師故惟有道義問學可爲大將凡智謀材武祇兵將爾雖然儒將不可復得兵將之良亦未易遇也若穰苴之嚴田單之智無忌之義亞夫之重充國之謀鄧禹之仁耿弇之共關張之勇陸遜之術朱然之謹抑亦可以爲將矣初高帝既禽韓信降封淮陰侯因問信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帝曰如君

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爾。帝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此韓信不欺之語。論者遂謂高帝誅韓彭。與項羽不用范增無以異。非將將之君。光武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爲得將將之道。殆不其然。高祖起布衣。提三尺。指麾一時豪傑。強大如秦。悍勇如羽。鼇而滅之。捐關以東。盡與韓彭。使各當一面。握數十萬衆。及敗成皋。卽馳入趙壁。奪信軍。使信收趙兵未發者。誅羽垓下。卽馳入信壁。奪信軍。封信於楚。至於踞洗以召英布。嫚罵以封眞王。械繫以折蕭何。於張良則特稱子房而不名。控縱一時人物。襟度豁如。臨終謂曹參可代蕭何。王陵少戇。陳平難獨任。周勃可令爲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故史臣謂規模宏遠。知人善任。馬援謂無可無不可。則將將之君。未有如高帝者也。韓彭之誅。皆自取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況於反乎。非帝不能全功臣。功臣自不能全也。光武藉十二世二百年之基。民方謳吟思漢。故摧尋邑誅莽如拾遺拉朽。鄧禹寇賈皆儒將。素無韓彭豪健難馭之氣。故得以柔道馭之。全其始終。諸將皆學術。可爲卿相。置之朝列。盡其材用。致太平之業可也。乃皆以列侯奉朝請。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不任宰相。政歸臺閣。狹大漢之規模。且勤於吏事而任其聰察。諸將用兵則授之方略。如吳漢分營。謂比敕卿千條萬緒。豈將將之道哉。故三代而下。將將之君。莫如高帝。光武次之。其次昭烈。諸葛亮三代之佐。使討賊復漢。竭力致死。遺託之際。乃謂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材。君當自取。宇量曠達。復一高帝也。曹操所用。祇張遼程昱輩。孫權之駕馭韓當陳武甯。

操有一荀彧而使之自殺．權有陸遜而使之銜憤以死．則亦無異項羽將兵之將爾．烏足與語將將之道哉．

續後漢書卷第九十下

錄第八下

兵

兵地　兵機　兵氣　兵占　兵攻　兵守　譎兵　夷兵

謹案此卷闕兵地、兵機、兵氣、兵占、譎兵、夷兵六篇

兵攻

兵以不用爲武而攻爲下策故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樓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此攻之災也故知營投机荀偃親當矢石而滅偪陽齊侯親鼓士陵城而克龍田單厲氣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而下狄克之未足爲武也如諸葛恪之攻新城死傷塗地不克而奔流曳道路頓仆坑谷獲罪而殺身者則攻之災也故曰攻爲下策然而有據城叛君略地逼國負固拒命不得已而必攻者則亦有道焉德攻爲上文王因墨降崇是也其次策攻晉悼公三駕服鄭

是也。其次勢攻。孫臏趨魏都以殺龐涓是也。其次術攻。耿弇揚言攻西安。出不意拔臨淄是也。故必先奪以攻其心。夭閼以攻其氣。避堅攻瑕。避實攻虛。避顯攻隱。避有備攻無備。兵未盡集而乘之。民未盡保而趨之。津梁未發而渡之。要塞未修而據之。渠答未張而傴之。樓櫓未具而登之。計慮未定而潰之。技巧未施而壞之。激其怒。誘其出。挑而撓之。則禽寇克敵。不損兵力。不廢民命。皆攻之術也。咸無焉而一其力。不足以語攻。乃戮民之君。殺兵之將也。故城小而堅者不足攻。攻之則或致喪敗。尋邑之於昆陽是也。城大而彊則必攻。克之則無反顧之憂。高祖之於宛是也。有致命以死攻。秦伯濟河焚舟是也。有因間以襲攻。韓信破歷下兵是也。有背約以反攻。高祖追項羽是也。有以攻知守者。韓信欲度陽夏而先攻臨晉。魏果守臨晉是也。有以守知攻者。吳攻圍東南而亞夫使備西北。果攻西北是也。有以攻爲守者。張遼守合肥逆擊以挫孫權是也。有以守爲攻者。王霸閉營不出以挫蘇茂是也。有因其分而攻者。公孫述攻吳漢是也。有致其衆而攻者。曹操破關中諸將是也。有開之使出而攻之者。朱雋徹宛圍。破韓忠是也。有委之攻而弊之者。皇甫嵩不救陳倉而走王國是也。有攻其謀而勝之者。陸抗破堰以卻羊祜是也。有攻其心而降之者。寇恂斬高峻使軍師皇甫文而峻降是也。若司馬懿之於新城。兼道急攻。直指襄平。則緩不攻。皆因事制宜以取勝者。故敵未可勝則守。待敵可勝則攻。攻乃守之幾。守乃攻之策。亦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故攻亦多術矣。顧所用之何如。因勢致勝。其幾無窮。不膠柱而盡其變者。皆善攻者也。自晉人圍齊。焚

申池之竹木。楚執燧象以奔吳師於麇。始見火攻之說。其後田單縱火牛擊燕。楊璇燒布然馬。平賊周瑜走曹操。曹操破袁紹。陸遜敗昭烈。皆以取勝。故兵家有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之法。（原注・孫子火攻篇・火人・焚其人也・火積・焚其聚也・火輜・焚其輜重也・火庫・焚其府庫也・火隊・焚其隊伍也・杜佑說・）自吳防山之水而滅徐。復有水攻之說。其後三家圍晉陽以灌趙。漢兵水灌廢丘。韓信囊水斬龍且。關侯乘水禽于禁。曹操塹水克鄴城。故兵家有絕水、附水、迎水、背水之法。又有流沫而待。半渡而擊。乘流而攻。阻水而守之用。（原注・孫子軍爭篇・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於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又曰・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然水之不測。不若火之銳也。夫背水絕地也。韓信之勝。亦徼倖爾。非正法也。夫攻爲下策。出於不得已也。故好攻戰則必亡。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爲華督所殺。姜維仇國釁武。戰攻不已。卒滅漢宗。遵養時晦。時純熙矣。弗戢者必自焚也。又凡攻戰取勝易。守勝難。戰勝而不自以爲功。益爲外懼。則勝之勝者也。侈然謂莫之敵。不能持滿定傾。則桀克有緡而喪其國。紂克東夷而殞其身。晉厲勝鄢陵而召弒。吳夫差勝艾陵而致滅。宋王偃克齊而滅宋。齊湣克宋而亡齊。則勝乃所以敗也。吁。戰勝攻取之君可不戒哉。

兵守

兵之爲守尚矣。凡建侯樹屏。列之采衞。皆以守衞中國。分鄉置遂。賦之師旅。皆以守衞京師。設防會禁。統之方伯。皆以守衞列國。邊徼則有戍役。宮闈則有環列。皆所以爲守也。故兵爲天下之大閑。謹其所守。相

爲維扞則天下安且固矣孔子作春秋每致責於守土之君以存天下之閑天子守天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夷至於出居於鄭其所守則不足爲王城成周而所守愈隘不足以爲京師是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以爲閑也諸侯守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鄰至於鄆潰而居乾侯失其所守則不足爲公浚洙而城中城所守愈小不足以爲都邑是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無以爲閑也且社稷人民天子所授祖宗世守故不敢授人而自棄強暴侵奪力竭弗支死之可也固結其民去而復國避之可也故國君死社稷曰滅滅之者有罪滅者無罪而爲義其國滅而書奔者託於諸侯有復國之道而爲權齊侯滅紀不曰滅紀侯之奔不曰奔特書紀侯大去其國既不能死社稷又不能固結其民而復國特悻然蔑棄宗社去而不返爾故曰大去不當去也至於梁伯亟城而弗處民疲而弗堪爲秦所取書曰梁亡自亡之也莒城惡恃陋而不爲備浹辰而楚克其三都書曰楚人入鄢自取之也此天子諸侯守土扞城之大法也若夫戰攻於外則必有居守於內以爲根本進有所恃退有所歸股肱心腹相爲表裏故宣王外修征伐則張仲在內高祖戰滎陽京索間則蕭何鎮關中光武戰河北攻洛陽則寇恂守河內昭烈保漢中爭荊州則諸葛亮治成都曹操南征北伐則荀彧在許孫策轉鬬江東則張昭在吳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有居者誰守社稷叔出季處古之制也然必得其人則根本強固無反顧之憂苟非其人未有不覆巢傾國夫差任宰嚭以政使太子與老弱居守而遠爭齊晉爲越所滅關侯畀糜芳士仁以江陵圍樊而逼許雒爲吳所襲

所以晉文得原而難其守。蕭何爲萬世之功也。至於城守拒攻。將之事也。守心爲上。守氣次之。守兵爲上。守城次之。心爲氣城。兵爲城城。心固則氣固。兵固則城固。靜密專安。內外如一。無隙無瑕。以主待客。雖衆地守之可也。況於城乎。又必兵城備具。薪糧足餘。進有郭圍。退有亭障。遠有救援。邇有間候。嗇力多暇。明愼刑賞。申飭教戒。禁絕訛妄。血視肉薄。示之必死。曹仁之守樊。郝昭之守陳倉。張特之守新城。皆是也。無入新兵共守。隙開必敗。文欽是也。無以敵緩縱食。食盡必危。諸葛誕是也。無以激怒出戰。失守必敗。曹咎是也。無以誑誘易動。動必見欺。郝普是也。且夫守貴知變。敵大則當戰於外。光武之於昆陽是也。不出而制敵必敗。公孫瓚之於易京是也。故善守者屹若山而不可移。淵若海而不可測。寂若無人而不可見。應若無端而不可窮。故攻爲易守爲難。活地易死地難。將將之君。用人不可不愼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續後漢書

十八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郝經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